

離

婚

老舍著

離

婚

老

舍

第 一

張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總以為他的父親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兒就這麼足。

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在他的眼中，凡為姑娘者必有個相當的丈夫，凡為小夥子者必有個合適的夫人。這相當的人物都在哪裏呢？張大哥的全身整個兒是顯微鏡兼天秤。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位姑娘，臉上有幾個麻子；他立刻就會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說話有點結巴，或是眼睛有點近視。在天秤上，麻子與近視眼恰好兩相抵銷，上等婚姻。近視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當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鏡，馬上進行雙方——假如有必要——交換像片，只許成功，不准失敗。

自然張大哥的天秤不能就這麼簡單。年齡，長像，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須細細測量過的；終身大事豈可馬馬虎虎！因此，親友間有不經張大哥為媒而結婚者，他只派張大嫂去道喜，他自己決不去參觀婚禮——看着傷心。這決不是出於嫉妬，而是善意的覺得這樣的結婚，即使過得去，也

不能是上等婚；在張大哥的天秤上是沒有半點將就湊合的。

離婚，據張大哥看，沒有別的原因，完全因為媒人的天秤不準。經他介紹而成家的，還沒有一個鬧過離婚的，連提過這個意思的也沒有。小兩口打架吵嘴什麼的是另一回事。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愛，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離婚還差着一萬多里地，遠得很呢。

至於自由結婚，哼，和離婚是一件事的兩端——根本沒上過天秤。這類的喜事，連張大嫂也不去致賀，只派人去送一對喜聯——雖然寫的與輓聯不同，也差不很多。

介紹婚姻是創造，消滅離婚是藝術批評。張大哥雖然沒這麼明說，可是確有這番意思。媒人的天秤不準，是離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須從新用他的天秤估量一回，細細加以分析，然後設法把雙方重量不等之處加上些砝碼，便能一天雲霧散，沒事一大堆，家庭免於離散，律師只得乾瞪眼——張大哥的朋友中沒有掛律師牌子的。只有創造家配批評藝術，只有真正的媒人會消滅離婚。張大哥往往是打倒原來的媒人，進而為要到法廳去的夫婦的調停者；及至言歸于好之後，夫妻便否認第一次的介紹人，而以張大哥為地道的大媒，一輩子感謝不盡。這樣，他由批評者的地位，仍回到創造家的寶座上去。

大叔和大哥最適宜作媒人。張大哥與媒人是同一意義。『張大哥來了，』這一聲出去，無論在哪個家庭裏，姑娘們便紅着臉躲到僻靜地方去聽自己的心跳。沒兒沒女的家庭——除了有喪事——見

不着他的足跡。他來過一次，而在十天之內沒有再來，那一家裏必會有一半個枕頭被哭濕了的。他的勢力是操縱着人們的心靈。就是家中有四五十歲老姑娘的也歡迎他來，即使婚事無望，可是每來一次，總有人把已發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兒。

二

張大哥是個博學的人，自幼便出經入史，似乎也讀過結婚的愛。他必須讀書，好證明自己的意見怎樣妥當。他長着一對陰陽眼：左眼的上皮特別長，永遠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沒有特色，一向是照常辦公。這隻左眼便是極細密的小篩子。右眼所讀所見的一切，都要經過這半閉的左目篩過一番——那被囚禁的半個眼珠是向內看着自己的心的。這樣，無論讀什麼，他自己的意見總是最妥善的；那與他意見不合之處，已隨時被左眼給篩下去了。

這個小篩子是天賜的珍寶。張大哥只對天生來的優越有點驕傲，此外他是謙卑和靄的化身。凡事經小篩子一篩，永不會走到極端上去；走極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頭的。張大哥最不喜歡摔跟頭。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再思索三個月纔敢用的時候的樣式與風格。就好比一座社會的駱駝橋，張大哥的服裝打扮是叫車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

『聽張大哥的，沒錯！』凡是張家親友要辦喜事的少有不這麼說的。彩汽車裏另放一座小轎，是張大哥的發明。則彩汽車迎娶，也是公認爲可以行得通的事。不過，大姑娘一輩子沒坐過花轎，大小是個缺點。況且坐汽車須在門外下車，開雜人等不乾不淨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體統，還不提什麼吉祥不吉祥。汽車裏另放小轎，沒有再好的辦法，張大哥的主意。汽車到了門口，拍，四個人搬出一頂轎屨！開雜人等只有乾瞪眼；除非自己去結婚，無從看見新娘子的面目。這順手就是一種愛的教育，一種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轎屨倒出來的，因爲已經熱昏過去。所以現在就是在秋天，彩汽車上頂總備好兩個電扇，還是張大哥的發明；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三

假如人人有個滿意的妻子，世界上自然不會鬧共妻了。張大哥深信此理。青年一結婚，便比老鼠還老實，是個事實，張大哥於此點頗有證據。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臉上起了幾個小紅點，或是已婚的眉頭不大舒展，必定與婚事有關，而馬上應當設法解決。不然，非出事不可！

老李這幾天眉頭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張大哥囑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靈，又告訴他吃一九清瘟解毒。無效，老李的眉頭依然皺着。張大哥給他定了脈案——婚姻問題。

老李是鄉下人。據張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鄉下老。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張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對於出北山來的賣果子的都覺得有些神秘不測。最遠的旅行，他出過永定門。可是他曉得九江出磁，蘇杭出綢緞，青島是在山東，而山東人都在北平開豬肉鋪。他沒看見過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鄉下人，因為他不是生在北平。張大哥對鄉下人特別表同情；有意離婚的多數是鄉下人，鄉間的媒人，正如山村裏的醫生，是不會十分高明的。生在鄉下多少是個不幸。

他們二位都在財政所作事。老李的學問與資格，憑良心說，都比張大哥強。可是他們坐在一處，張大哥若是像個偉人，老李還够不上個小書記員。張大哥要是和各國公使坐在一塊兒談心。一定會說出極動人的言語，而老李見着個女招待便手足無措。老李是光緒末年那撥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孩子們中的一位。說不上來爲什麼那樣不起眼。張大哥在沒剪去髮辮的時候，看着幾乎像張勳那麼福氣；剪髮以後，頭上稍微抹了點生髮油，至不濟像個銀行經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會在身上打轉，好像裏面絮着二斤滾成蛋的碎棉花。剛刮淨的臉，會彷彿順着刀子冒槐子水，又澀又暗，他遞給人家帶官銜的——財政所第二科科員——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纔敢承認這是事實。他要是說他學過銀行和經濟學，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臉，好像他臉上有什麼對不起銀行和經濟學的地方。

其實老李並不醜；細高身量，寬眉大眼，嘴脣過大一些，一嘴整齊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顧眼。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他使人覺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這個，所以事事特別小心，結果是更顯着慌張。人家要是給他倒上茶來，他必定要立起來，變手去接，好像怕酒人家一身茶，而且燙了自己的手。趕緊掏出手絹給人家擦抹，好順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後，他一語不發，直到斃命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氣不定跑到哪裏去。

作起事來，他可是非常的細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見上司，出外差，分私錢，升官，一概沒他的份兒。公事以外，買書看書是他的娛樂。偶爾也獨自去看一回電影。不過，設若前面或旁邊有對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個吻，他能混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鐵掌專找女人的脚尖踩。

至於張大哥呢，長長的臉，並不驢臉瓜搭，笑意常把臉往扁處縱上些，而且頗有些四五十歲的人當有的肉。高鼻子，陰陽眼，大耳唇，無論在哪兒也是個富泰的人。打扮得也體面；藏青呢襖袍，花駝絨裏，青素緞坎肩，襟前有個小袋，插着金夾子自來水筆，向來沒沾過墨水；有時候拿出來，用白綢子手絹擦擦鋼筆尖。堤着灘縣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沒挨過地。抽着英國銀星烟斗，一邊吸一邊用玳瑁的洋火盒輕輕往下按烟葉。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裏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裝的汗衫，因為最喜歡汗衫袖口那對鑲着假寶石的袖扣。張大嫂給汗衫上釘上四個口袋，於是錢包，圖章盒——永遠不能離身，好隨時往婚書上蓋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

原书
缺少
7-10
页

人時時覺得應當跳回河或上吊纔合適。一切家事都是張大嫂的。她永遠笑得那麼響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會兒之後，他微微的搖頭了。不對！這樣的家庭是一種重擔。只有張大哥——常識的結晶，活物價表——纔能安心樂意擔負這個，而後由擔負中強尋出一點快樂，一點由擦棹子洗盪切羊肉而來的快樂，一點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錢的快樂。張大嫂可憐！

五

張大哥回來了。手裏拿着四個大小不等的紙包，腋下夾着個大包袱。不等放下這些，設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遠用左手，不直着與人交握，而是與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診一診脈。

老李沒預備好去診張大哥的手心，來回翻了翻手，然後，沒辦法，在褲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對不起，對不起！早來了吧？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無事忙。坐下。有茶沒有？』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裏有茶沒有，沒說出什麼來。張大哥接着說：『我去把東西交給她，』用頭向廚房那邊點着。『就來；喝茶，別客氣！』

張大哥比他多着點什麼，老李想。什麼呢？什麼使張大哥這樣快活呢？拿着紙包上廚房，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帶着刺兒的字眼離得過遠。紙包，瞎忙，廚房，都顯着平庸老實，至好

也不過和手紙，被子，一樣的味道。可是，設若他自己要有機會到廚房去，他也許不反對。火光，肉味，小貓喵喵的叫。也許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誰知道！

『老李，』張大哥回來陪客人說話兒，『今兒個這點羊肉，你吃吧，敢保說好。連滷蝦油都是北平能買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沒別的毛病。我告訴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哈哈，』他把煙斗從牆上摘下來。

牆上一溜掛着五個煙斗。張大哥不等舊的已經不能再用的，而是使到半路就買個新的來；新舊替換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張大哥不大喜歡完全新的東西，更不喜歡完全舊的。不堪再用的煙斗，當劈柴燒有味，換洋火人家不要，真使他想不出辦法來。

老李不知道隨着主人笑好，還是不笑好；剛要張嘴，覺得不好意思，舐了舐嘴唇。他心裏還預備着等張大哥審他，可是張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內以前不談身家大事。

是的，張大哥以為政府要能在國曆元旦請全國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餃子呢，用不着下命令禁用舊曆。肚子飽了，再提婚事，有了這兩樣，天下沒法不太平。

六

自火鍋以至蔥花沒有一件東西不是帶着喜氣的。老李向來沒吃過這麼多這麼舒服的飯。舒服，

他這纔佩服了張大哥的生命觀，肚子裏有油水，生命纔有意義。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間，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湯——漂着一層油星和綠香菜葉，好像是一盤想像的，有詩意的，什麼動植物合起來的天地精華——給沖得滑膩，言語就像要由滑車往下滾似的。

張大哥的左眼完全閉上了，右眼看着老李發燒的兩腮。

張大嫂作菜，端菜，讓客人，添湯，換筷子——老李吃高了興，把筷子掉在地上兩回——自己挑肥的吃，誇獎自己的手藝，同時並舉。作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她馬上就都搬運了走，好像長着好幾隻手，無影無形的替她收拾一切。設若她不是搬運着碟盃杯盤，老李幾乎以為她是一個女神仙。

張大哥給老李一隻呂宋烟，老李不曉得怎麼辦好；爲透着客氣，用嘴吸着，而後在手指中夾着，專預備彈烟灰。張大哥點上烟斗，烟氣與羊肉的餘味在口中合成一種新味道，裏邊夾着點生命的笑意，彷彿是。

『老李，』張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擠出這麼兩個字，與一些笑意，笑的紋綫走到鼻窪那溜兒便收住了。

老李預備好了，嘴中的滑車已加了油。

他的嘴唇動了。

張大哥把剛收住的笑紋又放鬆，到了眼角的附近。

老李的牙剛稍微與外面的空氣接觸，門外有人敲門，好似失了火的那麼急。

『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不大一會兒，他帶進一個青年婦人來。

第一一

『有什麼事，坐下說，二妹妹！』張大哥命令着她，然後用烟斗指着老李，『這不是外人；說吧。』

婦人未曾說話，淚落得很流暢。

張大哥一點不着急，可是裝出着急的樣子，『說話呀，二妹，你看！』

『您的二兄弟呀！』抽了一口氣，『叫巡警給拿去了！這可怎麼好！』淚又是三串。

『爲什麼呢？』

『苦水井姓張的，鬧白喉，叫他給治——』抽氣，『治死了。他以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治的；反正是治錯了。這可怎好，巡警要是槍斃他呢！』眼淚更加流暢。

『還不至有那麼大的罪過。』張大哥說。

『就是圈禁一年半載的，也受不了啊！家裏沒人沒錢，叫我怎麼好！』

老李看出來，她是個新媳婦，大概張大哥是媒人。

果然，她一邊哭，一邊說：『您是媒人，我就仗着您啦；自然您是爲好，纔給我說這門子親，得了，您作好就作到底吧！』

老李心裏說，『依着她的辯證法，凡作媒人的還得附帶立個收養所。』

張大哥更顯着安坦了，好像早就承認了媒人的責任並不『止』於看姑娘上了花轎或汽車。『一切都有我呢，二妹，不用着急。』他向窗外叫，『我說，你這兒來！』

張大嫂正洗傢伙，一邊擦着胡蘿蔔似的手指，一邊往屋裏來，剛一開開門，『哟，二妹妹？坐下呀！』

二妹妹一見大嫂子，眼睛又開了河。

『我說，給二妹弄點什麼吃。』張大哥發了命令。

『我吃不下去，大哥！我的心在嗓子眼裏堵着呢，還吃？』二妹妹轉向大嫂，『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給拿了去啦！』

『哟！』張大嫂彷彿絕對沒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哟！這怎麼說的！幾兒拿去的？怎麼拿去的？爲什麼拿去的？』

張大哥看出來，要是由着她們的性兒說，大概一夜也說不完。他發了話：

『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讓了。二妹，他怎麼當上了醫生，不是得警區攷試及格嗎？』

『是呀！他託了個人情，就攷上了。從他一掛牌，我就提心吊膽，怕出了蘑菇，』二妹妹雖是着急，可是沒忘了北平的土話。『他不管什麼病，永遠下二兩石膏，這是玩的嗎？這回他一高興，下了半斤石膏，橫是下大發了。我常勸他，少下石膏，多用點金銀花；您知道他的脾氣，永遠不聽勸！』

『可是石膏價錢便宜呀！』張大嫂下了個實際的判斷。

張大哥點了點頭，不曉得是承認知道二兄弟的脾氣，還是同意夫人的意見。他問，『他託誰來着？』

『公安局的一位什麼王伯高呀——』

『王伯高，』張大哥也認識此人。

『對了；不是他還是誰呢？——。』二妹妹又擠下不少眼淚來。

『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王伯高去；有他，什麼都好辦。我這個媒人含忽不了！』張大哥給了二妹妹一句。『能託人情攷上醫生，咱們就能託人把他放出來。』

『那可就好了，我這先謝謝大哥大嫂子，』二妹妹的眼睛幾乎完全乾了。『可是，他出來以後還能行醫不能呢？我要是勸着他別多下石膏，也許不至再惹出禍來！』

『那是後話，以後再說。得了，您把事交給我吧；叫大嫂子給您弄點什麼吃。』
『哎！這我纔有了主心骨！』

張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點什麼不可。『來吧，二妹妹，咱們上廚房說話兒去，就手弄點吃的。』

二妹妹的心放寬了，胃也覺出空虛起來，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階：『那麼，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說會子話去。』她沒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向他說的：『您這兒坐着！』

大嫂和二妹下了廚房。

二

老李把話頭忘了，心中想開了別的事：他不知是佩服張大哥好，還是恨他好。以熱心幫助人說，張大哥確是有可取之處；以他的辦法說，他確是可恨。在這種社會裏，他繼而一想，這種可恨的辦法也許就是最好的。可是，這種敷衍目下的辦法——雖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繼續保持社會的黑暗，而使人人樂意生活在黑暗裏；偶爾有點光明，人們還許都閉上眼，受不住呢！

張大哥笑了；『老李，你看那個小媳婦？沒出嫁的時候，真是個沒嘴的葫蘆，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看現在，小梆子似的；剛出嫁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到底結婚——』他沒往下說，似乎是把

結婚的讚頌留給老李說。

老李沒言語，可是心裏說：『馬馬虎虎當醫生，殺人……都不值得一攷慮？託人把他放出來……』張大哥看老李沒出聲，以為他是想自己的事呢，『老李，說吧！』

『說什麼？』

『你自己的事，成天的皺着眉，那些事！』

『沒事！』老李覺得大哥很討厭。

『不過心中覺着難過——苦悶，用個新字兒。』

『大概在這種社會裏，是個有點思想的就不能不苦悶；除了——啊——』老李的臉紅了

『不用管我，』張大哥笑了，左眼閉成一道縫，『不過我也很明白些社會現象。可是話也得兩說着；社會黑暗所以大家苦悶，也許是大家苦悶社會纔黑暗。』

老李不知道怎樣好了。張大哥所謂的『社會現象』，『黑暗』，『苦悶』，到底是什麼意思？焉知他的『黑暗』不就是『連陰天』的意思呢……『你的都是常——』老李本來是這麼想，不覺的說了出來；連頭上都出了汗。

『不錯，我的都是常識；可是離開常識，怎麼活着？吃涮羊肉不用滴蝦油，好吃？哈哈……』

老李半天沒說出什麼來，心裏想，『常識就是文化——皮膚那麼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

文化邊不能仗着一個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個患肺病的，就是多長些毛孔又有什麼用呢？但是不便和張大哥說這個。他的字寫得比老李還穩，他的生命就是陪他圍一圍，熱鬧而沒有任何意義。不過，他不是個壞人——一個像個壞人的小虫，可是下咬人。』想到這裏，老李投降了。設若不和張大哥談一談，似乎對不起那糜精緻的一頓涮羊肉。常識是要緊的，他的心中笑了笑，吃完羊肉站起告辭，沒有常識！不過，爲敷衍常識而丟棄了真誠，許——嘔，張大哥等着我說話呢。

可不是，張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專等他說話呢。

『我想，』老李看着膝上說：『苦悶並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來，而是婚姻制度根本就不該要！』張大哥的烟斗離開了嘴唇！

老李仍然低着頭說：『我不想解決婚姻問題，爲什麼在根本不當存在的東西上花費光陰呢？』

老李還是慢慢的說，可是話語中增加了力量。『我並不想嘗嘗戀愛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點——詩意。家庭，社會，國家，世界，都是腳踏實地的，都沒有詩意。大多數的婦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內——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們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個還未被實際給教壞了的女子，熱情像一首詩，愉快像一些音樂，貞純像個天使。我大概是有點瘋狂，這點瘋狂是：假如我能認識自己，不敢浪漫而願有個夢想，看社會黑暗而希望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像一個永生的樂園，不許自己迷信而願有些神祕，我的瘋狂是這些個不好形容的東西組合成的；你

或者以爲這全是廢話？」

「很有趣，非常有趣！」張大哥看着頭上的幾圈藍烟，練習着出烟色的深淺，斷定烟葉的好壞。

「不過，詩也罷，神祕也罷，我們若是能由切近的事作起，也不妨先去作一些。神祕是頂有趣的，

沒事兒我還就是愛讀個劍俠小說什麼的，神祕！火燒紅蓮寺！可是，希望劍俠而不可得，還不如給

——假如有富餘錢的話——叫花子一毛錢。詩，我也懂一些，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小時候就讀過

。可是詩沒叫誰發過財，也沒叫我聰明到哪兒去。我倒以爲寫筆順順溜溜的小文章更有用處；你還

不能用詩寫封家信什麼的。哎？我老實不客氣的講，你是不願意解決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因此，

你把實際的問題放在一邊，同時在半夜裏胡思亂想。你心中那個婦女——」

「不是實有其人，一點詩意！」

「不管是什麼吧。哼，據我看詩意也是婦女，婦女就是婦女，你還不能用八人大轎到女家去娶

詩意。簡單乾脆的說，老李，你這麼胡思亂想是危險的！你以爲這很高超，其實是不硬氣。怎說不

硬氣呢？有問題不想解決，半夜三更鬧詩意玩，什麼話！壯起氣來，解決問題，事實順了心，管保

不再鬧玄虛，而是追求——用您個新字眼——涮羊肉了，哈哈！」

「你不是勸我離婚？」

「當然不是！」張大哥的左眼也瞪圓了！「楞拆七座廟，不破一門婚，況且你已娶了好幾年，一

夜夫妻百日恩！離婚，什麼話！」

『那麼，怎麼辦呢？』

『怎麼辦？容易得很！回家把弟妹接來。她也許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兒，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個真人，沒有您那些『聊齋誌異！』』

『把她一接來便萬事亨通？』老李釘了一板。

『不敢說萬事亨通，反正比您這萬事不通強得多！』張大哥真想給自己喝一聲彩！『她不懂得的地方呀，教導她，小脚啊，放。剪髮不剪髮似乎還不成什麼問題。自己的夫人自己去教，比什麼也有意味。』

『結婚還不就是開學校，張大哥？』老李要笑，沒笑出來。

『哼，還就是開學校！』張大哥也來得不弱。『先把「她」放在一邊。你不是還有兩個小孩嗎？小孩也需要教育！不愛理她呀，跟孩子們玩會兒，教他們幾個字，人，山水，土田，也怪有意思！你愛你的孩子？』

張大哥攻到大本營，老李沒話可講，無論怎樣不佩服對方的意見，他不敢說他不愛自己的小孩們。

一見老李沒言語，張大哥就熱打鐵，趕緊出了辦法：

『老李，你只須下鄉走一遭，其餘的全交給我啦！租房子，預備家具，全有我呢。你要是說不便多花錢，咱們有簡便的辦法；我先借給你點木器；萬一她真不能改造呢。再把她送回去，我再把東西拉回來。決不會瞎花許多錢。我看，她決不能那麼不堪造就，沒有年青青的婦女不願和丈夫在一塊的；她既來了，你說東她就不能說西。不過，爲事情活便起見，先和她說好了，這是到北平來玩幾天，幾時有必要，就把她送回去。事要往長裏看，話可得活說着。聽你張大哥的，老李！我辦婚事辦多了，我準知道天下沒有不可造就的婦女。況且，你有小孩，小孩就是活神仙，比你那點詩意還神妙的多。小孩的哭聲都能使你聽着痛快；家裏有個病孩子也比老光棍的心裏歡喜。你打算都買什麼？來，開個單子；錢，我先給墊上。』

老李知道張大哥的厲害；他自己要說應買什麼，自然便是完全投降；設若不說話，張大哥明天就能硬給買一車東西來；他要是收這一車東西，張大哥能親自下鄉把李太太接來。張大哥的熱心是無限的，能力是無限的；只要吃了他的涮羊肉，他叫你娶個黃牛，也得算着！

老李急得直出汗，只能說：『我再想想！』

『幹嗎「再」想想啊？早晚還不是這麼回事！』

老李從月亮上落在黑土道上！從詩意一降而爲接家眷！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以接家眷說吧！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問題；可是把這些提出討論，分明是連『再想想』也取銷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想，老李急得不能不從另一方面想了；生命也許就是這樣，多一分經驗便少一分幻想，以實際的愉快平衡實際的痛苦……小孩，是的，張大哥曉得腌腌肉在哪兒。老李確是有時候想摸一摸自己兒女的小手，親一親那滾熱的臉蛋。小孩，小孩把女性的尊嚴給提高了。

老李不言語，張大哥認爲這是無條件的投降。

三

設若老李在廚房裏，他要命也不會投降。這並不是說廚房裏不熱鬧。張大嫂和二妹妹把家常事說得異常複雜而有趣。丁二爺也在那裏陪着二妹妹打掃殘餘的，不大精緻的羊肉片。他是一言不發，可是吃得很英勇。

丁二爺的地位很難規定。他不是僕人，可是當張家夫婦都出門的時候，他管看家與添火。在張大哥的眼中，他是個『例外』——一個男人，沒家沒業，在親戚家住着；可是從張家的利益上看，丁二爺還是個少不得的人；既不願用僕人，而夫婦又有時候不能不一齊出門，我個白吃飯而肯負責看家的人有事實上的必要。從丁二爺看呢，張大哥若是不收留他，也許他還能活着，不過不十分有把握，可也不十分憂慮這一層。

丁二爺白吃張家，另有一些白吃他的——一些小黃鳥。他的小鳥無須到街上去溜，好像有點小

米吃便很知足。在張家夫婦都出了門的時候，他提着牠們——都在一個大籠子裏——在院中溜灣兒。牠們在鳥的世界中，大概也是些『例外』：禿尾巴的，爛眼邊的，項上缺着一塊毛的，破翅膀的，個個有點特色，而這些特色使牠們只能在丁二爺手下得個地位。

丁二爺吃完了飯，回到自己屋中和小鳥們閒談。花和尚，插翅虎，豹子頭……他就着每個小鳥的特色起了鮮明的名子。他自居及時雨宋江，小屋裏時常開着英雄會。

他走了，二妹妹幫着張大嫂收拾傢伙。

『秀真還在學校裏住哪？』二妹妹一邊擦筷子一邊問。秀真是張大嫂的女兒。

『可不是；別提啦，二妹妹，這年頭養女兒纔麻煩呢！』花——一壺開水倒在綠盆裏。

『您這還不是造化，有兒有女，大哥又這麼能事；吃的喝的要什麼有什麼！』

『話雖是這麼說呀，二妹妹，一家有一家的難處。看你大哥那麼精明，其實全是——這就是咱們姐兒倆這麼說——瞎攪？兒子，他管不了；女兒，他管不了；一天到晚老是應酬親友，我一個人是苦核兒。買也是我，作也是我，兒子不回家，女兒住學校，事情全交給我一個人，我好像是大家的總打雜兒的，而且是應當應分！有吃有喝有穿有戴，不錯；可是誰知道我還不如一個老媽子！』張大嫂還是笑着，可是腮上露出些紅斑。『當老媽子的有個輾轉騰挪，得歇會兒就歇會兒；我，這一家子事全是我的！從早到晚手脚不識閒。提起您大哥來，那點狗脾氣，說來就來！在外面，他比

子孫娘娘還溫和；回到家，從什麼地方來的怒氣全衝着我發散！」她嘆了一口長氣。「可是呀，這又說回來啦，誰叫咱們是女人呢；女人天生的倒霉就結了！好處全是男人的，壞處全是咱們當老娘們的，認命！」由悲觀改爲聽其自然，張大嫂慘然一笑。

「您可真是不容易，大嫂子。我就常說：像您這樣的人真算少有，說洗就洗，說作就作，買東道西，什麼全成——」

張大嫂點了點頭，心中似乎痛快了些。二妹妹接說着說：「我多嚮要能趕上您一半兒，也就好了！」

「二妹妹，別這麼說，您那點家事也不是個二五眼能了得了的。」張大嫂覺得非這麼誇獎二妹妹不可了。「二兄弟一月也抓幾十塊呀？」

「哪摸準兒去！親友大半是不給錢，到節啦年啦的，送點茶葉什麼的；家裏時常的茶葉比白麵多，可是光喝不吃還不行！幹什麼也別當大夫；看好了病，不定給錢不給；看錯了，得 砸匾！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有時候真覺着活着和死了都不大吃勁！」二妹妹也嘆了口長氣。「我就是看着人家街面上的姑娘小媳婦們還有點意思，一天到晚，走走逛逛，針也不拿，線也不動，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哼！」張大嫂接過去了，「白天走走逛逛，夜裏挨揍的有的是！婦女就是不嫁人好——」

二妹妹又接過來：『老姑娘可又看着花轎眼饞呢！』

『哎！』兩位婦人同聲一嘆。一時難以繼續討論。二妹妹在爐上烤了烤手。

待了半天，二妹妹打破寂靜，『大嫂子，天真還沒定親事哪？』

『那個老東西，』張大嫂的頭向書房那邊一歪，『一天到晚給別人家的兒女張羅親事，可就是不管自己的兒女！』

『也別說，讀書識字的小人們也確是難管，這個年頭。哪都像咱們這麼傻老呢。』

『我就不信一個作父親的管不了兒子，我就不信！』張大嫂確是掛了氣。『二妹妹你大概也看見過，太僕寺街齊家的大姑娘，模樣是模樣，活計是活計，又識文斷字，又不瘋野，我一跟他說，喝！他的話可多了！又是什麼人家是作買賣的咧，又是姑娘臉上雀斑多咧！哪個姑娘臉上沒雀斑呀？擦厚着點粉，不就全蓋上了嗎？我娶兒媳婦要的是人，誰管雀斑呢！外國洋妞臉上也不能一順兒白！我提一回，他駁一回；現在，人家嫁了個團長，成天嗚嗚的坐着汽車；有雀斑敢情要坐汽車也一樣樣的坐呀！』

二妹妹乘着大嫂喘氣，補上一句：『我臉上雀斑倒少呢，那天差點兒叫汽車給軋在底下！』

『齊家這個讓他給耽誤了，又提了家姓王的，姑娘瘋得厲害，聽說一天到晚釘在東安市場，頭髮燙得像捲毛鷄，夏天講究不穿襪子。我一聽，不用費話，不要！我不能往家裏娶捲毛鷄，不能！』

您大哥的話又多了，說人家有錢有勢，定下這們子親，天真畢業後不愁沒事情作。可是，及至天真回來和爸爸說了三言五語，這回事又乾鏟兒不提啦？」

『天真說什麼來着呢？』二妹妹問。

『敞開兒是糊塗話，他說，非畢業後不定婚，又是什麼要定婚也不必父親分心——』

『自由婚！』二妹妹似乎比大嫂更能扼要的形容。

『就是，自由，什麼都自由，就是作媽媽的不自由；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老作飯，老洗衣裳，老擦掉椅板凳？那個老東西，聽了兒子的，一聲也可沒出，叭唧叭唧的砸他的煙袋；好像他是吃着兒子，不是兒子吃着爸爸。我可氣了，可不是說我願意要那個捲毛鷄；我氣的是兒子老自由，媽媽永遠使不上兒媳婦。好啦，我什麼也不說，站起來就回了娘家；心裏說，你們自由哇，我老太太也休息幾天去！飯沒人作呀，活該！』張大嫂『活該』，差點兒把頭後小髻給震散了。

『是得給他們一手兒看看！』二妹妹十二分表同情。

可是，張大嫂又慘笑了一下，『雖然這麼說不是，我只走了半天，到底捨不得這個破家；又怕火滅了，又怕了二爺費了劈柴，唉！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兒子，怎麼不好也捨不的，一天也捨不的，我沒那個狠心。再說，老姑奶奶了，回娘家也不受人歡迎！』

『到如今婚事還是沒定？』

張大嫂搖搖頭，搖出無限的傷心。

『秀真呢？』

『那個丫頭片子，比誰也壞！入了高中了，哭天喊地非搬到學校去住不可。腦袋上也燙得捲毛雞似的！可是，那個小彥影，唉，真好看！小蘋菓臉，上面蓬蓬着黑頭髮；也別說，新打扮要是長得俊，也好看。你大哥不管她，我如何管得了。按說十八九的姑娘了，也該提人家了，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自然哪，誰的鮮花似的女兒誰不愛，可是——唉！不用說了；我手心裏老攥着把涼汗！多磨她一回來，我纔放心，一塊石頭落了地。可是，只要一回來，不是買絲襪子，就是鬧皮鞋；一個駁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一說生兒養女，把老心使碎了，他們一點也不知情！』

『可是，不爲兒女，咱們奔的是什麼呢？』二妹說了極聖明的話。

『唉！』張大嫂又嘆了口氣，似乎是悲傷，又似乎是得了些安慰。

話轉了方向，張大嫂開始盤問二妹妹了。

『妹妹，還沒有喜哪？』

二妹妹迎頭嘆了口氣……眼圈紅了……

二妹妹含着淚走了，『大嫂，千萬求大哥多分點心！』

四

回到公寓，老李連大衣也沒脫便躺在床上，枕着雙手，向天花板發楞。

詩意也罷，實際也罷，他被張大哥打敗。被戰敗的原因，不在思想上，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這叫他覺着自己沒有任何的價值與分量！他應當是個哲學家，應當是個革命家，可是恍惚不定；他不應當是個小官，不應當是老老實實的家長，可是恍惚不定。到底——嘔，沒有到底，一切恍惚不定！

把她接來？要命！那雙腳，那一對紅褲子綠襖的小孩！

這似乎不是最要緊的問題；可是只有這麼想還比較的具體一些，心裏覺得難受，而難受又沒有一定的因由。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無邊際的理想，理想使他難受得渺茫，像個隨時變化而永遠陰慘的夢。

離婚是不可能的，他告訴自己。父母不容易，怎肯去傷老人們的心。可是，天下哪有完全不自私的愉快呢，除非世界完全改了樣子？小資產階級的倫理觀念，和世上樂園的實現，相距着多少世紀？老李，他自己審問自己，你在哪兒站着呢？恍惚！

腳並不是她自己裹的，綠褲子也不是她發明的，不怨她，一點也不怨她！可是，難道倒怨我？

可憐她好，還是自憐好？哼，情感似乎不應當在理智的傘下走，遮去那溫暖的陽光。恍惚！

沒有辦法。我在城裏忍着，她在鄉間忍着，眼不見心不煩，只有這一條不是辦法的辦法！可是，到底還不是辦法！

管牠呢，能耗一天便耗一天，老婆到底不是張大哥的！

拿起本書來，看了半天，不曉得看的是哪本。去洗個澡？買點水菓？借大公報看看？始終沒動，再看書，書上的字恍惚，意思渺茫。

焉知她不能改造？爲何太沒有勇氣？

沒法改造！要是能改造，早把我自己改造了！前面一堵牆，推開牠，那面是荒山野水，可是雄偉遼闊。不敢去推，恐怕那未經人吸過的空氣有毒！後面一堵牆，推開牠，那面是床帷棹椅，爐火茶煙。不敢去推，恐怕那污濁的空氣有毒！站在這兒吧，兩牆之間站着個夢裏的人！

二號房裏來了客人，說笑得非常熱鬧，老李驚醒過來，聽着人家說笑，覺得自己寂寞。

小孩們的教育？應當替社會養起些體面的孩子來！

他要摸摸那四隻小手，四隻胖，軟，熱，有些香蕉糖味的小手。手背上有些小肉窩，小指甲向上翻翻着。

就是走桃花運，肥豬送上門來，我也捨不得那兩個孩子！老李告訴他自己。

她？老李閉上了眼，她似乎只是孩子的媽。她怎樣笑？想不起。她會作飯，受累……二號似乎還有個女子的聲音。鼓掌了；一男一女合唱起來。自己的妻子呢，只會趕小雞，叫豬，和大聲吓喝孩子。還會撒村罵街呢！

非自己擔起教育兒女的責任不可，不然對不起孩子們。

還不能只接小孩，不接大人？

越想越沒有頭緒。『這是生命呢？還是向生命致歉來了呢？』他問自己。

他的每一思念，每一行爲，都帶着註脚；不要落伍！可是同時他又要問：這是否正當？拿什麼作正當與不正當的標準？還不是『詩云』『子曰』？他的行爲——合乎良心的——必須向新思想道歉。他的思想——合乎時代的——必須向那個鬼影兒道歉。生命是個兩截的，正像他妻子那雙改組脚。

老李不敢再想了；張大哥是聖人。張大哥的生命是個整的。

第 三

一

太陽還沒出來，天上浮着層灰冷的光。土道上的車轍有些霜跡。駱駝的背上與項上掛着些白穗，鼻子冒着白氣。北平似乎改了樣兒，連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生。龐大，安靜，冷峭，馴順，正像那連脚步聲也沒有的駱駝。老李打了個哈欠，眼淚下來許多，冷氣一直襲入胸中，特別的痛快。

越走越亮了，青亮的電燈漸漸的只剩一些金絲了。天上的灰光染上些無力的紅色；太陽似乎不大願意痛快的出來。及至出來，光還是很淡，連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遠處有電車的鈴響。

街上的人漸漸多起來。人們好似能引起太陽的熱力，地上的影兒明顯了許多，牆角上的光特別的亮。

換火柴的婦女背着大筐，筐雖是空的，也還往前探着身兒走。窮小孩們扛着喪事旗傘的竿子，一邊踏拉着破鞋疾走，一邊互相叫罵。這也是孩子，老李對自己說：看那個小的，至多也不過八歲，一身的破布沒有一塊够二寸的，腿肚子，脚指頭，全在外邊露着。髒，破爛，罵人罵得特別的響。

亮。這也是孩子！老李可憐那個孩子，同時不知道咒罵誰纔好；家庭，社會，似乎都該罵，可是罵一陣有什麼用呢？往切近一點想吧——心中極不安的又要向誰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兒女吧。

走到了中海。『海』中已薄薄的凍了層冰，灰綠上罩着層亮光。橋下一些枯荷梗與短葦都凍在冰裏，還有半個破荷葉很像長鏽的一片馬合鐵。

迎頭來了一乘彩轎，走得很慢，一望而知是到鄉下迎娶的，所以發轎這麼早。老李呆呆的看着那乘喜轎；神祕，奇怪，可笑。可是，這就是真實；不然，人們不會還這麼敬重這加大的鳥籠似的玩藝。他心似乎有了些骨力。坐彩轎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驕傲，不向任何人致歉？

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樓；一點沒有上這裏來的必要與預計，可是就那麼來到了。在北平住了這麼些年了，就沒在清晨到過這裏。豬肉，羊肉，牛肉；雞，活的死的；魚，死的活的；各樣的菜蔬；豬血與葱皮凍在地上；多多少少條鱔魚與泥鰍在一汪兒水裏亂濟，頭上頂着些冰凌，泥鰍的眼睛像要給誰催眠似的瞪着。亂，腥臭，熱鬧；魚攤旁邊吆喝着腿帶子：『帶子，帶子，買好帶子。』剃頭的人們還沒來，小白布棚已支好，有人正掃昨天剃下的短硬帶泥的頭髮。拔了毛的雞與活雞緊臨的放着，活着的還在籠內爭吵與打鳴兒。販子掏出一隻來，嘎——啊，嘎——沒打好價錢，拍的一扔，扔在籠內，半個翅膀掩在籠蓋下，嘎！一隻大瘦黃狗偷了一掛豬腸，往東跑，被屠戶截住，腸子掉在土上，拾起來，照舊掛在鐵鈎上。廣東人，北平人，上海人，各處的人，老幼男女，都在這

腥臭污亂的一塊地方擠來擠去。人的生活，在這裏，是屠殺，血肉，與污濁。肚子是一切，吞食了整個世界的肚子！在這裏，沒有半點任何理想；這是肚子的天國。奇怪。尤其是婦女們，頭還沒梳，臉上掛着隔夜的泥與粉；誰知道下午上東安市場的也是她們？

老李這是頭一次來觀光，驚異，有趣，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實。這是生命，吃，什麼也吃；人確是爲麵包而生。麵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什麼詩意，瞎扯！爲保護自家的麵包而餓殺別人，和爲爭麵包而戰爭，都是必要的。西四牌樓是世界的雛形。那羣男女都認識這個地方，他們是真活着呢。爲肚子活着，不爲別的；張大哥對了。爲肚子而戰爭是最切實的革命，也對了。只有老李不對；他在公寓裏住慣了，他總以爲公寓裏會產生炒木犀肉與豆腐湯。他以爲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蹟，他以爲階級戰爭是條詩意的道路。他不曉得這塊帶腥味的土是比整個的北平還重要。他只有兩條路可走；去空洞的作夢，或切實的活着。後者還可以再分一下；爲抓自己的麵包活着，或爲大眾爭麵包活着。他要是能在二者之中選定一條，他從此可以不再向生命道歉。

牌樓底下，熱豆漿，杏仁茶，棗兒切糕，麵茶，大麥粥，都冒着熱氣，都有股特別的味道。切糕上的豆兒，切開後，像一排魚眼睛，看着人們來吃。

老李立在那裏，喝了碗豆漿。

老李決定了接家眷，先『這麼』活着試試。可是始終想不起什麼時候下鄉去。

張大哥每天早晨必定報告一些消息：『房子定好了；看看去？』

『何必看；您的眼睛不比我的有準？』老李把感激的話總說得不受聽了。

好在張大哥明白老李的爲人，因而不但不惱，反覺得可以自傲。

『三張棹子，六把椅子，一個榆木擦漆的——漆皮稍微有些不大好看了——衣櫥；暫時可以對付了吧？』第二天早晨的報告。

老李只好點頭，表示可以對付。

及至張大哥報告到茶壺茶碗也預備齊了，老李覺得非下鄉不可了。

張大哥給出主意，請了五天假。臨走的時候，老李囑咐張大哥千萬別向同事的說這個事，張大哥答應了決不走露消息。

老李從後門繞到正陽門，想給父母買些北平特有的東西；這個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張大哥要主意，只好自己去探險。走了一身透汗，什麼也沒買，最大的原因是看着舖子們眼生，既不能扼要的決定買什麼，又好像怕舖子們不喜歡他的照顧，一進去也許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險。最後，還是在東安

市場買了些果子，雖然明知道香蕉什麼的並不是北平的出產。又添了六個陳嘉庚的罐頭，商標的彩紙印得還怪好看的。

三

老李走後的第二天，衙門裏的同事幾乎全知道了：李太太快來了。

張大哥確是沒有洩露消息。

消息廣播的總站是趙科員。趙科員聽戲永遠拿着紅票；凡是發紅票的時候；他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得到幾張。運動會給職員預備的秩序單，他手裏總會有一份。上運動會，或任何會場，聽戲，趙科員手裏永遠拿着個紙捲，用作打熟人腦袋的兵器。打了人家的腦袋，然後，『你也來啦？』

他對於別人的太太極爲關心。接家眷，據他看，就是個人的展覽會；雖然不發入場券，可是他必是頭一個『去瞧一眼』的。女運動員，女招待，女戲子等等都是預備着爲他『瞧』的，別無意義。對於別人的夫人也是這樣。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臉，脖子，手，腳，與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見的地方。他作夢的時候，女子全是裸體的。經趙科員看了一眼之後，衙門中便添上多多少少新而有趣的話資料。

趙科員等着老李接家眷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平日他評論婦女的時候，老李永不像別人那樣痛痛

快快的笑，那就是說不能盡量欣賞，所以他一心的盼望瞧老李一手兒。

趙科員的長像與舉動，和白聽戲的紅票差不多，有實際上的用處，而沒有分毫的價值。因此，耳目口鼻都沒有一定地位的必要，事實上說話的時節，五官也確隨便挪動位置。眼珠像倆炒豆似的，滿臉上瞞。笑的時候，小尖下巴能和腦門挨上。他自己覺得他很漂亮，這個自然是旁人不便干涉的。他的言語很能叫別人開心，他以為這是點天才。當着老王，他拿老李開心；當着老李，他拿老王開心；當着老王老李，拿老孫開心；實在沒法子的時候，利用想像，拿莫須有先生開心。

『老李接「人兒」去了！』趙科員的眼睛擠得像一口熱湯燙了嗓子那樣。

『是嗎？』大家的耳朵全豎起來。

『是嗎！請了五天假，五天——』

『五天？平日他連遲到早退都沒有過！』

『可就是呀！等瞧一眼吧！』趙科員心裏癢了一下，頭髮根全直刺鬧的慌。

『小趙，你這回要是不同我們一塊兒去，留神你的皮，不剝了你的？』邱先生說。

『趙，你饒了人家老李吧，何苦呢，人家怪老實的？』吳先生沈着氣說。

吳先生直着腰板，飯碗大的拳頭握着枝羊毫，寫着醬肘子體的字，臉上通紅，心中一團正氣。是的，吳先生是以正直自誇的，非常的正直，甚至於把自己不正直的行爲也視爲正直。小趙是他的

親戚，他的位置是小趙給運動的，可是沒把小趙放在眼裏，因為自己正直。前者因為要納妾，被小趙擴大的宣傳，弄到吳太太耳中，差點沒給吳先生的耳朵咬下一個來，所以更看不起小趙。小趙也確是有些怕吳先生；那一對拳頭！

趙科員不言語了，心中盤算好怎樣等老李回來，怎樣暗中跟着他，看他在那里住，而後怎樣約會同事的們——不要老吳，而且先瞪他一眼——去瞧一眼，或者應說去打個茶圍。

邱先生是個好人，不過有點苦悶，所以對此事特別的熱心，過來和小趙嘀咕：『大家合夥買二斤茶葉，瞧她一眼，還弄老李一頓飯吃；你的司令。』

吳先生把這個事告訴了張大哥。張大哥笑了一笑，沒說什麼。張大哥熱心為朋友辦事是真的，但是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張大哥冬季的幾噸煤，是由小趙假公濟私運來的——一噸可以省着三四塊錢——似乎不必得罪小趙。即使得罪了小趙，除了少燒幾噸便宜煤，也倒沒多大的關係；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況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

四

不過，不得罪小趙是一件事，為老李預備一切又是一件事。張大哥又到給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磚塔胡同，離火車站近，離市場近，而胡同裏又比兵馬司和豐盛胡同清靜一些，比

大院胡同整齊一些，最宜於住家——指着科員們說。三合房，老李住北房五間，東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飾得出色，就是天生來的房頂愛漏水。張大哥曉得自從女子剪髮以後，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時候，就先向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結果是減少了兩塊錢的房租；每月省兩圓，自然可以與下雨在屋裏打傘的勞苦相抵；況且漏水與場房還相距甚遠，不必過慮。

張大哥到屋裏又看了一遍。屋裏有點酸麵味。遍地是爛紙，破襪子，還有兩個舊油篋，和四五個美麗烟的空筒——都沒有蓋，好像幾隻大眼睛替房東看着房。窗戶在秋天並沒糊過，只把冷布的紙簾好歹的粘上。玻璃上抹着各樣的黑道，紙棚上好幾個窟窿，有一兩處垂着紙片，似乎與地上的爛紙遙相呼應。張大哥心中有點不痛快，並不是要責備由這個屋裏搬走的人們，而是想起自己那兩處吃租的小房——人們搬家的時候也是這樣毀壞，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親戚！

窗戶當然要從新糊過；棚？似乎不必管。牆上不少照片與對聯的痕跡，四圍灰黃，整整齊齊的幾個方的與長的白印兒；也不必管，老李還能沒些照片與對聯？照原來的白印兒掛上就行。張大哥以為沒有照片與對聯的不能算作『文明』人。

把這些計畫好，張大哥立在當中的那一間，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個具體的設計；當中作客廳，一張八仙棹，四把椅子。東西兩間每間一張棹，一把椅；太少點！暫時將就吧；不，客廳也來兩把椅子吧。東間作書房，嘔，沒有書架子呀！老李是愛買書的人——傻瓜！每月把書費省下，

有幾年的工夫能買一處小房，信不信？還得給他去弄個書架子！西間放那個衣櫥。東西套間；一間臥室，一間廚房；床是有了，廚房還短着案子。

還顯着太簡單！科員的家裏是簡單不得的！不過，掛上些照片與對聯也許稍微好些；況且堂屋還得安洋爐子。張大哥立刻看看後檐牆有出洋爐烟管子的圓孔沒有。有個碟子大的圓洞，糊着張紙，四圍有些烟跡，像被黑雲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許多；冬天不用洋爐子，不『文明』！

計畫好一切，終於覺得東西太少。可是，雖然同是科員，老李究竟是鄉下人，這便又差一事了；鄉下人還懂得那叫四襯，哪叫八穩？有好棹子也是讓那對鄉下孩子給抹個亂七八糟。好了，只須去我裱糊匠來糊窗子，和打掃打掃地上。得，就是牠！

張大哥出來，從新端詳了街門一番。不錯，小洋式門，上面有兩個洋灰堆成的獅子，雖然不十分像獅子，可是有幾分像哈吧狗呢，就算手藝不錯。兩獅之間，有個碟子大小的八卦。獅子與八卦聯合起來，力量頗足以抵得住一對門神爺。張大哥很滿意。『文明』房必須有洋式門，門上必須有洋灰獅子；況且還有八卦！

張大哥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講價錢；或者應說裱糊匠不用講價錢，因為張大哥沒等他張嘴，已把價錢定好。作也得作，不作也得作，糊窗戶是苦買賣，可是裱糊喜棚呢，糊冥衣呢，不能不拉這些生意。凡是張大哥為媒的婚事，自然張大哥也給介紹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頭

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張大哥少不得又給張羅糊冥衣——裱糊匠是在張大哥手心裏呢！說好了怎樣糊窗戶，張大哥就手打聽金銀箔現在賣多少錢一刀，和紙人的粉臉長了價錢沒有。張大哥對事事要有個底稿，用不着不要緊，備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備。

五點多了，張大哥必須回家了。到四牌樓買了隻醬雞，回家請請夫人。心裏想：那條棉褲她大概快給作成了，總得買隻雞犒勞犒勞她。其實，她要是會打毛繩褲子，還真用不着作棉的；趕明兒請孫太太來教教她。一條毛繩褲，買，得七八塊錢；自己打，兩磅繩子——不，用不了。一磅半足够；就說兩磅吧，兩塊八加兩塊八，五塊六。省小三塊子！請孫太太教教她。反正我上衙門，她沒事作，閒着也最閒着。叫太太閒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總得叫太太多學本事。張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葉包；醬雞個子真不小，女兒也不回來！一家子吃也不至於不够。

女兒十八了，該定親了。出了高中入大學，一點用處沒有，只是費錢。還有二年畢業，二十；四年大學，二十四；再作二年事——大學畢業不作二年事，對不起那些學費——二十六。二十六！姑娘就別過二十五！過了二十五，天好，沒人耍，除非給續弦！趕緊選個小人，高中一畢業，去她的，別耍玄虛！

兒子，兒子是塊心病！

看見一挑子鮮花，晚菊，老來少，番椒……張大哥把兒子忘了，用半閉着的那隻眼輕輕瞭了

一下。要買便宜東西，決不能瞪着眼直撲過去，像東安市場裏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爺那樣。總得虛虛實實，瞭一眼。賣花的恰巧在這一際的工夫，捉住張大哥的眼。張大哥拉線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醬雞上，走了過去。

兒子是塊心病！

第四

一

老李怎麼把夫人，一對小孩，鋪蓋捲，尿墊子，四個網籃，大小七個布包，兩把雨傘，一簍家醃的芥菜頭，半罈子新小米，全一股作氣運來，至今還是個謎。他好像是下了決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捨不得的物件全搬了來；往常他買過了三件小東西就覺得有丟失一件的可能。

他請了五天假，第三天上就由鄉間拔了營，爲是到北平之後，好有一天的工夫佈置一切，不必另請假。

由張大哥那裏把棹椅搬運了來，張大哥非到四點後不能來，所以丁二爺自告奮勇來幫忙。丁二爺的幫忙限於看孩子。丁二爺的看孩子是專門擋路礙事添麻煩。老李要往東間裏放棹子，丁二爺和兩個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棹子那塊玩呢；老李抓了抓頭髮，往西間去，丁二爺率領二位副將急忙趕到。老李找錘子，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爺拿着呢。

忙了一天，兩把傘還在院裏扔着，小米洒了一地，四個網籃全打開了，東西以極新穎的排列法

陳列在地上，沒有一件得到相當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個針盒，李太太被切菜墩拌倒兩次，壓傷了無數可以癩的東西，博得了二爺與孩子們的一彩彩聲。

還不到四點鐘，張大哥來了。把左眼稍微一睜，四籃的東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經看不見什麼，連洒出來的小米全又回了罈子。

全佈置好了，沒有像片和對聯！張大哥對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糊的窗子被了一二爺攪了個窟窿，不怪張大哥看不起他們。

『老李，明天上我那兒取幾張風景畫片，一付對聯，一個中堂，好在都沒上款。』老李看了看牆上，纔發現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糊一糊好了。』他說。

『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給人家糊？況且糊牆就得糊頂棚，你還不能四白落地，可是上邊懸着塊黑膏藥。再說。一裱糊，又是天翻地覆，東西都得挪動。』張大哥點上了煙斗

一聽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覺得糊牆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點了點頭，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沒上款的對聯。

張大哥走了。

他走後，老李纔想起來了，也沒讓他吃飯！飯在哪兒呢？可是，退一步說，茶總該沏一壺吧！看了看堂屋，方棹上一把壺六個碗，在個磁盤上放着，好像專等有人來沏茶似的。誰當沏茶去？假

如這是在張大哥家裏？誰應當張羅客人喝茶？老李的眉頭皺上了。他剛一皺眉，丁二爺也告辭；孩子們拉住丁二爺的手，不許他走。

『在這兒吃飯，媽會作棗兒窩窩！』男孩兒說。

『棗兒啫啫！』女孩跟着哥哥學，話還說得不大便利。

老李一邊往外送客，一邊心裏說：『大人還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繼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麼意義呢？』心中這麼想，把丁二爺忘了。客人走出老遠，他纔想起，『嘔，丁二爺呢？』

二

李太太不難看。臉上挺乾淨，有點發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愛閉上，呼吸帶着點響聲，大牙板。身子橫寬，棉袍又肥了些，顯着遲笨。一雙前後頂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見胳膊搗動，不見身體往前挪；有時猛的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踵設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時候確不難看。新學會的鞠躬；腰板挺着，兩手貼垂，忽然一個整勁往前一栽；十分的鄭重，只是略帶點危險性。

她給丁二爺鞠了躬，給張大哥鞠了躬，心裏覺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點高興。張大哥說『好在還不冷』的時候，她答了句『還沒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當。

屋子大概的佈置好了，她一手扶着椅子背，四下打了一眼，不錯，只是太空！可是，空得另有

一種可喜的味道。這一切是她的！除了丈夫就屬她大，沒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況且，這是北平！北平未見得比鄉下『好』，可是，一定比鄉下『高』。

老李的眉頭還皺着呢，看了她一眼，要說：『不會沏點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爲：『倒壺茶。』跟她說，連『沏』還得改成『倒』！

『我還真忘了，真！』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來。『茶葉呢？』這句好像是問全北平呢，聲音非常的高。

『小點聲！』老李說，把『這兒不是鄉下，屋裏說話，村外都得聽見！』咽了回去。

她似乎爲抵銷大嗓說話的罪過，居然把茶葉找到。『還忘了呢，沒水！』爲找到茶葉把大嗓門的罪過又犯了。

『你小點聲！』老李咬着牙說，眉頭皺得像座小山。

她拿着茶壺在屋裏轉了半個圈，因腳下的棉花又發生了變化，所以沒有轉圓。『我上街坊屋借一壺開水去？』

他搖頭。不行，還得告訴她：『這兒不比鄉下，不許隨使用人家的東西』。

『媽，吃飯飯！』小妞子過來拉住媽媽的手。

媽媽抱起孩子來，眼圈紅了。在鄉下，這時候孩子就該睡了；在這兒，臭北平！這個不准，那

個不行，孩子到這階晚還沒吃飯！屋子是空的，沒有順山大炕，沒有箱子，沒有水，看哪兒都發生，我什麼也不順手，丈夫皺着眉！一百個北平也比不上鄉下！

『爸，還不吃飯？』男孩用拳頭打了老李一下。

老李看了看兩個孩子，眉頭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給你們買吃的去，』然後把小拳頭放在自己的手掌上，『這兒呀，方便極了，一會兒我都能買來，買——』他看了太太一眼，『買什麼？』

太太沒言語，臉上代她說，『我知道你們的北平有什麼！』

『爸，買點落花生，大海棠果。』

『爸，菱吃發生！』小妞子說。

老李笑了，要回答他們幾句，沒找到話，披上大衣上了街。

三

街上東西是很多，老李只想不出買什麼好。街西一個舊書攤，賣書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殘游記，和光緒三十二年的頭版格致講義。老李看了看，搭訕着走開；邁了兩步，又回頭看看賣書的——正忙着收攤，似乎沒有理會到老李的存在。老李開始注意羊肉床子旁邊的芝麻醬燒餅，剛烙得焦黃的芝麻，像些吃飽的蚊子肚兒。頗想買幾個。旁邊一位老太太正打好洋鐵壺的價錢，老

李跟着買了兩把。等她走後，纔敢問洋爐子的價錢——因為張大哥極端的主張用洋爐子——買定了一個。一間價錢的時候，心中就決定好——準買貴了。買好之後又決定好，告訴張大哥的時候，少說兩塊錢，他還能說貴嗎？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買洋爐子，一輩子不準買上兩回，貴點就貴點吧。說好爐子和鐵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後，提着水壺，茫然不知到哪裏去好。

到底給孩子們買什麼吃呢？

雖然結婚這麼幾年，太太只是父母的兒媳婦，兒女只是祖母的孫兒，老李似乎不知道他是丈夫與父親。現在，他要是不管兒女的吃食，還真就沒第二個人來管。老李覺得奇怪。燈下的西四牌樓像個夢！

給小孩吃當然要軟而容易消化的，老李握緊了鐵壺的把兒，好像壺把會給他出主意似的。代乳粉？沒吃過！眼前是乾果子舖，別忘了落花生。買了一斤花生米，一斤本來以為可以遮點羞！哼，誰知道纔一角五分錢！沒法出來，在有這麼些隻電燈的舖子只花一角五？又要了兩罐蜜餞海棠。開始往回走。到胡同口，似乎有點不得勁——花生米海棠大概和晚飯不是同一意義。又轉回身來，看了看油鹽店，豬肉舖，不好意思進去。可是日久天長，將來總得進去，於是更覺得今天不應進去。心裏說：『你一進去，你就是張大哥第二！』可是不進去，又是什麼第二呢？又看見燒餅。買了二十個。羊肉白菜餡包子也剛出籠。在燈光下白得像些磁的，可是冒着熱氣。買了一籠。賣燒餅的好像

應該是姓『和』名『氣』，老李痛快得手都有點發顫，世界還沒到末日！拿出一塊錢，唯恐人家嫌找錢麻煩；一點也沒有，客客氣氣的找來銅子與錢票兩樣，還用報紙給包好，還說，『兩攪兒，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剛出籠的包子還熱了。有家庭的快樂，還不限在家庭之內；家庭是快樂的無綫廣播電台，由此發送出一切快樂的音樂與消息，由北平一直傳到南美洲！怨不得張大哥快活！

菱在媽媽懷中已快睡着，聞見燒餅味，眼睛睜得滴溜圓，像兩個白棋子上轉着兩個黑棋子。英——那個男孩——好似燒餅味還沒放出來，已經入肚了一個。然後，一口燒餅，一口包子，一口花生米，似乎與幾個小餓老虎競賽呢。

誰也沒想起找筷子，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發明出來的。更沒人想到世界上還有碟子什麼的。

李太太嚼着燒餅，眼睛看着菱，彷彿唯恐菱吃不飽，甚至於有點自己不吃也可以，只願菱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

菱的眼長得像媽媽，英的眼像爸爸，倆小人的鼻子，據說，都像祖母的。菱沒有模樣，就仗着一臉的肉討人喜歡，小長臉，腮部特別的胖，像個會說話的葫蘆，短腿，大肚子，不走道，用臉上的肉與肚子往前搖。小嘴像個花膏菜，老帶着點水。不怕人，仰着葫蘆臉向人眨巴眼。

英是個楞小子，大眼睛像他爸爸，楞頭磕腦，脖子和臉一樣黑，肉不少，可是不顯胖，像沒長全羽毛的肥公鷄，雖肥而顯着細胳膊蠟腿。棉褲似乎剛作好就落伍，比腿短着一大塊，可是英滿不

在乎，褲子越緊，他跳得越歡，一跳把什麼都露出來。

老李愛這個黑小子。『英，賽呀！看誰能三口吃一個？看，一口一個月牙，兩口一個銀錠，三口，沒！』

英把黑臉全漲紫了，可是老李差點沒噎綠了。

不該鼓舞小孩狼吞虎嚥，老李在緩不過氣來的工夫想起兒童教育。同時也想起，沒有水！倒了點蜜餞海棠汁兒喝，不行；急得直揚脖。在公寓裏，只須叫一聲茶房，茶是茶，水是水，接家眷，麻煩還多着呢！

正在這個當兒，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大爺，你們沒水吧？這兒一壺開水，給您。』

老李心中覺得感激，可是找不到現成的話。『嘔嘔老太太，嘔——』把開水拿進來，沏在茶壺裏一邊沏，一邊想話。他還沒想好，老太太又發了言：

『壺放着吧，明兒早晨再給我。還出去不出去？我可要去關街門啦。早睡慣了，一黑就想躺下。明兒倒水的來叫他給你們倒一挑兒。有缸啊？六個子兒一挑，零倒；包月也好；甜水。』

老李要想趕上老太太的話，有點像駱駝想追電車，『六個子，謝謝，有缸，不出去，上門。』忘了說，『您歇着吧，我去關門。』

『孩子們可真不淘氣，多麼乖呀！』老太太似乎在要就寢的時候精神更大。『大的幾歲了？別

叫他們自己出去，街上車馬是多的，汽車可霸道，撞葬哪，連我都眼暈，不用說孩子們！還沒生火哪？多給他們穿上點，剛入冬，天氣賊滑的呢，忽冷忽熱，多穿點保險！有厚棉襖啊？有做不過來的活計，拿來，我給他們做；戴上鏡子，粗枝大葉的我還能縫幾針呢；反正孩子們也穿不出好來。明天見。上茅房留點神，磚頭瓦塊的別絆倒；拿個亮兒。明天見。』

『明天——老太太，』老李連句整話也沒有了。

可是他覺得生活美滿多了，公寓裏沒有老太太來招呼。那是買賣，這是人情。喝了碗茶，打了個哈欠，吃了個海棠，甜美！要給英說個故事，想不起；腰有點痛。是的，腰疼，因為盡了責任，賣了力氣。拿剛纔的事說吧，右手燒餅，左手包子，大衣的袋中一大包花生米，中指上掛着鐵壺！到底是有家！在公寓裏這時候正吃完了鷄子炒飯，不是看報，就是獨坐剔牙。太太也過得去，只是鞠躬的樣子像紙人往前倒——看了太太一眼。

菱的小手裏拿着半個燒餅，小肉葫蘆直向媽媽身上倒，眼已閉上，可還偶爾睜開一點縫。媽媽嘴中還嚼動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摟着孩子微微的向左右搖身，眼睛看着洋蠟的苗。

老李不敢再看。高跟鞋。曲綫美，肉色絲襪，大紅嘴唇，細長眉……離李太太有兩個世紀！老李不知是難過好，還是痛快好。他似乎也覺出他的毛病來了——自己沒法安排自己。只好打個哈欠吧，啊——哈——哈。

英的黑手真熱，正捻着爸的手指肚兒看有幾個斗，幾個簸箕。

『英，該睡了吧？』

『海棠還沒吃完呢。』英理直氣壯的說。

老李雖然又打了個哈欠，可是反倒不困了。接了家眷來理當覺出親密熱鬧，可是也不知怎麼只顯着奇怪隔膜與不舒適。屋子裏只有一枝洋燭的光明，在太太眼珠上跳！

第五

一

老李上衙門去。

張大哥確是有眼力；給老李租的房正好離衙門不遠——也就是將到二里地。省車錢是一，可以來往運動運動是二，午飯能在家裏喫是三。

老李雖然沒有計算一月可以省多少車錢，可是心中微微有點可以多儲蓄下點的光亮與希望。想到儲蓄，不由的想到：家眷來了，還能剩錢？張大哥永遠勸人結婚和接家眷，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兩口兒並不見得比一個人費錢。』好像女人天生來的不會花錢，沒有任何需要，也不准有需要！老李看女人也是個人。可是，英的媽……即使是養隻雞也得給小米吃呀！老李覺得接家眷這回事有點錯誤。一家之長？越看自己越不像。

快到了衙門，他更不痛快了。怎麼當上了科員？似乎想不起。家長？當科員或者不是件壞事。沒有科員的薪水怎能當家長？科員與家長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什麼？看見了衙門，那個黑大門好

似一張吐着涼氣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羣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們在這怪物的肚子裏變成衰老醜惡枯乾閉塞——死！雖然時時被一張紙上印着個紅印給驅逐出去，可是在這怪物肚中被驅逐，不是個有刺性的事。這裏免職，而去另起爐灶幹點新的有意義的事，絕對想不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衙門不止一個。吃衙門的虫兒不想，不會，也不肯，幹別的。可恨的怪物！

可是老李得天天往怪物肚中爬，現在又往裏爬呢！每爬進一次，他覺得出他的頭髮是往白裏變呢。可是他必須往裏爬；一種不是事業的事業。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現在已接來家眷，更必得往裏爬了。這個大嘴在這裏等着他，「她」在家裏等着他；一個怪物與一個女魔，老李立在當中——科員，家長！他幾乎不能再走了，他看見一個衰老醜惡的他，和一個衰老醜惡的她，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路旁的花草是些破爛的錢票與油膩的銅！然而他得走，不能立在那裏不動；詩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聽的名詞。生活就是買爐子，租房……爐子送去沒有？她會告訴怎樣安鐵管子呀？

到了衙門口。他真要往後退了。可是門口的巡警似乎故意戲弄他，給他行了個立正禮。他只能進去。他的手出了汗。那一羣同事們一定都等着審問他呢：『老李，接家眷也不言語一聲？幾時請吃飯？』吃飯，那羣東西和蒼蠅同類，嘴不閒着便是生命的光榮！

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心中安定了些。一個人還沒來呢，他深深吸了口氣。破公事案，鋪着塊棹布的冤魂，茶碗印，墨汁點，煙捲燒的孔，永遠在這裏，永遠。大而醜的月份牌，五天沒撕了，老

李不來，沒人管撕。玻璃上的土！怪物的肚子裏沒人管任何事情，他把月份牌扯下五頁來，扔在紙簍裏；也配叫作紙簍，靠着兩面牆還隨時的自己倒下來。

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屋中最破的那一把，發楞。公事，公事就是沒事；世界上沒有公事，人類一點也不吃虧。公文，公文，公文，沒頭沒尾，沒結沒完的公文。只有一樣事是真的——可恨牠是真的——和人民要錢。這個怪物吃錢，吐公文！錢到哪兒去？沒人知道。只見有人買洋樓，汽車，小老婆；公文是大家能見到的唯一的東西。老李恨不能登時砸碎那把破椅子，破公事案，破紙簍，和這個怪物！可是，砸不碎這個怪物，連這張破棹布也弄不碎。碎了這塊布等于使磚塔胡同那三口兒餓死。

他又坐下了，等着他們。他們，這個世界是給他們預備的。在家裏，油鹽醬醋與麻雀牌；來到衙門，一進門有巡警給行禮，進了公事房，嘻嘻嘻嘻，討論着，辯論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鬧耳朵，老太太辦生日，春華樓一號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棹子，破茶碗，無窮無盡的喝茶。煙捲煙斗一齊燒着，把月份牌都罩得看不清。老李等着他們，他們是他的朋友，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審判官。他得爲他們穿上洋服，他得隨着他們嘻嘻嘻嘻。他接家眷得請他們吃飯。他得向他們時常道歉。

邱先生來了。

『啊，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和老李握了握手。

邱先生的眼中帶着點不大正經的笑意。老李的臉紅了。邱先生沒往下說什麼，可是那個笑在眼角上掛着，大有一時半會兒不能消滅的來派，於是老李的臉上繼續着增加熱力。

邱先生脫大衣，喊聽差沏茶，眼睛沒看着老李，可是眼上那兩個笑點，會繞着圈向老李那邊飛擲，像對流星。

吳先生也到了。

『啊，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和老李握了握手。他的手比老李的大着兩號——按着手套的尺寸說——柔軌，滑溜，帶着科員的熱力，然後，掏出一毛錢的票子：『張順，送車錢去！』

吳先生非常正直，可是眼角上也有點笑意，和邱先生的那個相似，雖然程度上不那麼深。老李的臉更熱了。

他閉着氣專等小趙，小趙來到，他就知道是五年徒刑，還是取保釋放了。

小趙沒來。

二

小趙爲什麼沒來？老李不敢問。吳先生雖然是小趙的親戚，可是最不關心小趙的事，除了託小

趙給維持地位，他簡直不大愛和小趙說話，吳先生是正直人。老李自然不敢向吳先生打聽小趙。邱先生呢，年紀比小趙大，而人情沒有小趙的硬，所以有小趙領首，他對於向同事們開玩笑的事無不參加；可是小趙不提倡，他不便自居禍首；甚至於小趙不在眼前，他連『小趙』二字提也不提。邱先生在不和人開玩笑的時候，很能砸着滋味苦悶。

可是吳邱二位都知道小趙幹什麼去了。小趙是爲所長太太到天津辦事去了。二位對小趙都有點忌妬。但是不便和老李說。老李是以力氣掙錢，不管旁人的事，二位自然不能以他爲同調。況且吳先生是正直人，在老李面前特別要顯着正直。老李開始辦公，心裏老有個小趙的影。吳先生挺直腰板，寫着醬肘子體的字。邱先生喝茶吸煙，砸着滋味苦悶，眼睛專看着手錶。

張大哥不和老李同科，可是特意過來招呼一聲。

『啊，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用手指診了老李手心一下。

老李十分感激張大哥；爲人謀永遠忠誠到底。果然，邱吳二位的眼神有點改變光度與神氣。設若老李接家眷，張大哥必知道一切；可是張大哥也問『家中都好？』小趙的話是造謠，一定。自然，不一定，更好。

『今年鄉下收成不壞吧？』張大哥對鄉下人自然要問鄉下話，吳邱二位登時覺得還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資格。

『不壞，不過民間還是很苦！』老李帶着感情說。

『今年就盼着來場大雪，去去瘟毒；麥子也得意。』去去瘟毒，其實是張大哥的注意之點，麥子得意與否，民間苦不苦，都嫌離北平太遠；世界上麥子都不得意，北平總有白麵吃。

張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幾句，完全出於誠意，同時不失爲敷衍，張大哥自己都佩服這一招兒。誠意的敷衍完老李，又過去和邱吳二位談了一點來鐘。張大哥比他們二位更沒事可作，他是庶務科上的，他的職務是調動工友，和買辦東西。對調動工友這一項，他是完全無爲而治，所以工友們爲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慇懃賣力氣，因爲在衙門裏總是閒着。對於買辦一項，自有舖子送來，只要打打電話，過過數目，便完事大吉。至於照例的回扣呢，張大哥決不破例拒絕，也不獨吞，該分給誰便分給誰，連工友都大家有份。張大哥是庶務中的聖手。

這樣，他永遠不忙，除了忙着串各科，而各科的職員一律歡迎他的降臨。請醫生，雇奶媽，定包廂，買舊地毯，賣灰鼠皮袍，再買狐腿的，租房，定打新式棹椅，配丸藥……凡是科員所需都要張大哥的指導與建議。批婚書，過嫁禮，更不用說，永遠是他一手包辦。新從南方來的同事，單找他來練習官話——孫先生便是一個。連美國留學回來的，都和他研究相面與合婚。這些差事是純粹義務，張大哥只落得兩句讚美：『北平真是寶地，』和『北平人真會辦事。』有這兩句，張大哥覺得前生是積下陰功，所以不但住在北平，而且生在北平！『有宰相之才，沒有宰相之命。』當他喝下兩

盃酒纔這樣嘆息，而並非全無自慰的意思；兩個『之』字特別的意味深長。

張大哥和邱吳二位談起來；二位就是盼望有人來閒談，不然真不好意思把公事都交給老李辦，雖然大家深知老李有辦事的癮——科員中的怪物！

吳先生，軍隊出身，非常正直，剛練好一筆醬肘子體的字，打算娶個妾。他又提起來了：『老吳是軍人，先生，沒別的好處，就是正直，過山砲一樣的正直。四十多了，沒個兒子，得改變戰線，先生！』吳先生的『先生』永遠不離口，彷彿是拿這兩個字證明自己已經棄武修文了似的。他的腰背永遠筆直，脖子與頭一齊扭轉，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齊』。

這給張大哥一個難題。他並不絕對不管給人買妾，不過假使能推得開，他願不管。假如非叫他管不可，那麼，有個基本條件：買妾的人須文過司長，武官至小是團副。婦女應否作妾？那是婦女雜誌上的問題，張大哥不便于過問。他專從實際上看男人。一個小科員，或是中學教師，不論持着怎樣充足的理由，能不納妾頂好就不納。精力，金錢，家庭間的困難，這些都在納妾項下，向科員與教師搖着頭。別自己找枷扛。其實買個妾還不是件容易事，只看男人的腦袋是金銀銅鐵哪種金屬作的。吳先生的腦袋，據張大哥的檢定，是鐵的；雖然面積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錢一斤？納妾是一種娛樂，也許是一種必需，無論怎說，總得以金錢地位作保險費。

可是張大哥不能直接告訴吳先生的頭是鐵的。他對吳先生和學校的青年都沒有辦法。這兩種人

中又以吳先生爲更難辦。青年們鬧戀愛。只好聽之而已，張大哥還能替誰去戀愛？而吳先生偏偏要張大哥給幫忙。

拒絕，敷衍，打岔，都等於得罪吳先生。世界上沒有不可以作的事，除了得罪人。可是和吳先生討論？吳先生能立刻請他吃飯；吃了人家的飯，再也吐不出，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張大哥的左眼閉得幾乎有不再睜開的趨勢。有了，談太極拳吧！

吳先生的拳頭那麼大，據他自己說，完全是練太極拳練出來的，只有提太極拳，他可以把納妾暫時忘下。太極拳是一切。把雲手和倒攢猴運在筆端，便能寫出醬肘子體的字。張大哥把煙斗用海低針勢掏出來，吳先生立刻擺了個白鶴亮翅。談了一點來鐘，張大哥乘着如封似閉的機會溜了出去。

三

邱吳二先生都沒審問老李，老李覺得稍微痛快一點。午時散了衙門，走到大街上，呼吸似乎自由了些。這是頭一次由衙門出來不往公寓走，而是回家。家中有三顆心在那兒盼念他，三張嘴在那兒念道他，他覺得他有些重要，有些生趣。他後悔了，早晨不應那樣悲觀。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有的工作，確是沒有多少意義，可是自己擔當着養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兩個孩子，這至少是一種重

要的，假如不是十分偉大的，工作。離開那個怪物衙門，回到可愛的家庭，到底是有些意思。這點意思也許和抽鴉片煙一樣——由一點享受把自己賣給魔鬼。從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個怪物的毒氣，得因兒女而犧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與自由！老李的心又跳起來。

沒辦法。還是忘了自己吧。忘掉自己有擔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而把自己交給妻，子，女；為他們活着，為他們工作，這樣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平衡暫時的苟且的保持住；多麼難堪與不是味兒的兩個形容字——暫時的，苟且的！生命就這麼沒勁！可是……

他不想想了。捉住點事實把思想驅開吧。對，給孩子們買些玩藝。馬上去買了幾個橡皮的馬牛羊。這些沒有生命的軟皮，能增加孩子們多多少少樂趣？生命或者原來就是便宜東西。他極快的走到家中。

李太太正在廚房預備飯。爐子已安好，窗紙又破了一個窟窿。兩個孩子正在捉迷藏，小肉葫蘆蹲在棹子底下，黑小子在屋裏嚷：『得了沒有？』

『英，菱，來，看玩藝來！』老李不曉得為甚麼必須這樣痛快的喊，可是心中確是痛快。在鄉間——不過偶爾回去一次——連自己的小孩都不敢暢意的在一塊玩耍：現在他可以自由的，盡興的，和他們玩；一切是他的。

英和菱的眼睛睜圓了，看着那些花紅柳綠的橡皮，不敢伸手去摸。菱把大拇指插在口中；英用

手背抹了鼻子兩下，並沒有任何作用。

『要牛要馬？』老李問。

英們還沒看出那些軟皮是什麼，可是一致的說，『牛！』

老李，好像神話中的巨人，提起牛來，嘴銜着汽管，用力的吹。

英先看明白了：『真是牛，給我，爸！』

『給菱，爸！』

老李知道給誰也不行，可是一嘴又吹不起兩個來。『英，你自己吹，吹那隻老山羊。』他不知怎麼會想起這個好辦法，只覺得自己確是有智慧。

英蹲下，拿起一個來，不知是馬還是羊；十分興奮，頭一氣便把自己的鼻子吹出了汗。再給他牛，他也不要了，自己吹是何等的美事。

『菱也吹！』她把馬抓起來；似乎那頭牛已沒有分毫價值。

老李幫着把牲口們全吹起來，堵好氣管。英手擦着褲腿，無話可講，一勁的吸氣。菱抱着山羊，小肉葫蘆上全是笑意，英忽然撒腿跑了，去把媽媽拉來。媽媽手上掛着好些白麵，『媽，媽，』英叫一聲，扯媽媽的大襟一下，『看爸給拿來的牛，馬，羊，媽，你看哪！』又吸了一回氣。

媽笑了。要和丈夫說話，又似乎沒什麼可說的；不說，又顯着有點發禿。她的眼神顯出來，她

是以老李爲家長——甚至于是上帝。在鄉下的時候，當着衆人她自然不便和丈夫說話，況且凡事有公婆在前，也無須向丈夫要主意；現在，只有他是一切；沒有他，北平能把她和兒女全嚼嚼吃了。她應當說點什麼，他是爲她和兒女們去受苦，去掙錢；可是想不起從哪裏說起。

『媽，我拿牛叫西屋老奶奶看看吧？』英問，急于展覽他的新寶貝。

媽得着個機會：『問爸。』

爸覺得不大安坦，爲什麼應當問爸呢，孩子難道不是咱們倆的？可是，這樣的婦人必定真以我爲丈夫，主人。老李不敢決定一切，只感覺着夫婦之間隔着些什麼東西。算了吧，讓腦子休息會兒吧；『不用了，英，先吃飯，吃完再去。』

『爸，菱抱羊一塊吃飯飯！』

『好。』老李還有一句，『給老山羊點飯飯吃。』可是打不起精神說。

大家一塊吃飯，吃得很痛快。菱把湯洒了羊一身，羊沒哭，媽也沒打菱。

飯後，媽收拾傢伙，英菱與牛羊和爸玩了半天。老李細看了看兒女，越看越覺得他與他們有最密切的關係。英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樣，特別是那對大而遲鈍的眼睛。老李心裏說，『大概我小時候也這麼黑！』菱的胳膊短腿短，將來也許像她媽媽那樣短粗。兒女的將來，渺茫！英再像我，菱再像她。不，一定不能！但是管牠呢，『菱，來叫爸親親！』親完了小肉葫蘆，他向廚房那邊說，

『我說——菱沒有件體面的棉袍子呀？』

『那不就挺好看的嗎！』太太在廚房裏嚷，好像願叫街上的人也聽見。『她還有件紫的呢，留着出門穿。』

『留着你那件臭紫袍吧！』老李心裏說。有給菱作件新袍的必要；打扮上，一定是個可愛的小女孩。希望母親也來看夕菱的新衣裳，雖然新衣裳還八字沒有一撇。

『晚上見，菱。』

『爸買發生去？』菱以爲爸一出去就得買落花生。

『爸，再帶頭牛來，好湊一對！』英以爲爸一出門必是買牛去。

老李在屋門口停了一停，她沒出來。東屋的門開着點縫，老李看見一個人影，沒看清楚，只覺得一件紅衣那麼一閃。

第六

一

大蒲包果子，四張風景像片，沒有上款的中堂與對聯，半打小洋襪子，張大嫂全付武裝來看李太太。

在大嫂的眼中，李太太是個頂好，一百成——鄉下人兒。大嫂對於鄉下人，特別是婦女，十二分的原諒，憐恤，而且願盡所能爲的幫助，指導。她由一進門，嘴便開了河，直說得李太太的腦子裏像轉瘋了的留聲機片，只剩了張着嘴大口的嚥氣。張大嫂可是並非不真誠，更沒有一點驕傲。對於鄉下婦女這個名詞，她更注意到後一半——婦女。婦女都是婦女。不過『鄉下』這個形容，表示出說話帶口音，一切不在行，可是誠實直爽。這個，只要一經張大嫂指導，鄉下婦女便不久會變成一百成的漂亮小媳婦。這是自信，不是驕傲。

英和菱是一對寶貝。大嫂馬上非認菱作乾女兒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櫥櫃裏還有一對花漆木碗，連三的抽屜裏——西邊那個——有一個銀鎖，繫着一條大紅珠綫索子。非認乾女兒不可。現成的

木碗與銀鎖，現成的菱，現成的大嫂，爲什麼不聯結起來呢。

李太太不知道說什麼好，只露出牙來，沒露任何意見，心裏怕老李回來不願意。

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難處。『不用管老李，女兒是你養的；來，給乾娘磕頭，菱！』

李太太一想，本來嗎，女兒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沒受過生產的苦楚；立刻叫菱磕頭。菱把大拇指放在嘴內，眨巴着眼，想了一會兒；沒想好主意，馬馬虎虎的磕了幾個頭。磕完頭，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覺得別的，只覺得有點驕傲，至少是應對英驕傲，因爲英沒有乾媽，她過去拉住乾媽一個手指。乾媽確是乾的，因爲臉上笑得都皺起來，像個烤糊了的蘋果，紅而多皺。

英撇了嘴，要練習練習磕頭，可是沒有機會。大嫂笑着說：『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氣；看我這乾女兒多麼老實。可是，你等着，英，趕明兒我給你說個小媳婦，要轎子娶，還是用汽車？』

『火車娶！』英還沒忘這次由鄉間到北平的火車經驗。用火車娶媳婦自然無須再認乾媽，於是英也不撇嘴了。

因提起小子淘氣，大嫂把天真的歷史，從滿月怎麼辦事，一直到怎麼沒說停當太僕寺街齊家的姑娘，一氣哈成，說得天翻地覆。最後：『告訴你，大妹妹，現在的年頭，養孩子可真不易呀！尤其是男孩子，壞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點老李，男子從十六歲到六十六，不知哪時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說，看着他！別多心，大妹妹，您是鄉下人，還不知道大城裏的壞處。多了，無窮無盡。

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兩語，得，鈎搭上了。咱們這守舊的老娘們，就得對他們留點神！」

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這個，不過沒聽張大嫂說明之前，不敢決定相信，也不敢對老李有什麼設施。現在聽了大嫂——況且又是菱的乾娘——的一片話，心中另有一個勁兒了。是的，到了北平，她與丈夫是一邊兒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便否認這點，可是她的眼睛須對這一家之主留點神。但是她只有點頭，並沒發表什麼意見；談作活計與作飯，她是在行的，到大城裏來怎麼管束丈夫，還不便于猛進。況且，焉知張大嫂不是來試探她呢！得留點神，你當是鄉下人就那麼傻瓜呢！

『待兩天再來，我可該走了？家裏摺着一大片事呢！』大嫂並沒立起來：『乾女兒，明兒看乾媽去。記着，堂子胡同九號，說，堂子胡同——九——號；嘻嘻嘻嘻。』

『堂胡同走與，』菱一點也不曉得這是什麼怪物。

『吃了晚飯再走吧，大嫂，』李太太早就預備好這句，從頭一天搬來就預備好了。可是忘對張大哥與丁二爺說，招得丈夫直皺眉；這可得到機會找補上了。

『改日，改日，家裏事多着呢。我可該走了！』大嫂又喝了碗茶。

最後，大嫂立起來，『乾姑娘，過兩天乾娘給送木碗和鎖來。』又坐下了，因為，『啊，也得給英拿點玩藝來呀！是不是，英？』

『我要個——』英想了會兒，『木碗，乾媽！』

『乾媽是菱的！』

『看，小乾女兒多麼厲害！唉，我真該走了！』

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爐子。大嫂覺得應當替李太太託咐託咐，雖然自己也不認識老太太。

『老太太，你添火哪？』

『您可別那麼稱呼我，還小呢，纔六十五！屋裏坐着。』老太太添火一半是爲在院中旁聽，巴不得借個機會加入談話會。『貴姓呀？』

『張。』

『嘔，那天租房的那位——』

『可不是嗎，他和這兒李先生同事，好朋友，您多照應着點！』大嫂拉着菱，看着李太太。

『還用囑咐，近鄰比親！大奶奶可真好，一天連個大聲也不出，』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兩個孩兒們多麼乖呀！我說，英，你的牛呢？』沒等英回答，『我就是愛個結結實實有人緣的小孩。看菱的小肉臉，多有個趣！』

『您跟前有——』

『別提了，一兒一女，女兒出了閣，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幌兒十年了，始終也沒回來一次。小子呀，唉！』老太太把聲音放低了些，『唉，別提了，已經娶——』她向東屋一指。『唉，簡直說着羞得慌，對外人我也不說，說了被人恥笑。』

『咱們還是外人嗎？』張大嫂急于聽個下回分解。

『唉，已經娶了，這麼個又體面又明白的小媳婦！會，會，會又在外邊——不用提了！三四個月沒回來了！老了老了的給我這麼個報應，不知哪輩子造下的孽！這麼好個小媳婦，年青青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又沒有個小孩！菱，你可美呀，認了乾娘？』老太太大概把張李二太太的談話至少聽了一半去。

菱笑了，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裏。

『改天再說話，老太太，咱們這作媽媽的，一人有一肚子委屈呀！』

『您別那麼稱呼我，您大！』

『我小呢，纔四十九。也忘了，您貴姓呀？』

『馬；也沒到屋裏喝碗茶！』

『改天，改天特意來看您。』

馬老太太也隨英們把張大嫂送出去，好像張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

老李下了衙門，到張大哥家去取對聯；一點也不願意去取，不過張大哥既然說了，不去顯着不好意思。老李頂不喜歡隨俗，而又最怕駁朋友的面子，還是敷衍一下好吧。他到了張家，大嫂剛從李家回來。

『啊，親家來了！』

老李一楞，不知怎麼會又升了親家。

大嫂把認乾女兒的經過，從頭至尾，有枝添葉的講演了一番。老李有點高興；大嫂既肯認菱作乾女兒，菱必是非常的可愛，有許多可愛的地方他自己大概還沒看到。

『大妹妹可真是個俏式小媳婦，頭是頭，脚是脚，又安穩，又老實！』大嫂講演完了乾姑娘，開始褒獎乾姑娘的母親。從乾姑娘的母親又想到乾姑娘的父親：『老李——親家，你就別不滿意啦；還要什麼樣的媳婦呀？乾乾淨淨，老老實實，得了！況且，有這麼一對虎頭虎腦的小寶貝；放下你們年青小夥子的貪心吧！該得就得，快快樂樂的過日子，比什麼也強。看那個馬老太太——』

『哪個馬老太太？』

『你們西屋的衙坊：老太太的命纔苦呢？娶來個一朵鮮花似的小媳婦，兒子會三四個月，三

——四——個——月，沒家來！我要是馬老太太呀，不咬那個兒子幾口纔怪！」

正說到這裏，張大哥進來了。「你咬誰幾口呀？」他似乎以爲是背地講論他。

她笑了：「放心，沒人咬你的肉，臭！我們這兒說馬家那當子事呢。」

張大哥自然知道馬家的事，急忙點上烟斗，左眼閉上，把大嫂的講演接過來：老李租的房是馬老太太的，買過來不久——買上了當，木架不好，工也稀鬆。老太太還能買得出什麼漂亮東西。張大哥順手把婦人——連張大嫂也在其內——不會辦事給證實。買過來之後，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搬來不久就辦婚事，大概因爲有喜事纔急於買房，因爲急買所以就買貴了——一點也不應當算個上當的原諒，又看了大嫂一眼。馬老太太的兒子，那時節，是在中學裏教書，娶的是個高小畢業的女學生，娘家姓黃，很美。結婚不到半年——張大哥的眼閉死了——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樂教員有了事，先是在外邊同居，後來一齊跑到南邊去：「三四月沒回來，他，二年也未必回來！」張大哥結束了這段叙述：「天秤不準！」

因爲兒子跑了，所以老太太把上房讓出來，租幾個錢，加上手裏有點積蓄，婆媳可以對付着過日子。

老李知道大嫂已把對聯送去，大哥的講演又告一段落，于是告辭回家。大嫂沒留他吃飯：「唉，快家去吧；等和李太太一塊來的時候，我再給你們弄點什麼吃。告訴菱，過兩天乾媽給送木碗去

，別忘了！」

老李心中的紅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面目，姓黃，很美，棄婦，可憐虫！愛是個最熱，同時又是最冷的東西！設若老李跟——誰？不管誰吧，一同逃走，妻，子，女，將要陷入什麼樣的苦境？不敢想！張大哥對了，俗氣凡庸，可是能用常識殺死浪漫，和把幾條被浪漫毒火燒着的生命救回。從另一方面說，常識殺死了浪漫，也殺死了理想與革命！老李又來到死胡同裏，進是無路，退又不得勁。菱，小了頭片子，可愛，張大嫂的乾女兒，俗氣！

到了家。

『爸，』黑小子在門口等着他呢，『爸，菱有了乾媽，張大嫂子，過兩天給送木碗和銀鎖來。我呢？我認媽媽作乾媽得了；你給媽點錢，叫媽給我買木碗，不要銀鎖，要兩隻皮馬，你給我的那隻，我並沒使勁，也不怎麼破了個窟窿，怎吹也吹不起來了！』

老李一生似乎沒這麼笑過。

『爸，東屋的大嬸，還替我吹了半天，也沒吹起來。大嬸頂好頂好看啦。大眼睛，像倆，倆，倆——』英直翻白眼，『倆小月亮！那手呀，又軟又細，比媽的手細的多。媽的手就是給我抓癢癢好，淨是刺兒。』

『媽聽見，不揍你！』老李不笑了。

星期日。老李帶領全家上東安市場，決定痛快的玩一天，早晚飯全在外邊吃。

英說對了，媽的手上有刺兒；整天添火作飯洗衣裳，怎能不長刺？應當雇個僕人。一點也不是要擺排場；太太不應當這樣受累。可是，有僕人她會調動不會？好吧，不用挑吃挑喝，大家對數吧。把雇人的錢，每月請她玩兩天，也許不錯。決定上市場。

李太太不曉得穿什麼好，由家中帶來的還是出嫁時候的短棉袍與夾裙子。長棉袍只有一件，是由家起身前臨時晝夜趕作的，藍色，沒沿邊，而且太肥。

『還把裙子帶來？天橋一塊錢兩條，沒人要。』

她不知道天橋在哪裏，可是聽得出，裙子在北平已經一塊錢兩條，自然是沒什麼價值。她決定穿那件唯一的長藍棉袍，沒沿邊，而且太肥。

老李把孩子們的衣裳全翻出來，怎麼打扮，怎麼不順眼。他手心又出了汗。拿服裝修飾作美滿家庭的廣告，布爾喬亞！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孩子必須乾淨美好，正像花草必須鮮明水靈。老李最不喜歡布爾喬亞的媽媽大全，同時要在兒女身上顯出愛美——遮一遮自己的洋服在身上打滾的羞。不去！那未免太膽小了。一定走，什麼樣也得走。可是，招些無聊的笑話即使是小事，怎能叫自

己心裏稍微舒服點呢？他依着生平美的理想，就着現成的材料，把兩個孩子幾乎擺弄熟了；還是不像樣！走，老李把牛勁從心靈搬運出來，走！和馬老太太招呼了一聲，託咐照應着點。

『嘔，我說，菱，』老太太揉了眼睛一把，『打扮起來更俊了？這雙小老虎鞋！挑着點道兒走，別弄髒了，聽見沒有？來，菱，英，奶奶這兒還有十個大子，一人五個；來，放在小口袋裏，到街上買花生吃。』十個大銅子帶着熱氣落在他們的袋中。

老李痛快了一些；不負生平美的理想！

出了門，他的眼睛溜着來往行人，是否注意他們。沒有。北平能批評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沒有成見。北平除了風，沒有硬東西。北平使一切人驕傲，因此張大哥特別的驕傲。老李的呼吸不那麼緊促了。回頭一看，英和媽媽在道路中間走呢，好像新由鄉下來的皇后與太子。老李站住了：『你們要找死，就不用往邊上來，』李太太瞪了眼，往四下看，並沒有什麼。『你把英拉過來！』她把英拉到旁邊來，臉上紅了。丈夫的話一定被路上的人聽見了。在鄉下，愛怎走便怎走！她把氣嚥下去，丈夫是好意。可是，何必那麼念扯白臉的呀！心中却覺得，『今天要能玩的好纔怪！』

到了胡同口，拉車的照樣的打招呼，並沒因李太太的棉袍而輕慢。好吧，車夫既然招呼，不好意思不坐。平日老李的坐車與否是一出街門就決定好的：決定不坐便設法躲着洋車走；拒絕車夫是難堪的事。決定坐車，他永遠給大價錢。張大哥和老李一塊兒走的時候，張大哥永不張羅坐車。英

和媽媽坐一輛，菱跟着爸。一路上英的問題多了，西安門，北海，故宮……全安着個極大的問號。老李怕太太回頭問他。她並沒言語，而英的問題全被拉車的給回答了。老李又怕她也和車夫一答一和的說起來，她也沒有。他心裏說：『傻瓜，當是婦女真沒心眼呢！婦女是社會習俗的保存者。』想到這裏，他不得勁的一笑，『老李，你還是張大哥第二，未能免俗！』

一進市場門，菱和英一致的要蘋果。老李爲了難；買多了吧不好拿，只買兩個又怕叫賣果子的看不起。不買，孩子們不答應。

『上那邊買去，菱，』太太到底有主意。

老李的眉頭好似有皺上的癩；那邊果攤子還多着呢，買就是買，不買就是不買，幹嗎欺哄孩子呢！丈夫布爾喬亞，太太隨便騙孩子，有勁！可是問題解決了問題，菱看見玩藝攤子，好像就是再買蘋果也不要了。

『那邊還有好的呢，』又是一個謊！

說謊居然也能解決問題，越往裏走，東西越多，英們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麼好了。老李偷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點『劉姥姥入大觀園』的恐怖。太太的兩眼好像是分別工作着，一眼緊釘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樣東西與色彩。到必要的時候，兩眼全照管着孩子，犧牲了那些引誘婦女靈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動。

摩登男女們，男的給女的拿着東西與皮包，臉上冬夏常青的笑着，連腳踵都輕而帶彈力，好像也在發笑。女子的眼毛剛一看果子，男的脚步便笑着奔了果攤去，只檢包着細皺紙，印洋字藍戳的挑，不問價錢。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沒有圍巾，沒有小手袋，沒有卜——開了，卜——拉上的活扣棉鞋；且是一件棉袍，沒沿邊，而且太肥。有點對不起太太！決定給她買這些寶貝。自己不布爾喬亞是一件事；太太須布爾喬亞是另一件事；買！也得給孩子買鞋，小絨線帽。『你自己去挑！』他發了命令，心中是一團美意，可是說得十二分難聽。進了一家百貨店。

太太先挑圍巾，紅的太豔，綠的太老，黃的當然不行，藍的不錯，可惜太短……老李直向菱說：『等着，等媽媽挑好了，咱們試皮鞋。』這大概足以使全舖子的人都減少些厭惡的心；老李要是當夥計的，早把太太給推出去了！幾乎所有的圍巾全拿出來了，太太這纔問：『你說，要哪條好？』連這點主意都沒有，婦女！連什麼顏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過來挑了條藍的。『藍的很時行，先生。』夥計好像從一生下來就沒哭過，而且歲數越大越愛笑。老李放下藍的，又拿起條紫的來。『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適。』夥計的臉加緊發笑。老李的臉有點發熱，又把藍的拿起來。『還是這條好，先生，顏色正道，絨頭也長。』夥計臉上的笑意要跳起來吻誰一下纔好。『還是你自己挑吧，』老李辭職了。夥計的笑臉轉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條最不得人心的灰藍色的，一遇上陽光管保只剩下灰，一點也不藍。不過，到底是買成了一件，再看別的吧。

『先生請坐，您吸煙！』夥計們張羅。

老李既不吸煙，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這兒住一兩天也不礙事。

李太太要小孩的飯巾，要男人的衛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沒想到的。可是，飯巾確是比皮鞋還要緊，自己還沒有冬季衛生衣。婦女到底是婦女，她們有保衛生命的本能。然後又買花線，洋針，小剪子，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門口就有賣針線的，何必上市場來買？可是太太手中一個錢沒有，還不能在門口買任何零雜。他的錯兒，應當給太太點錢，她不是僕人，她有她必需的用品。

買了一大包東西，算了算纔十五元二角七分，開來賬條，上面還貼好印花！

怎麼拿着呢？夥計出了主意，『先放在這裏，逛完再來拿。』和氣，有主意，會拉主顧，一共纔十五塊多錢！老李覺得生命是該在這些小節目上消磨的，這纔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給女的提皮包買果子的人們，不定心中怎樣快活呢。

繞到丹桂商場，老李把自己種在書攤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後擁的脚有點不吃力了。看了幾次丈夫，他確是種在了那裏。英忽然不見了！隔着書攤一望，他在西邊，臉貼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

『英可上那邊去了，』太太的脚確是不行了。

『英，』老李極不滿意的放下書，抓着空向小夥計笑了笑。

x

x

x

回到家中，已經快掌燈，菱在新圍巾裏睡着。英的精神十足，一進院裏就喊：『大嬸，看我的新帽子！』東屋大嬸沒出來，在屋中說，『真好！』

『北平怎樣？』老李問太太。

『沒什麼，除了大街就是大街——還就是市場好，東西多麼齊全哪！』

老李決定不請太太逛天壇和孔廟什麼的了。

第七

一

張大哥的『心病』回了家。這塊心病的另一名稱是張天真。暑假寒假的前四五個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學校永遠沒有考試——只考過一次，剛一發卷子，校長的腦袋不知怎麼由項上飛起，至今沒有下落。

天真從入小學到現在，父親給他託過多少次人情，請過多少回客，已經無法計算。張大哥愛兒子的至誠與禮貌的周到，使託人情和請客變成一種藝術。在入小學第一年的時候，張大哥便託校長的親戚去給報名，因為這麼辦官樣一些，即使小學的入學測驗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入學那天，他親自領着天真拜見校長教員，連看門的校役都接了他五角錢。考中學的時候，錢花得特別的多。考了五處，都沒考上，雖然五處的校長和重要的教職員都吃了他的飯，而且有兩處是校長太太親手給報的名。五處的失敗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沒託到家。所以在第六回投考的時候，他把教育局中學科科長懇求得直落淚，結果天真的總分數差着許多，由科長親自到學校去給短多少補多少，於是天真很

驚異的納悶這回怎會及了格，而自己詛咒命運不佳，又得上學。入大學的時候——不，沒多少人準知道天真是正式生還是旁聽生；張大哥承認人情是託到了家，不然，天真怎會在大學讀書？

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窮人，錢老是不够花，沒錢的時候也偶爾上半點鐘課。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點，板着臉笑，所以似笑非笑，到沒要笑而笑的時候，專爲展列口中的白牙。一舉一動沒有不像電影明星的，約翰巴里穆爾是聖人，是上帝。頭髮分得講究，不出門時永戴着壓髮的小帽墊。東交民巷俄國理髮館去理髮，因爲不會說英語，被白俄老鬼看不起；給了一塊五小賬，第二次再去，白俄老鬼敢情也說中國話，而且說得不錯。高身量細腰，長腿，穿西服。愛『看』跳舞，假裝有理想，皺着眉照鏡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東安市場，穿上運動衣睡覺。每天看三份小報，不知道國事，專記影戲園的廣告。非常的和靄，對於女的；也好生個悶氣，對於父親。

回家了，就是討厭回家，而又不得不回家來。學校罷了課，不曉得爲什麼，自然不便參加任何團體的開會與工作。上天津或上海吧，手裏又不那麼富裕，況且胆子又小，只好回家，雖然十二分不痛快。第一個討厭的是父親，第二個是家中的硬木椅子，封建制度的徽幟。母親無所謂。幸而書房裏有地毯，可以隨便燒幾個窟窿，往痰盂裏扔烟捲頭太費事。

張大嫂對天真有點怕，母親對長子理當如是，況且是這麼個漂亮，新式呂洞賓似的大兒子。兒子回來了，當然給弄點好吃的。問兒子，兒子不說，只板着臉一笑，無所謂。自己設計吧，又怕不

合兒子的口味，兒子是不好伺候的，因為兒子比爸爸又維新着十幾倍。高高興興的給預備下鷄湯煮餛飩，兒子出去沒回來吃飯。張大嫂一邊刷洗傢伙，一邊落淚，還不敢叫丈夫看見，收拾完了，站在爐前烤乾兩個濕眼睛。兒子十二點還沒回來，媽媽當然該等着門。

一點半，兒子回來了。『喝，媽，幹嗎還等着我呢？』露了露白牙。

『你看，我不等門，你跳牆進來呀？』

『好了，媽，趕明兒不用再等我。』

『你不餓呀？』媽媽看着兒子的耳朵凍得像兩片山查糕，『老穿這洋衣裳，多麼薄薄！』

『不餓，也不冷——裏邊有絨緊子。媽，來看看，絨有多麼厚！』兒子對媽媽有時候就得寬大一些，像逗小孩似的逗逗。

『可不是，真厚！』

『廿六塊呢，賑還沒還；地道德國貨！』

『不去看看爸爸？他還沒看見你呢！』媽媽眼中帶着懇求的神氣。

『明天再說，他準得睡了。』

『叫醒他也不要緊呀，他明天起得早，出去得早，你又不定睡到什麼時候。』

『算了吧，明天早早起。』兒子對着鏡子向後撫撒頭髮，光潤得像個漆光的檳榔杓兒。『媽，睡

去吧。」

媽媽嘆了口氣，去睡。

兒子戴上小帽墊，坐在床邊上哼唧着一對愛的鳥，一邊剝蜜柑，順着果汁的甜美，板着臉一笑，想像着自己像巴里穆爾。

二

張大哥對於兒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對兒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爲下得去的，有模有樣的，有一官半職的，有家有室的，一個中等人。科長就稍嫌過了點勁，中學的教職員又嫌低得點；局子裏的科員，稅關上的辦事員，縣衙門的收發主任——最遠的是通縣——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適。大學——不管什麼樣的大學——畢業，而後開個科員，名利兼收，理想的兒子。作事不要太認真，交際可得廣一些，家中有個賢內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認識些個字，胖胖的，會生白胖小子。天真的大學資格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即使是旁聽生，到時候也得來張文憑，有人情什麼事也可以辦到。畢業後的事情，有張大哥在，不難；教育局，公安局，市政局，全有人。婚姻是個難題。張大哥這四五年來最發愁的就是這件事。自己當了半輩子媒人，要是自己娶個窩窩頭樣的兒媳婦，那纔叫一交捧到西山去呢！不過這還是就女的一方面說，張大哥難道還找不到個合適的大姑娘

？天真是塊心病。天真的學業，雖然五次沒考上中學是因為人情沒託到家，可是張大哥心中也不能不打鼓。天真的那筆字，那路白話夾白字的文章，張大哥未免寒心。別的都不要緊，作科員總得有筆拿得出手的字與文章。自然洋文也能作科員科長，可是天真的洋文大概連白字也寫不出幾個。人情是得託，本事也得多少有一點，張大哥還不是一省的主席，能叫個大字不識的人作縣知事。這是塊病。萬一天真真不行，就滿打我着理想的兒媳婦，又怎樣呢？

還有，天真的行爲也來得奇。說他硬，他真買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後腦海。說他軟，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說他胡塗，他很明白，說他明白，他又胡塗。張大哥沒有法子把兒子分到哪種哪類中去，換句話說，天真在他的天秤上忽高忽低，沒有準分兩。心病，沒法對外人說；知子莫如父，而今父親竟自不明白兒子。

天秤已經有一端忽上忽下，怎叫那一端不低昂不定？沒法給兒子定親，天下還有比這再難堪的事沒有？不給他定婚，萬一他……張大哥把兩隻眼一齊閉上了！

提到財產，張大哥自從廿三歲進衙門，到如今已作了廿七八年的事，錢，沒剩下多少，雖然事情老沒斷過，手頭看着也老像富裕。手頭看着富裕，正是不能剩錢的原因。架子。架子支到那塊是沒法省錢的。誠然，他沒有亂扔過一個小銅子，張大嫂沒錯花過一百塊，可是，一頓涮羊肉就是五六塊。要請客——作科員能不請客嗎？——就得連香菜老醋都買頂鮮頂高的。自然五六塊一頓火鍋比

十二塊一棹菜——連酒飯車錢和小賬就得二十來塊的——省得多了，可是五六塊到底是五六塊，況且架不住常吃。兒女的教育費是一大宗，兒女又都不是省錢的材料。人情來往又是一大宗，況且張大哥是以出份子趕份子爲榮的。他那年辦四十整壽的時候，整整進了一千號人情，這是個體面，絕大的體面，可是不照樣給人家送禮，怎能到時候有一千號的收入？

北平人的財產觀念是有房產。開舖子是山東山西——現在添上了廣東老——人們的事。地畝限于祖產和祖墳。買空賣空太不保險。上萬國儲金是個道兒，可是也不一定可靠。只有吃瓦片是條安全的路。張大哥有三處小房，連自己住的那處在內。當個科員能置買三處小房，在他同事的眼中，這不亞於一個奇蹟。

天真以爲父親是個財主。對秀真提到父親的時候，他的頭一歪——『那個老頭。』他不知道父親有多少錢，也不探問。父親給他錢，等錢到了手，他花三四塊理個髮，論半打吃冰激凌，以十個爲起碼吃橘子，因爲聽說外國的青年全愛吃冰激凌與水果。這些經常費外，還有不言不語，先斬後奏的臨時費；先買了東西，而後硬往家裏送賬條；這老頭沒法不代償。

女兒也是塊心病，不過沒有兒子的那樣大。女兒生就是賠錢貨，從洗三那天起已打定主意爲她賠錢，賠上二十來年，打發她出嫁，出嫁之後還許回娘家來掉眼淚。這是誰也沒辦法的事。老天爺賞給誰女兒，誰就得唱齣義務戲。指着女兒發財是混賬話，張大哥不能出售女兒，可是憑良心說，

義務戲誰也是捏着鼻子唱。到底是兒子，只要不是馬蜂兒子。天真不是馬蜂兒子？誰敢斷定！

天真回來的那天，這老頭一夜沒睡好。

三

天真的特點：懶，懦。

和媽媽定好第二天早起：爸爸上了衙門，他還正作着最好的那個夢呢。十點半鐘起來，媽媽特意給定下的豆漿，買下頂小頂脆的焦油炸果，洋白糖——又怕兒子不愛喝甜漿，另備下一碗老天義的八寶醬菜。兒子起來了，由打哈欠到擦完雪花膏，一點四十分鐘的工夫。

媽媽去收拾屋子，爸爸是頑固老頭，媽媽是奴隸。天真常想到要爸爸的錢，永遠沒想到釋放奴隸媽媽。沒人能信這是那麼漂亮的人的臥室：被子一半在地上，烟捲頭——都是自行燒盡的——把茶碟燒了好幾道黃油印，地上扔滿了報紙，報紙上扔着橘子皮，木梳，大刷子，小刷子。枕頭上放着篋子，拖鞋上躺着生髮油瓶。茶碗裏有幾個橘子核。換下的襪子在痰盂裏練習游泳。媽媽皺了眉。天真是地道出淤泥而不染，和街坊家王二嫂正是一對兒。王二嫂的被子能整片往下掉泥，鍋蓋上清理得下來一斤肥料，可是一出門，臉擦得像個銀娃娃，衣裳像些嫩蓮花瓣兒。自腕以上，自項而下，皆泥也。媽媽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這麼個兒子。

可是媽媽聞着兒子睡衣上的汗味，手絹上的香水與烟捲味，彷彿得到些安慰。這麼大，這麼魁梧，而又大妞兒似的兒子！媽媽抱着枕頭，想了半天女兒。女兒的小蘋果臉，那一笑！媽媽的眉頭散開了，看滿地的亂七八糟都有些意思。只盼娶一房漂漂亮亮的兒媳婦，可不要王二嫂那樣的。

媽媽收拾完了，兒子已早把豆漿等吃了個淨盡。

『媽，老頭這幾天手裏怎樣？』天真手插在褲袋裏，挺着胸，眼看着棚，脚尖往起欠，很像電影明星。

『又要錢？』媽媽不知是笑好，還是哭好。

『不是；得作一身禮服；我自己不要錢。有個朋友下禮拜結婚，請我作伴郎，得穿禮服。』

『也得二三十塊吧？』

天真笑了，板着臉，肩頭往上端，『別叫一百聽見，這還是常禮服。』

『那——和爸爸說去吧。據我說，爲別人的事不便——』

『不能就穿一回不是？！』

『你自己說去吧！』

媽媽不肯負責，兒子更不願意和爸爸去交涉。

『您和爸爸有交情，給我說說！』兒子忽然發現了媽與爸有交情，牙都露出來。

『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誰有——』媽拿笑補足後半句。兒子又露了露牙，繼而一想，媽大概是肯代為交涉了，應當把笑擴大一些，張了張嘴，吸進些帶着豆漿味的空氣。

四

晚上，爺兒倆見着面。天真吸烟，沒話可講。張大哥吸烟，沒話可講。天真看着藍烟往上升，張大哥斜眼看着烟斗。好大半天，張大哥覺得專看烟斗是辦不了事的：『天真，你還有多少日子就畢業了？』

『至多一年吧，』天真一點也不準知道什麼時候畢業。

『畢業後怎樣呢？』

『頂好上西洋留學。』天真正了正洋褲褲縫。

『哼——』張大哥又看上了烟斗。待了老大半天，『去學什麼呢？』

『到外國再說。也別說，近來很喜歡音樂，就研究音樂也不壞。』

『學音樂將來能掙多少錢呢？』

『藝術家也有窮的，也有闊的，沒準兒。』

『沒準兒』是張大哥最忌諱的三個字。但是不便和兒子辯論。又待了半天，『據我看，不如學財』

政好。』

『財政也行；那麼您一定送我留洋了？』天真立起來。

『我並沒那麼說！上外洋一年得多少錢？』

『還不得兩三千？』天真約摸着說。記得李正華在巴黎一年花六千。可是他養着三個法國姑娘，設若養一個的話，三千也許够了。

張大哥不便于再說什麼。兒子敢向這樣家境的老子一年要三千，定不是個明白兒子，也就不必費話。

天真也不便再說，給父親一個草案，以後再慢慢進行，頑固老頭的錢不能像流水那麼痛快。

『水仙好哇，今年，還是您自己晒的？』天真一陣明白，知道討頑固老頭的喜歡是要去留洋的第一步，而誇獎老頭自己晒的水仙是討喜歡的捷徑。

『不算十分好，』頑固老頭的眼從烟斗上挪到兒子的臉部，然後沈着氣立起來，『不算十分好。』走到水仙花那裏，用手在花苞的下面橫着一比，『去年的纔這樣矮；今年的長荒了；屋子還是太熱。』

『您沒養洋水仙花，今年？』天真心理直暗笑自己。

『太慢，非到陰曆二月初開不了，而且今年也真貴，四毛五分錢一頭；玩不起！可是好哇，上

面看花，下面看根，養好了根子這麼長。前天纔聽說，洋水仙開過之後，等葉子乾了，把包兒頭朝下掛在不見陽光，乾鬆的地方，到冬天就又能開花。事就奇怪，怎麼倒掛着，『烟斗頭朝了，』就又能拔尖子呢？其中必有個道理！』張大哥顯出愛用思想的樣子。

『把小孩子倒栽葱養着，大了準能作高官』天真覺得自己非常的幽默，而且對父親過度的和氣。爸爸覺得兒子真俏皮，聰明，哈哈的笑起來。

媽媽聽見父子的笑聲，進來向他們眨巴眼。

『你看，我說洋水仙倒掛起來，能再開花，天真說小孩子倒養着能作大官！哈哈……』

媽媽的笑聲震下棚頂一縷塔灰，『咱們可該掃房了，看這些灰！』

一家子非常的歡喜。

臨睡的時候：『天真還要留洋呢，一年兩三千！志向不錯呀，啊——』一個哈欠，『可是也得供給得起呀！』

『還要作禮服呢，得個整數，給人家作伴郎去。』媽媽也陪了個哈欠。

『一百？』

老兩口誰也沒再言語。

第 八

小趙回來了。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可是心中反覺得痛快些，『看看小趙的，也看看太太的，』他心裏說。生命似在薄霧裏，不十分黑，也不十分亮，叫人哭不得笑不得。應當來些日光；假如不能，來陣暴風也好吹走這層霧；『看看小趙的！』

小趙是所長太太的人，可是並不完全替所長守着家庭間的祕密。可以說的他便說些給同事們聽，以便博得大眾的羨慕與尊敬。就是鬧到所長耳中去，小趙也不怕；不但是所長的官，連所長的命，全在所長太太手裏拿着：小趙是所長太太的人，所謂辦公便是給她料理私事，小趙不怕。他回來了，全局的人們忽的一齊把耳朵立起來，嘴預備着張開，等着聞所未聞，而低聲嘆氣。說真的，所謂所長太太的私事，正自神祕不測的往往與公事有關係，所以大家有時候也能由小趙的口中討得些政治消息。小趙回來的前兩天中，都被大眾這種希冀與探聽給包圍住：雖然向老李笑了笑，歪了歪頭，可是還沒得工夫正式來討伐。老李等着，好似一個大閃過去，等着霹靂。

應當先警告太太一聲不呢？老李想：矯正她的鞠躬姿式，教給她幾句該說的話？他似乎沒有這種精神去教導個三十出頭的大孩子。再說，小趙與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無聊，何必把他們放在心上呢？愛怎樣怎樣：沒意義！他看着太太作飯，哄孩子，洗衣服，覺得他可憐。自己呢，也寂寞。她越忙，他越寂寞。想去幫助她些，打不起精神。小趙還計劃着收拾她？她可憐：越可憐越顯着不可愛，人心的狠毒是沒辦法的！他只能和孩子們玩。孩子們教給他許多有奇趣的遊戲法。可是孩子們一黑便睡，他除了看書，沒有別的可作。哼哼幾句二簧，不會。給她念兩段小說？已經想了好幾天，始終沒敢開口，怕她那個不了解，沒熱力，只爲表示服從的『好吧』。

『我念點小說，聽不聽？』他終於要試驗一下。

『好吧。』

老李看着書，半天沒能念出一個字來。

一本新小說，開首是形容一個城，老李念了五六頁，她很用心的聽着，可是老李知道她並沒能了解。可笑的地方她沒笑。老李口腔用力讀的地方，她沒任何表示。她手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燈，好像燈上有個什麼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她沒問爲什麼，也沒請求往下念。楞了一會兒，『喲，小英的褲子還得補補呢！』走了，去找英的褲子。老李也楞起來。

西屋裏馬太太和兒媳婦咯囉咯囉的說話，老李心裏說，我還不如她呢，一個棄婦，到底還有

個知心的婆婆一塊兒說會子話兒。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這個社會只有無聊的規禁，沒有半點快樂與自由！只好去睡覺，或是到四牌樓洗澡去？出去也好。『我洗澡去，』披上大衣。

她並沒抬頭，『帶點藍線來，細的。』

老李的氣大了：買線，買線，買線，男人是買線機器！一天到晚，沒說沒笑，只管買線，哪道夫妻呢！

洗澡回來，眉頭還擰着，到了院中，西屋已滅了燈，東屋的馬少奶奶在屋門口立着呢。看見他進來，好如夢方醒，吓了一跳的樣子，退到屋裏去。

老李連大衣沒脫，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麼不可。『她也是苦悶，一定！她有婆母，可是能安慰她嗎？不能。在一塊兒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爲自己的思想找個確實的證據。『夫婦還不能——何況婆媳！』他不願再往下想，沒用。喝着酒，落着淚，跟個知己朋友暢談一番，多麼好，誰是知己？沒有。就是有，而且暢談了，結果還不是沒用？睡去！

一夜的大風，門搖窗響，連山牆也好像發顫，紙棚忽嚙忽嚙的動，門逢一陣陣的往裏灌涼氣。什麼也聽不清，因爲一切全正響。風把一切聲音吞起來，而後從新吐出去，使一切變成驚異可怕的叫喚着。刷——一陣沙子，嘔——從空中飛過一羣笑鬼。嘩啣嘩啣，能動的東西都震顫着。忽——忽——忽——，全世界都要跑。人不敢出聲，犬停止了吠叫。猛孤丁的靜寂，院中滾着個小火柴盒，

也許是孩子們一件紙玩具。又來了，嘔——，呼——屋頂不曉得什麼時候就隨着跑到什麼地方去。老李睡不着。乘着風靜的當兒，聽一聽孩子們，睡得呼吸很勻，大概就是被風刮到南海去也不會醒。太太已經打了呼。老李獨自聽着這無意識的惱人的風。伸出頭來，涼氣就像小錐子似的刺太陽穴。急忙縮回頭去，翻身，忍着；又翻身，不行。忽——風大概對自己很覺得驕傲，浪漫。什麼都浪漫，只有你——老李叫着自己——只有你不敢浪漫。小科員，鄉下老，循規守矩的在霧裏掙飯吃。社會上最無聊最腐臭的東西，你也得香花似的抱着，爲那飯碗；更不必說打碎這個臭霧滿天的社會。既不敢浪漫，又不屑于作些無聊的事。既要敷衍，又覺得不滿意。生命是何苦來，你算哪一回？老李在床上覺得自己還不如一粒砂子呢，砂子遇上風都可以響一聲，跳一下；自己，頭埋在被子裏！明天風定了，一定很冷，上衙門，辦公事，還是那一套！連個浪漫的興奮的夢都作不到。四面八方都要致歉，自己到底是幹嗎的？睡，只希望清晨不再來！

二

『老李，你認什麼罰吧？』小趙找尋下來。

不必裝傻，認罰是簡截的，老李連說：請吃飯，請吃飯！

邱先生們的鼻子立刻想像着聞見菜味，把老李圍上，正直的吳太極耍了個雲手，說，『在那兒

吃？」

老李想了會兒：『同和居。』心裏說：『能用同和居擋一陣，到底比叫太太出醜強的多！』

小趙的眼睛，本來不大，擠成了兩道縫。『不過，我們要看太太！偷偷的把家眷接來，不到趙老爺這裏來報案，你想想吧！』

老李看着吳太極問：『同和居怎樣？』好像同和居是此時的主心骨似的。

吳太極是無所不可，只要白吃飯，地方可以不拘。可是小趙不幹：『誰還沒吃過同和居？不經我批准，連大碗居誰也不用打算吃上！』吳太極嚥了一口氣。邱先生——苦悶的象徵——和小趙嘀咕了兩句，小趙羊燈似的點了點頭，然後對老李說：『這麼辦，請華泰大餐館吧。明天晚六點。吃完了，我們一齊給嫂夫人去請安。這規矩不？有面子不？』

老李連連點頭，覺得這一齣不至於當場出彩了。

『張順——給華泰打電定座！幾個？』小趙按着人頭數了數，『還有張大哥，就說六七位吧。明天晚六點。提我；不給咱們好房間，不揍死賊兔子們！』囑咐完張順，拍了老李的肩膀一下：『明天見，還得到所長家裏去』然後對大家，『明天晚六點，不另下帖啦。』想了想，似乎沒有什麼可操心的了，『張順，找老王去，拉我上所長家裏去。』

『沒想到小趙能這樣輕輕的饒了我，』老李心中暗喜，『大概他也看人行事，咱平日不招惹他，

他怎好意思趕盡殺絕！」

三

五點半老李就到了華泰。

六點半吳先生邱先生來到。吳先生還是那麼正直：『我替約了孫先生，一會兒就來。我來的太早了，軍人，不懂得官場的規矩。茶房，拿炮台烟。當年在軍隊裏，炮台煙，香檳酒：現在……』吳太極挺着腰板坐下追想過去的光榮。想着想着，雙手比了兩個拳式子，好像太極拳是文雅的象徵，自己已經是棄武修文，擺兩個拳式似乎就是作文官考試的主攷也够資格。

張大哥和孫先生一齊來了，張大哥說：『幹嗎還請客？』孫先生是努力的學官話，只說了個『幹嗎』，下半句沒有安排好，笑了一笑。

小趙到七點還沒來。

邱先生耍了些點心，聲明：先墊一墊，恐怕回頭吃白蘭地的時候肚子太空。老李連半點要白蘭地的意思也沒有，可是已被邱先生給關了釘兒，大概還是非要不可。

『我可不喝酒，這兩天胃口又——』張大哥說。

老李知道這是個暗示，既然有不喝的，誰喝誰要一杯好了，無須開整瓶的；到底是張大哥

外面來了輛汽車。一會兒，小趙抱着菱，後面跟着李太太和英。菱吓得直撇嘴。見了爸，她有主心骨，擰了小趙的鼻子一把。

『諸位，來，見過太太！』小趙鄭重的向大家一鞠躬。

她不知怎好，把鞠躬也忘了，張着嘴，一手拉着英，一手在胸下拜了拜。小趙的笑往心中走，只在眉尖上露出一點，非常的得意。

『李太太，張羅張羅烟捲，』小趙把烟筒遞給她。她沒去接，英順手接過來，菱過來也搶，英不給，菱要哭。拍，李太太給英一個膝兒拐，英糊裏糊塗的只覺得頭上發熱，而沒敢哭，大家都要笑，而故意不笑出來。李太太的新圍巾還圍着，圍得特別的緊；還穿着那件藍棉袍，沒沿邊，而且太肥。她看看大家，看看老李，莫名其妙。

『李太太，這邊坐！』小趙把桌頭的椅子拉出，請她入坐。她看着丈夫，老李的臉已焦黃。

救恩又來自張大哥，他趕緊也拉開椅子，『大家請坐！』

李太太見別人坐，她纔敢坐。小趙還在後邊給拉着椅子，而且故意的拉得很遠，李太太沒留神，差點出溜下去。除了張大哥，其餘的眼全釘着她。

大家坐好，擺台的拿過菜單來。小趙忙遞給李太太。她看了看，菱——坐在媽旁邊——拿過去；『喲，還有發呢，媽，菱拿着玩吧？』她順手把菜單往小口袋裏放。小趙覺得異常有趣。『開白

蘭地！』酒到了，他先給李太太斟滿一杯，李太太直說不喝不喝，可是立起來，用手攏着杯子。

『坐下！』老李要說，沒說出來，嚥了口吐沫。

小吃上來，當然先遞給李太太，她是座中唯一的女人。擺台的端着一大盤，紙人似的立在她身旁。她尋思了一下；『放在這兒吧！』

小趙的笑無論如何彎不住了。

張大哥說了話：『先由這邊遞，茶房；不用論規矩，吃舒服了纔多給小賬。』他也笑了笑。

菱兒見大盤子拿走，下了椅子就追，一交摔在地上，媽媽忙着過來，一邊打地，一邊說；『打地，打，幹嗎絆我們小菱一交啊？』菱兒知道地該打，而且確是挨了打，便沒放聲哭，只落了幾點淚。

老李的頭上冒了汗。他向來不喝酒，可是吞了一大口白蘭地。李太太看人家——連丈夫——全端起酒來，也呷了一口，辣得直縮脖子，把菱兒招得咯咯的笑起來。

菱兒用不慣刀叉，下了手。媽媽不敢放下刀叉，用叉按着肉，用刀使勁切，把碟子切得直打出溜；爽性不切了，向着沒人的地方一勁嚥氣。

小趙非常的得意。

吳先生灌下兩杯酒，話開了河，昔日當軍人的光榮與現在練太極拳的成績，完全向李太太述說一番。她的臉紅一陣白一陣，不知說什麼好。幸而張大哥問了她幾句關於房子與安洋爐的事，她算

是能找到相當的答對。孫先生也要顯着和氣，打着他自己認爲是官話的話，向她發問，她是以爲孫先生故意和她說外國話，打了幾個岔，臉紅了幾陣，一句也答不出。孫先生心中暗喜，以爲李太太不懂官話。

老李像坐着電椅，混身刺鬧得慌。幸而小英在一旁問這個問那個，老李爽性不往對面看，用宰牛的力氣給英切肉。

小趙要和老李對杯，老李沒有抬頭，兩口把一杯酒喝淨。小趙回頭向李太太：『李太太。先生喝淨了，該您賞臉了！』李太太又要立起來。

『李太太別客氣，吃洋飯不論規矩。』張大哥把她攔住。

她要伸手拿杯子，張大哥又發了話：『老吳你替李太太喝點吧；白蘭地厲害，她還得照應着孩子們呢。』

吳太極覺得張大哥是看得起他，『老吳是軍人，李大嫂，喝個一瓶兩瓶沒關係。』一口灌下去一杯，哈了一聲，打了個抱虎歸山，用手背擦了擦嘴。還覺得不盡興，『老李，咱替了李太太一杯，咱倆得對一杯，公道不公道？請！』沒等老李說什麼，他又乾了一杯，緊跟着，『開酒！』

老李沒說什麼，也乾了一杯。

怎麼到了家，老李不知道，白蘭地把他的眼封上了。一路的涼風叫他明白過來，他看見了家，也看見了張大哥。看見張大哥，他的怒氣借着酒氣衝了上來。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能向張大哥鬧氣，張大哥不能明白他——沒有人能明白他！怒氣變爲傷心，多少年積蓄下的眼淚只得總動員令。他裂着大嘴哭起來。英和菱吓得不知道怎好，都藏在媽媽的身旁。媽媽沒吃飽，而且丟了臉，見丈夫哭，自己也不由的落淚。

張大哥由着老李哭，過去勸李太太：『大妹妹，不用往心裏去，這算不了什麼！那羣人專會掏壞，沒有正經的。再遇上他們的時候，我告訴您，大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們嘴是嘴，眼是眼，一點別饒人，他們管保不鬧了；您越怕，他們越得意。』

『不是呀，大哥，您看我，我不慣那麼着呀，我哪鬥得過幾個大老爺們呀！』她越想越覺傷心，也要哭出聲來。

『大妹妹，別，看吓着孩子們！』

李太太一聲吓着孩子，趕緊把淚往肚子裏嚥。醒了把鼻子，委委屈屈的說：『大哥您看，那個姓趙的來了，我不認識他，怎能和他走呢？可是他同了二爺一塊來的，我——』

『嘔，丁二爺？』

『是呀，我認識丁二爺。小趙說什麼，丁二爺都點頭，我幹嗎再多心呢？他又都說得有眉有眼！他說您大兄弟又請了女客，叫我去陪陪，我心裏就想，要是不去，豈不叫您大兄弟不願意？我還留了個心眼，到西屋問了問馬老太太，老太太也認識丁二爺，說，去就去吧。及至到了那裏，我一看並沒有女客，就瞪了眼！沒看見過這麼壞的人，沒看見過！』

張大哥覺得她說了這一片，也當够解氣的了，又過來勸老李：『老李，你睡去吧，這不算什麼，小趙的壞，何必跟他生氣？！』

老李連大氣也沒出；不便於說什麼，張大哥不懂。

這個工夫，馬老太太進來了。李太太走後，婆媳們又不放心了，念叨了一晚上。可是他們回來了，老李又哭起來，老太太莫名其妙。聽見老李住了聲纔敢過來。『張先生，怎回事呀？』

『老李被同事們起哄灌醉了；您還沒歇着哪，老太太？』

『沒哪，她們娘兒三個走後，我又不放心了，直提心吊胆的一大晚上！』

『老李呀，你睡去，我該走了，明天見。』張大哥似乎有把這一案交給馬老太太撕攞的意思。

老李沒有要送出張大哥的意思，可是似乎是出于習慣，不由的立起來。張大哥怕他再恍搖得吐了，攔住了他。

馬老太太和李太太說了幾句也回到西屋去。李太太抱着菱上床去落淚。

老李坐在火旁，喝了一大壺開水，心中還覺得渴。頭發緊，一聲不語，心中燒着個沒有火苗的悶火。他沒有和李太太鬧氣的意思，雖然她是出了醜。他恨自己，爲什麼請小趙們吃飯？只爲透着和氣？不，爲是避免太太出醜；可是終于是出了醜，而且是花了許多的錢！爲什麼怕太太出醜？跟小趙硬硬的，不請客，不請！小趙能把我怎樣了？我的太太就是那樣，就是那樣！幹什麼想迴避藏躲？自己，自己根本是腐朽社會意見的化身，不敢和無聊，瞎鬧，硬碰一碰，自己不算個人，沒有人氣！爲什麼不端起酒杯，對準了潑在小趙臉上？或是捏着小趙的鼻子灌他一杯醋？只會自己生悶氣，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太太！老覺得自己是個新人物，有理想，却原來是地道的怯貨，不敢向小科員們說半個錯字，不敢不給他們作開心的材料！

老李恨小趙不似恨張大哥那麼深。對小趙，他只恨自己爲什麼不當場叫他吃點虧，受點教訓，對張大哥，他沒辦法。這場玩笑，第一個得勝的是小趙，第二個是張大哥。看張大哥多麼細心圓到，處處替李太太解圍，其實處處是替小趙完成這個玩笑。爲什麼張大哥不直接的攔阻小趙？或是當場鼓動我或太太，和小趙，嘴是嘴，眼是眼？張大哥哪敢那麼辦！他承認小趙的舉動是對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分寸的。他承認李太太是該被人戲弄的，不過別太過火。那位二妹妹的丈夫，託人情攷中了醫生，還要託人情免了庸醫殺人的罪名，這是張大哥的辦法！任着小趙戲弄英的媽，而從中用

好像很聖明的方法給她排解，好叫她受盡嘲笑，這是他的辦法！他叫我接來家眷！

張大哥不敢得罪任何人，可是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自己呢？根本是和他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你自己總覺得比張大哥高明，其實你比他還不濟；假如有人戲弄張大嫂？張大哥也許有種不得罪人的辦法替她解圍。老李你呢？沒有任何辦法！小趙是什麼東西？可是你竟自不敢得罪他。小趙替狗糞樣的社會演活動電影，你自己老老實實的給他作演員！還說什麼理想，革命，打倒無聊的社會規俗！哈，哈！

太太，自然是不高明。爲什麼把她接來，那麼？誰把她接來的？就不敢像馬老太太的兒子那樣浪漫，連那樣想想也不敢！你一輩子只會吃社會的屎！既然接來，爲什麼要藏藏躲躲？爲什麼那件藍棉袍就不宜于上東安市場？爲什麼她就見不得小趙？

老李的悶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燒裂了。越想頭越疼，漸漸的他不能再清楚的思想了。

第九

老李醒得很早，不敢再睡。起來，用涼水抹了抹臉，涼得透骨，可是頭覺得輕鬆些。好歹穿齊了衣裳，上了街。街上清冷，有幾個行人都縮着脖子，揣着手，鼻子冒着熱氣，走得很慢。上哪裏去？隨便走吧。不思索什麼，張大哥，小趙，吳太極，全不值得一想；在街上走，好了，走到哪兒是哪兒。幾片胭脂瓣色的薄雲橫在東方，頗有些詩意；什麼是詩意？嘔，到了單牌樓。一家小牛奶舖已經掛出招牌，房沿那溜微微有些不很明的陽光。進去，吃了碗牛奶，半塊點心，胃中有些發痛。再繞幾步，乾脆上衙門去，早早的，倒叫小趙看看我並不怕他。昨天爲什麼不懲治他一頓？繞了個大圈，腿已有些發酸，到了那個怪物衙門。辦公室裏還沒有升火，坐下等着，老李是不會張順李順瞎喊的，好在科員們不喊，工友也不來，正好獨自靜坐一會兒。

坐了好久，連個鬼魂也沒露面。忽然工友們像見了妖精，忙成一團，所長到了。『有人來了沒有？有人沒有？』所長連喊。

『二科的李先生來了，』七八個嘴一致的回答。

『請，請，到所長室去！』

老李到了所長室，所長似乎並不認識他，雖然老李在他手下已經小二三年。所長有件十萬火急的公事要頓時辦好，他自己帶到天津去。老李對公事很熟習，婆婆慢慢的開始動筆。所長在屋裏喝茶，咳嗽，擦臉，好像非常的忙，而確是不忙。所長的臉像塊加大的洋錢，光而多油，兩個小豆眼。一匹極大的肚子，小短腿，滾着走似乎最合適。

老李把公事辦好，遞給了所長，所長看完了公事，用小豆眼像檢定鈔票似的看了老李一眼。『李先生爲什麼來這麼早？』老李自然不好意思說在家中鬧了氣，別的話一時也想不起，手心發了汗。工友們平日對老李正如所長對他們那麼冷淡，今天見李科員在御前辦了公事，立刻增了幾倍敬意，一個資格較老的代老李回答：『李科員先生天天來得很早，是。』

所長轉了轉小豆眼，點了點頭，『好吧，李先生回頭告訴秘書長，我到天津去，有要事打電話好了，他知道我的地點。』所長說罷，肚子似有動意，工友們知道所長要滾，爭着向外飛跑。衙門外汽車嘟嘟的響起來，給清冷的早晨加上一點動力。所長滾出來，爬進車去，呼——一陣塵土，把清冷的街道暫時佈下個飛沙陣。

小趙預備着廣播李太太的出醜，一路上已打好了草稿，有枝添葉必使同事們笑得鼻孔朝天。哪

知道，工友們也預備下廣播節目：所長怎麼帶着星光就來了，而李科員一手承辦了天大的公事，所長和李科員談了好大好半天，一邊說一邊轉那對豆眼——誰也知道所長轉眼珠是上等吉卦。小趙剛一進衙門，他的文章還沒出口，已經接到老李的好消息。他登時改了態度，跑到科裏找老李。

『我說，老李，所長真是帶着星星就來了嗎？』

『不過早一點罷了。』老李不便於說假話，可是小趙不十分相信，而且覺得老李的勁兒有點傲慢。

『辦什麼公事來着？』

老李告訴了他，並且拿出原稿給他看。小趙看不出公事有多大重要，可是覺得老李的態度很和平日不同。『說，老李，你和所長怎麼個認識？』

『我？所長沒到任，我就在這兒：他來了不知爲什麼沒撤我的差。』

『嘔！』小趙心裏說：『天下還有那麼便宜的事！單說所長太太手裏就還有三百多人，會無緣無故的留下你！老李這小子心裏有活，別看他傻頭傻腦的。』然後對老李，『我說，老李，所長沒應下你什麼差事呀？』

『辦一件公事有什麼了不得的？』老李心中非常的討厭小趙，可是到底不能不回答他。

『老李，大嫂昨天回家好呀，沒罵我？』

『哪能呢？她開了眼，樂得直併不上嘴！』老李很奇怪自己，居然能說出這樣漂亮話來。

小趙心裏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確是很厲害。同時；他要是和所長有一腿的話，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狗着他點；先狗他一下試試。『老李，今天晚上我還席，可得請大嫂子一定到。我去請幾位太太們；誰瞎說誰是狗！』

老李討厭請客，更討厭被請。不過，爲和小趙賭氣，登時答應了。心裏說，『小子，你敢再鬧，不剝了你的皮！』

回家和太太一說，她登時瞪了眼。她本來預備着老李回來和她大鬧一場，因爲雖然自己確是沒吃過洋飯，可是出醜到底是出醜；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丈夫回來，並沒向她鬧氣，心中安頓了一雖然莫名其妙。聽到又有人請客，而且還是小趙，淚當時要落下來——這一定是丈夫想用這種方法懲治我，再丟一回臉，而後二歸一，和我總鬧一回！

老李是不慣于詳細的陳說，話總是橫着出來，雖然沒意思吵嘴。於是兩下不來台。

『我不能再去，還是那群人，昨天晚上還沒把人丟够，再找補上點是怎着？』李太太的臉都氣白了。『正是因爲那個，纔必須去，叫他們看看到底那些壞招兒不能把誰的鼻子擦了去！』

『自然不是你的鼻子！』

『我叫你去，你就得去；還有太太們呢！』

『不去定了，偏不去！』

老李知道這非鬧一陣不可了。可是有什麼意思呢？況且，犯得上和小趙賭氣嗎？賭過這口氣又怎樣？算了吧，愛去不去，我纔不在乎呢！正在這麼想着，小英發了話：

『媽，咱們去！今個要再吃那大塊肉啊，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來，多麼好玩！』

老李借這個機會，結束了這個紛爭：『好了，英去，菱去，媽媽也去。』

太太沒言語。

『我五點回來，都預備好了。』

太太沒言語。

五點，老李回來，心裏想，太太準保是蓬着頭髮散着腿，一手的白麵渣兒。還沒到衙門，看見英，菱，馬老太太都在門口站着呢。兩個孩子都已打扮好。

『老太太，昨個晚上沒——』老李找不到相當的字眼向他致歉。

『沒有，』老太太的想像猜着他應當說什麼，『今天又出去吃飯？』

『是，』老李抱起菱來『沒意思！』

『別那麼說，這個年頭在衙門裏作事，還短得了應酬？我那個兒——』老太太不往下說了，嘆了口氣。

李太太也打扮好了，穿着件老李向來沒看見過的藍皮袍，腰間瘦着一點，長短倒還合適，設若不嚴格的挑剔。

『馬大妹妹借給我的，』李太太說，趕緊補了一句，『你要是——我就還穿那件棉袍去。』

『那天買的材料爲什麼還不快做上？』

問題轉了灣，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脫下來，也沒回答丈夫的發問，大概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

她的頭梳得特別的光，唇上還抹了點胭脂，粉也勻得很潤，還打得長長的眉毛，這些總合起來叫她減少了兩歲在鄉間長成的年紀。油味，對於老李，也有些特別。

『東屋大妹妹給我修飾了半天。』李太太似乎很滿意。

爲什麼由堅決不去赴宴，改爲高高興興的去，大概也與大妹妹有關係；老李想到，不便再問。

『馬奶奶看家，大嬸看家，我們走了。』李太太不但和氣，語聲都變得美婉了些，大概也是受了大妹妹的傳染。

小趙請的是同和居。他們不必坐車，只有那麼幾步！可是這麼幾步，英也走了一腳塵土，一邊走一邊踢着塊小瓦片：被爸說了兩句，不再踢了，偷偷的將瓦片拾起藏在口袋裏。

怪不得吳太極急于納妾。吳太太的模樣確是難以爲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個練家子，可是一對改組腳，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洪拳——大概連太極都得費事。橫豎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塊四方墩肉，上面放着個白饅頭，非常的白，彷彿在石灰水裏泡過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燒紅了，眉毛和頭髮燒剩下不多，眉眼在臉上的佈置就好像男小孩畫了個人頭輪廓，然後由女小孩把鼻眼等極謹慎的密畫在一處，四圍還餘着很寬的空地，沒法利用。眼和耳的距離似乎要很費些事纔能測定。說話兒可是很和氣，像石灰廠掌櫃的那樣。

吳太極不敢正眼看太太，專看着自己的大拳頭，似乎打誰一頓纔痛快。

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只是長像不得人心。瘦小枯乾，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髮，沒多少頭髮。胸像張乾紙板，隨便可以貼在牆上。邱先生對太太似乎十分尊敬，太太一說話，他趕緊看衆人的臉上起了什麼感應。太太說了句俏皮話，他巡視一番，看大家笑了，他趕快向太太笑一笑，笑得很悶氣。

孫先生的夫人沒來。他是生育節制的熱烈擁護者，已經把各種方法試行了三年，太太是一年一胎，現在又正在月子裏。作科員而講生育節制，近於大逆不道。可是孫先生雖『講』而不傷于子女滿

堂，所以還被同事們尊敬，甚至于引起無後的人們的羨慕：『子女是天賜的，看人家孫先生！』

倒還是張大嫂像個樣子，服裝打扮都合身分與年紀。

小趙的太太沒來——不，沒人準知道他有太太沒有。他自己聲明有個內助，誰也沒看見過。有時她在北平，有時她在天津，有時她也上海，只有小趙知道。有人說，趙太太有時候和趙先生在一塊住，有時候也和別人同居；可是小趙自己沒這樣說，也就不必相信。

有太太們在座，男人們誰也不敢提頭天晚上的事，誰也沒敢偷着笑李太太一下；反之，大家都極客氣的招待她和兩個小孩。

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較了一下，得到個結論：夫妻們原來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將就』是必要的；不將就，只好根本取銷婚姻制度。可是，取銷婚姻制度豈不苦了這些位夫人，除了張大嫂，她們連一個享受過青春的也沒有，都好像一生下來便是三十多歲！

方墩的吳太太，牙科展覽的邱太太，張大嫂，和穿着別人的衣裳的李太太，都談開了。婦女彼此間的知識距離好似是不很大：文雅的大學畢業邱太太愛菱的老虎鞋，問李太太怎樣作。方墩太太和張大嫂打聽北平的醬蘿蔔屬哪一家的好。張大嫂與鄉下的李太太是彼此親家相稱。所提出的問題都不很大，可是彼此都可以得些立刻能應用的知識與經驗，比蘇格拉底一輩子所討論的都有意思的多。據老李看，這些細小事兒也比吳先生的太極拳與納妾，小趙的給所長太太當差，張大哥的介紹

婚姻，更有些價值。而且女人們——特別是這些半新不舊的婦道們——只顧彼此談話，毫不注意她們的丈夫，批評與意見完全集中在女人與孩子們，決不涉不到男人身上；男人們一開口就是女的怎樣，討厭！老李頗有些羨慕與尊敬女人的意思，幾乎要決定給太太買一件皮袍。

飯吃得很慢，誰也沒敢多喝酒，很有禮貌。吳太太雖然與張大爺坐一處，連一個『妾』字也沒敢說。孫先生也沒敢宣傳生育節制的實驗法，只乘着機會練習了些北平的俗語，如『猪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之類。小趙本想打幾句哈哈，幾次剛一張嘴，被文雅的邱太太給當頭炮頂了回去。邱先生本要給太太鼓掌，慶祝勝利，被太太的牙給吓老實了——邱太太用當頭炮的時候，連下邊一槽牙也都露出來，頗有些咬住耳朵不撒嘴的暗示。老李覺得生命得到了平衡，即使這幾位太太生下來便是三十多歲，也似乎沒大關係。

飯後，太太們交換住址，規定彼此拜訪的日期，親熱得好似一團兒火。

三

過了兩天，老李從衙門回來，看太太的臉上帶着些不常見的笑容，好像心中有所獲得似的。『吳太太來了，』她說。

他點點頭，心裏說，『方墩！』

『吳太太敢情也不省心呀？』她試着路兒說。

『怎麼？』

『吳先生敢情不大老實呢！』

老李哼了一聲。男人批評別人的太太，婦人批評自己的丈夫！

『他淨鬧娶姨太太呢，敢情！吳太太多麼和氣能幹呀，還娶姨太太幹嗎？！』

老李心中說：『方墩！』

『你可少和吳先生在一塊打聯聯。』

啊，有了聯盟！男人不專制，女人立刻抬頭，張大哥的天秤永遠不會兩邊同樣分量，不是我高，便是你低，不會平衡！『我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這麼說；吳太太說男人們都不可靠。』

『我也不可靠？』

『沒你的事，她不過那麼說說，你就值得疑心？』話雖然柔和，可是往常她就不敢這樣說。

老李想囑咐她幾句，不用這麼拉老婆舌頭，而且有意要禁止她回拜方墩太太去，可是沒說出來。對於尊敬婦女的意思，可是，掃除了個乾乾淨淨。男女都是一樣，無聊，沒意義，瞎扯！婚姻便是將就，打算不將就，頂好取銷婚姻制度。家庭是個男女，小孩，臭虫，方墩樣的朋友們的一個臭

而瞎鬧的小戰場！老李恨自己沒胆氣拋棄這塊污臭的地方！只是和個知己——不論是男是女——談一談纔痛快；哪裏去找？家庭是一汪臭水，世界是片沙漠！什麼也不用說，認命！

四

李太太確是長了胆子。張大嫂，吳方墩，邱太太，剛出月子的孫太太，組成了國際聯盟；馬家婆媳也是會員國。她說話行事自然沒有她們那樣漂亮，那樣多知多懂，那樣有成見，可是傻人有個傻人緣。況且因為她，她們纔可充分表示憐愛輔助照管指導的善意，她是弱小國家，她們是國聯行政院的常務委員。她們都沒有像英和菱這樣的孩子，張大嫂的兒女已長大，孫太太的又太小，邱太太極希望得個男孩，可是紙板樣的身體，不易得個立體的娃娃；只就這兩個小孩發言立論，李太太就可以長篇大論，振振有詞，邱太太雖是大學畢業，連生小孩怎樣難過的勁兒都不曉得，還得李太太講給她聽。還有，她來自鄉間，說些莊稼事兒，城裏的太太覺得是聽瞽兒詞。邱太太就沒看見過在地上長着的韭菜。

依着馬少奶奶的勸告，李太太剪了髮，並沒和丈夫商議。髮留得太長，後邊還梳上兩個小辮。吳方墩說，有這一對小辮可以減少十歲年紀；老李至少也得再遲五年纔開納妾。可是老李看見這對小辮直頭疼，想不出怎樣對待女人纔好；還是少開口的爲是，也就閉口無言。可是夫妻之間閉上嘴

等于有茶壺茶碗，而沒有茶壺嘴，倒是倒不出茶來，趕到急了，一倒準連茶葉也倒出來，而且還要洒一棹子。老李想勸告她幾句：『修飾打扮是可以的，但是要合身分，要素美；三十多歲梳哪門子小辮？』這類話不好出口，所以始終也沒說，心裏隨時驚得慌。況且，細啞這幾句的味道，根本是布爾喬亞；老李轉過頭來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自然不便再教訓別人。

對於錢財上，她也不像原先那樣給一個就接一個，不給便拉倒，而是時時向丈夫咕唧着要錢。不給妻子留錢，老李自己承認是個過錯，可是隨時的索要，都買了無用的東西，雖然老李不惜錢，可也不願看着錢扔在河裏打了水漂兒。誰說鄉下人不會花錢？張家，吳家，李太太常去，買禮物，坐來回的車……回來並不報告一聲都買了什麼，而拉不斷扯不斷的學說方墩太太說了什麼，邱太太又作了什麼新衣裳。老李不願聽，正和不願聽老吳小趙們的扯淡一樣。在衙門得聽着他們扯，回家來又聽她扯，好像嘴是專爲閒扯長着的。況且，老李開始覺到錢有點不富裕了。

更難堪的是她由吳邱二位太太學來些怎樣管教丈夫的方法。方墩太太的辦法是：丈夫有一塊錢便應交給太太十角；丈夫晚上不得過十點回來，過了十時鎖門不候。丈夫的口袋應每晚檢查一次，有塊新手絹也當即刻開審——這個年月，女招待，女學生，女理髮師，女職員，女教習，隨時隨處有拐走丈夫的可能。邱太太的辦法更簡單一些，凡有女人在，而丈夫不向着自己太太發笑，咬！

果然有一天，老李十一點半纔回來，屋門雖沒封鎖，可是燈息火滅，太太臉朝牆假睡，是假睡

，因爲推她也不醒嗎！老李曉得她背後有聯盟，勸告是白饒，解釋更顯着示弱，只好也躺下假睡。身旁躺着塊頑石，又胡塗又涼，石塊上邊有一對小瓣，像用殘的兩把小乾刷子。『訓練她？張大哥纔真不明白婦女！』我『現在是入了傳習所！』老李嘆了口氣。有心踹她一脚，沒好意思。打個哈欠，故意有腔有調的延長，以便表示不困，爲是氣她。

老李睡不着，思索：不行，不能忍受這個！前幾天的耍錢，剪髮，看朋友去，都是她試驗丈夫呢；丈夫沒有什麼表示，好，叫着抓住門道。今個晚上的不等門是更進一步的攻擊，再不反攻，她還不定怎麼成精作怪呢！在接家眷以前，把她放在胡塗虫的隊伍中；接家眷的時候，把她提高了些，可以明白，也可以胡塗；現在，決定把她仍舊發回原籍——胡塗虫！原先他以爲太太與摩登婦女的差別只是在那點浮淺的教育；現在看清，想拿一點教育補足愛情是不可能的。先前他以爲接家眷是成全她，現在她倒旗開得勝，要把他壓下去。她的一切都討厭！半夜裏吵架，不必；怕吓着孩子們。但是不能再和這塊頑石一塊兒躺着。他起來了，摸着黑點上燈，掀了一床被子，把所有的椅子全搬到堂屋拼成一個床。把大衣也蓋上。躺了半天，屋裏有了響動。

『菱的爹，你是幹嗎呀？』她的聲音還是強硬，可是並非全無悔意。

老李不言語，一口吹滅了燈，專等她放聲痛哭；她要是敢放聲的嚎喪，明天起來就把她送回鄉下去！

太太沒哭。老李更氣了：『皮蛋，不軟不硬的皮蛋！橡皮蛋！』心裏罵着。小說裏，電影裏，夫婦吵架，而後一摟一吻，完事，『愛與吵』。但是老李不能吻她，她不懂：沒有言歸于好的希望。愛與吵自然也是無聊，可是到底還有個『愛』。好吧，我不愛，也不吵：頑石，胡塗虫！

『你來呀，等凍着呢！』她低聲的叫。

還是不理，只等她放聲的哭。『一哭就送去，沒一句話！』老李橫了心，覺得越忍心越痛快。半夜裏打太太的人，有的是；牛似的東西還不該打！

『菱的爹，』她下了床，在地上摸鞋呢。

老李等着，連大氣不出。街上過去兩次汽車，她的鞋還沒找着。

『你這是幹嗎呢？』她出來了：『我有點頭疼，你進來我沒聽見，真！』

『不撒謊不算娘們！』他心裏說。

『快好好的去睡，看凍着呢！洋火呢？』她隨問隨在桌子上摸，摸到了洋火，點上燈，過來掀他的被子。『走，大冷的天！』

老李的嘴閉得像鐵的，看了她一眼。她不是個潑婦，她的眼中有點淚。兩個小瓣擩擩着。在燈光下，像兩個小禿翅膀。不能愛這個婦人，雖然不是潑婦。隨着她進了屋裏，躺下。等着她說話，她什麼也沒再說。又睜了半天眼，想不出什麼高明招數來，賭氣子睡了。

第十

一

舊曆年底。過年是爲小孩，老李這麼想，成人有什麼過年的必要？給英們買來一堆玩具，覺得盡了作父親的責任，新年自然可以快樂的過去。

李太太看別人買東道西，挑白菜，定年糕，心裏直癢癢，眉頭皺得要往下滴水。

老李看出來，成人也得過年；不然，在除夕或元旦也許有懸樑自盡的。給了太太二十塊錢。

「你愛買什麼就買什麼，把錢都給了狗也好，」心裏說。

趕上個星期天，他在家看孩子，太太要大舉進攻西四牌樓。

馬老太太也提着竹籃，帶着十來個小罐，去市場收莊稼。

老李和英們玩開了。菱叫爸當牛，英叫爸當老虎。爸覺得非變成走獸不可，只好彎着身來回走，菱粗聲的叫着。

「菱，」窗外細聲的叫「菱，給你這個。」

『哎——』菱像小貓嬌聲低叫似的答應了聲，開開門。

老李急忙恢復了原形。馬少奶奶拿着一個鮮紅的扁蘿蔔，中間種好一個鵝黃的白菜心，四圍種着五六個小蒜瓣，頂着豆綠的嫩芽。『嘔，大哥在家哪？大嫂子呢？』她提着那個紅玩藝，不好意思退回去。

『她買東西去了，』老李的臉紅了，嚥了口氣，纔又說出來：『您進來！』

她不願進去，可是菱扯住她不放，英也上來抱住腿。

老李這纔看明白她，確是好看！不算美；好看。混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調勻，不輕巧。小小的身量，像是名手刻成的，肩頭，腿肚，全是圓圓的。挺着小肉脊梁，項與肩的曲線自然，舒適，圓美。長長的臉，兩隻大眼睛，兩道很長很齊的秀眉。剪着髮，腦後也紮了兩個小辮——比李太太的那兩個輕俏着一個多世紀！穿着件半大的淡藍皮袍，自如，合適，露着手腕。一些活潑，獨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邊，把四圍的空氣也似乎給感映得活潑舒服了，像圍着一個石刻傑作的那點空氣。不算美；只是這點精神力量使她可愛。

老李把她看得自己害了羞！她往前走了兩步，全身都那麼處處活動，又處處不特別用力的，不自覺而調和的，走了兩步。不是走，是全身的輕移。全身比那張臉好看的多。『我把這個掛在哪兒，英？』她高高的提着那個蘿蔔。『不是拿着玩的；掛起來；趕明兒白菜還開小黃花呢。』她對英們

說，可是並沒故意躲避着老李。

『叫爸頂着！』英出了主意。

老李笑了。馬少奶奶看了看，沒有合適的地方，輕輕把蘿芭放在棹上，『我還有事呢，』說着就往外走。

『玩玩，玩玩！』菱直央告。

老李急于找兩句話說，想不出。忽然手一使勁，來了一句：『您娘家貴姓呀？』不管是否顯着突乎其來，反正是一句話。她沒吓一跳，唇邊起了些笑意，同時：『姓黃，』那些笑意好似化在字的裏邊，字並不美；好聽。

『不常回娘家？』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點，再也不肯放鬆。

『永遠不回去，』她拍着菱的頭髮說，『他們不許我回去。』

『怎麼？』

她又笑了笑，可是眉頭皺上了些，『他們不要我啦！』

『那可太——』老李想不出太怎麼來。

『菱，來，跟我玩去。』她拉着菱往外走。

『我也去！』英抱起一堆玩物，跟着往外走。

她走到門口，臉稍微向內一偏，微微一點頭。老李又沒想起說什麼好。他獨自看着那個紅蘿蔔，手插在褲袋裏，『爲什麼娘家不要她了呢？』

二

李太太大勝而歸。十個手指頭沒有一個不被麻繩殺成了紅印的，雙手不知一共提着多少個包兒。鼻尖凍得像個山裏紅，可是威風凜凜，屋門就好似凱旋門。二十塊只剩了一毛零倆子兒，還沒打醬油，買羊肉和許多零碎兒。老李不便說什麼，也沒誇獎她。她專等丈夫發問，以便開始展覽戰利品，他始終沒言語。她嘆了口氣，『羊肉還沒買呢！』他哼了一聲。

老李心中直責備自己；爲什麼不問她兩句，哪怕是責備她呢，不也可以打破僵局嗎？可是只哼了一聲！他知道他的心是沒在家，對於她好像是看過兩三次的電影片子，完全不感覺趣味。

丁二爺來了，來送張家給乾女兒的年禮。英們一聽丁二大爺來了，立刻倒戈，覺得馬孀娘一點也不可愛了，急忙跑過來，把玩藝全放在丁二大爺的懷裏。丁二爺在張大哥眼中是塊廢物，可是在英們看，他是無價之寶。

老李對丁二爺沒什麼可說的。可是太太彷彿得着談話的對手。她說的，丁二爺不但是懂得，而且同情的欣賞。

『天可真冷！』她說。

『够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時候！』他加上了些註解。

『口蘑怎麼貴呀！』李太太嘆息。

『要不怎麼說口蘑呢，貴，不賤，真不賤！』丁二爺也嘆息着。

老李要笑，又覺得該哭。丁二爺是廢物，當然說廢話，可是自己的妻子和廢物談得有來有去的！打算夫婦和睦，老李自己非也變成個丁二爺不可；可是誰甘於作廢物，說廢話！『您坐着，我出去有點事，』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他走後，太太把買來的東西全和丁二爺研究了一番，他給每件都順着她口氣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很好，真便宜，太貴……李太太越說越高興，以爲丁二爺是天下唯一能了解她的人。英們也愛他。英說，『二大爺當牛！』二大爺立刻說，『當牛，當牛，我當牛！』菱說，『二大，舉菱高高！』二大爺立刻把她舉起來，『舉高高，舉菱高高！』把二大爺和爸比較起來，爸真不能算個好玩的人。英甚至於提議：『二大爺，叫爸當你的爸，你呀當我們的爸，好不好？』二大爺很高興，似乎很贊成這種安排法。媽媽也不由的這樣想：設若老李像丁二爺，那要把新年過得何等快活如意！可惜，丁二爺不會掙錢，而老李倒是個科員——科員自然是要難伺候一些的。

老李沒回來吃午飯。太太心中嘀咕上了。莫非他還記恨着那天晚上的碴兒？也許嫌我花錢太多

？還是討厭丁二爺？她看見那個扁紅蘿蔔。『這是哪兒來的？』

『東屋大嬸給送來的，』英說。

『我上街的時候，她進來了？』

菱搶在英的前面：『媽去，嬸來，爸當牛。』

『嘔！』天大的一個『嘔』！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不能還記恨着我。丁二爺是好人。花錢，男人掙錢不給太太花，給誰？給養漢老婆花？其中有事！人家老婆不在家，你串哪家子門兒呀？你的漢子不要你，幹嗎看別人的漢子眼饞呀？李太太當時決定，把東屋的野老婆除名，不能再算國聯的會員國，而且想着想着出了聲：『英，菱，』聲音不小，含有廣播的性質。『英，少上人家屋裏去！自己沒有屋子嗎？聽見沒有？小不要臉的！撞什麼喪，別叫我好說不好聽的胡捲你們！』

英和菱瞪了眼，不知媽打哪裏來的邪氣。

李太太知道廣播的電力不小，心中已不那麼驚得慌。把種着鵝黃色菜心的紅蘿蔔一摔，摔在痰盂裏，更覺得大可以暫告一段落。

三

老李是因爲躲丁二爺纔出去，自然沒有目的地。走到順治門，看了看五路電車的終點，往回走

。走到西單商場又遇上了丁二爺。丁二爺混身的衣裳都是張大哥絕對不想再留着的古玩，在丁二爺身上說不清怎麼那樣難過，棉袍似秋柳，褲子像蓮蓬簍，帽子像大鮮蘑菇，可是絕對不鮮。老李忽然覺得這個人可憐。或者是因爲自己覺得餓與寂寞，他莫名其妙的說了句：『一塊去吃點東西怎樣？』

丁二爺嚥了口氣，而後吐出個『好』！

在商場附近找了家小飯館。老李想不起要什麼好，丁二爺只向着跑堂的搓手，表示一點主張也沒有。

『來兩壺酒？』跑堂的建議。

『對，兩壺酒，兩壺，很好！』丁二爺說。

其餘的，跑堂建議，二位飯客很快的通過議案。

老李不大喝酒，兩壺都照顧了丁二爺。他的臉漸漸的紅上來，眼光也充足了些，腮上掛上些笑紋，嘴唇嚥着酒味動了幾次，要說話，又似乎沒個話頭兒。看了老李一眼，又對自己笑了笑，口張開了：『兩個小孩真可愛，真的！』

老李笑着一點頭。

『原先我自己也有個胖男孩，』丁二爺的眼稍微濕了點，臉上可是還笑着。『多年了，』他的眼似

乎看到很遠的過去，『多年了！』他拿起酒盞來，沒看，往唇上送；只有極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把盞子放下，用手搗着，楞了半天，嘆了口氣。

老李招呼跑堂的，再來一壺；丁二爺連說不喝了，可是酒到了，他自己斟滿。呷了一口，『多年了！』好像他心中始終沒忘了這句。『李先生，謝謝你的酒飯！多年了！』他又喝了一口。『婦女，』他臉上的笑容已經不見，眼直看着酒盞，『婦女最不可靠，最不可靠，您不惱丁二，沒出息的丁二，白吃飯的丁二，這麼說？』

老李覺着不大得勁，可是很願聽聽他說什麼，又笑了笑，『我也是那麼看。』

『啊！丁二今天遇見知己：喝一口，李先生！我說婦女不可靠；看我這個樣，看！都因為一個女人，多年了！當年，我也曾漂亮過，也像個人似的。娶了親，哼！她從一下轎就嫌我，不知道爲什麼，很嫌我！我怎麼辦？給她個下馬威；哼！她連吃子孫餽餽的碗都摔了。鬧吧，很鬧了一場：歸齊，是我算底：丁二是老實人，很老實！她看哪個男人都好，只有我不好！誰甘心當王八呢？但是——喝一口，李先生。但是，我是老實人。三年的工夫，我是在十八層地獄裏！一點不假，第十層！打，我打不了，老實，真老實！我只能一天到晚拿這個，』他指了指酒盞，『拿這個好歹湊合着渡過一天，一月，一年，一共三年！很能喝點，一斤二斤的，沒有什麼，』他笑了笑，似乎是自豪，又像是自愧。

老李也抵了一口酒，讓丁二爺吃菜，還笑着鼓舞着丁二往下說。

『事情丟了；誰要醉鬼呢？從車上翻出來，摔得鼻青臉腫；把剛關的薪水交給要飯的；把公事捲巴捲巴當火紙用；多了，真多，都是笑話。可是醉臥在洋溝裏，也比回家強！強的多！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許我逗一逗，抱一抱：還有人說，那不是我丁二的兒子！她要是把孩子留下，她自己乾脆跑了，丁二還能把酒一斷，成個人。她不跑，及至她把我和錢全耗淨，我連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沒有了，她跑了，帶着我的兒子！我還有什麼活頭呢？有人送給我一件大衫，我也把牠賣了，去喝酒。張大哥從小店裏，把我掬了出來，我只穿着半截褲子，臘月天，小店裏用鷄毛蒜皮燒着火！我忘不了她，忘不了我的兒子。她在哪兒呢？幹什麼呢？我一天到晚，這麼些年了，老盼望有封信來——不管是打哪兒來的——告訴我個消息。郵差是些奇怪的人，成天成年給人家送信，只是沒有我的。兒子。唉！完了，我丁二算是完了！婦女要是毀人，毀到家，真的！李先生，謝謝你的酒飯！見了張大哥別說我喝酒來着；一從一入他的家門，沒喝過一滴酒。李先生，謝謝你！』

『你還沒吃飽呢？』老李攔住了他。

『够了，真够了，遇見了知己，不餓。多年了，沒人聽我這一套。天真，秀真，小的時候，還愛聽我說：現在，他們長大了，不再願聽。謝謝。李先生！我够了：得上街去溜一溜嘴裏的酒味；叫張大嫂聞見，了不得，很了不得！』

老李心中堵得慌。一個女人可以毀一個，或者不止一個，男子；同樣的，男人毀了多少婦女？不僅是男女個人的問題，不是，婚姻這個東西必是有毛病。解決不了這樣大的問題，只好替自己和丁二爺傷心。丁二爺不那樣討厭了。世上原沒討厭的人，生活的過程使大家不快活，不快活自然顯着討厭：大概是這麼回事，他想。假如丁二爺娶了李太太，假如自己娶了——就說馬少奶奶吧，大概兩人的生活會是另一個樣子？可也許更壞，誰知道！他上了天橋，沒看見一個討厭的人，可是覺得人人心的深處藏着些苦楚。說書的，賣藝的，唱蹦蹦戲的，吆喝零碎布頭的，心中一定都有苦處。或者那聽書看戲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可是那種快活必是自私的，家中有幾個錢，有個滿意的老婆，都足以使他們快活，快活得狹小，沒意義，像臭土堆上偶爾有幾根綠草，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用人生的苦痛煩惱不平堆起來的。

回到家中，孩子們已鑽了被窩。太太沒盤問他，臉上可是帶着得意的神氣。

李太太確是覺着得意，指槐罵柳的捲了馬少奶奶一頓，馬少奶奶連個大氣也沒出；理直氣壯的，馬少奶奶的理不直，怎能氣壯？李太太越想越合理。丈夫回來了，鼻子耳朵都凍得通紅，神氣也不正，都是馬家的小娘們的錯兒！丈夫就是有錯也可以原諒：那個小不要臉的是壞東西。對丈夫不

要說穿，只須眼睛長在他身上，不要叫那個小壞東西得手。況且已經罵了她一頓，她一時也未必敢怎樣。保護丈夫是李太太唯一的責任。她想得頭頭是道，彷彿已經爭服了磚塔胡同和西四牌樓一帶。對丈夫，所以，得拿出老大姐的氣派，既不盤問上哪兒去了一天，並且臉上掛出歡迎他回來的神氣：叫他自己去想！

老李以爲太太的得意是由於和丁二爺談得投緣。由她去。可是太太要跟了丁二爺去，自己該怎樣呢？誰知道！丁二是可憐的廢物。

李太太急于要知道的是馬少奶奶有什麼表示。設若她們在院中遇見，而馬少奶奶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便有點麻煩。決不怕她，不過既然住着人家的房，萬一鬧大發了，叫人家攆着搬家，事兒便鬧明，而自己就得面對面的和丈夫見個勝負。雖說丈夫也沒什麼可怕的，可是男人的脾氣究竟是暴的，爲這個事挨頓打，那纔合不着呢！李太太不怕：稍有點發慌。不該爲嘴皮子舒服而惹下是非。再說捉姦要雙：哪能只憑一個紅蘿蔔？就是捉姦要雙的話，也還沒聽說過當媳婦的一刀兩個把丈夫和野娘們一齊殺死！哪個男人是老實的？可是誰殺了丈夫不是謀害親夫？越想越繞不過花兒來，一夜沒有睡好，兩次夢見野狗把年糕偷了走。

第二天，他很想和馬少奶奶打個對面。正趕上天很冷，馬少奶奶似乎有不出屋門的意思：李太太自己也忙着預備年菜，一時離不開廚房。蒸上饅頭之際，忽然有了主意：『英，上東屋看看大罐

去。」

『昨兒不是媽不准我再去嗎？』黑小子的記憶力還不壞。

『那是跟你說着玩呢；你去吧。』

『菱也去！』她早就想上東屋去。

『都去吧；英，好好拉着菱。』

兩位小天使在東屋玩了有一刻來鐘，李太太在屋門口叫，『英啊，該家來吧，別緊自給大嬸添亂，大年底下的！』

『再玩一會兒！』英喊。

『家來吧，啊？』李太太急于聽聽馬少奶奶的語氣。

『在這兒玩吧，我不忙。』馬少奶奶非常的和氣。

『吃過了飯，大妹妹？』李太太要細細的化驗化驗。

『吃過了，您也吃了吧？』非常的和靄，好聽。

一塊石頭落了地：『莫非她昨天沒聽見？』李太太心裏說。然後大聲的：『你們都好好的，不許和大嬸訓臉，聽見沒有？』

看着蒸鍋的熱氣，李太太心裏那塊小石頭又飛來了。『她不能沒聽見。也許是裝蒜呢，嘴兒甜

甘心裏辣！也許是真不敢惹我？本來是她不對，就是抓破了臉，鬧起來，也是她丟人。二十來歲的小媳婦，沒事兒上街坊屋裏去找男人！』這麼一想，心中安頓下去，完全勝利！

五

年底末一次護國寺廟會。風不小，老李想廟上人必不多，或者能買到些便宜花草什麼的；買些水仙，或是兩盆梅花，好減少些屋中的俗氣。所謂俗氣，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也許是說張大嫂送來的那付對聯，未便分明的指定。

廟上人並不少，東西當然不能賤賣，老李納悶人們對過年爲什麼這樣熱心。大姑娘，小媳婦，痰喘咳嗽的老頭子，都很勇敢的出來進去；有些個並不買東西，彷彿專爲來喝風受凍吃土看大姑娘。生命大概是無聊，老李想，不然——剛想到這兒，他幾乎要不承認他是醒着了，離他不遠，正在磁器攤旁，馬少奶奶！他的臉忽的一下熱起來。

『走哇，大年底下的別發呆呀！』一個又糟又倔的老頭子推了老李一把。

他器械的往前挪了兩步，不敢向她走去。又願走過去。他硬着膽子，迷迷糊糊的，假裝對他自己不負責任的，向她走了去。怕他自己的膽氣低降，又怕她抽身走開，把怕別的事的顧慮都壓下去；不管一切了，去，去，鼓舞着自己；別走，別走，心中對她禱告着！今天就是今天了，打開一

切顧忌，作個也還敢自由一下的人！

她彷彿是等着他呢，像一枝桃花等着個春鶯。全世界都沒有風，沒有冷氣，沒有苦悶了，老李覺得，只有兩顆向一處擰繞的心。他們誰也沒說什麼，一同往廟外走。老李的心跳得很厲害，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顫動，在她的身旁走，她低着頭，可是腰兒挺着，最好看的一雙腿腕輕移，肩圓圓的微微前後的動，溫美的抵抗着輕視着一切。

他們並沒有商議，進了寶禪寺街，比大街上清靜一些。老李不敢說話——一半是話太多，不能決定先說哪一句；一半是不肯打破這種甜美的相對無語。

可是她說了話：『李大哥，』她的眼向前看着，臉上沒有一點笑意。『以後你，啊，咱們，彼此要迴避着點。我真不願說，您知道大嫂子罵了我一頓嗎？』

『她——』

『是不是！』她還板着臉，『設若你爲這個和她吵架，我就不說了！』

『我不吵架，敢起誓！她爲什麼罵你？』

『那個紅蘿蔔。好啦，事情說明了，以後我們——嘔，我要雇車了。』

『等等！告訴我一件事，爲什麼你的娘家不要你了？』

她開始笑了笑。『我一氣都說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師，給我補習英文算術，因爲我』

考了兩次中學都沒考上。後來我跟他跑出來，所以家裏不准我再回去。其實，央告央告父母，也沒有什麼完不了的事，不過，求情，不幹！婆母對我很好，也不願離開她。沒什麼！」她好似是趕着說，唯恐老李插嘴。說完，她緊了緊頭紗，向前趕了幾步，『我雇車回去了。』她加緊的走，胸更挺得直了些。忽然回過頭來，『別吵架！』

她雇上了車。世界依然是個黑冷多風，而且最惱人的。老李整個的一個好夢打得粉碎！他以爲這是浪漫史的開始；她告訴他的是平凡而沒有任何色彩的話。她沒拿他當個愛人，而是老大姐似的來教訓他，拒絕他。她浪漫過，她認爲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廢物，是爲個科員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別吵架！一枝桃花等着春鶯？一隻溫美的鴿兒躲避着老鷹！老李的羞愧勝過了失望，失望中還可以有希望，自慚，除了移怒于人，只能咒詛自己速死。在廟中用了多少力量纔敢走向她，結果，最沒起色的一塊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糞堆上。恨她便是移怒，老李不肯這樣辦；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個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得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沒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爺大概也比我強，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自己約束了這麼些年了；及至敢冒險了；心確是跳了——只爲是丟人！兩顆心往一處擰繞？誰和你擰繞？老李的頭碰在電綫杆上，纔知道是走錯了路。

再說，太太竟自敢罵人，她也比我強！她的壞招數，也許就是馬少奶奶教給的。而馬少奶奶是

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這個小婦人不去反抗，而來警告我，她也許是好意——爲維持我的身分。臭科員，老李——他叫着自己——你這一輩子只是個臭科員，張大哥與馬少奶奶都可憐你，善意的，慘酷而善意的，想維持你。你只在人們的憐憫中活着，掙點薪水，穿身洋服，臉上不准掛一點血色，目不旁視，以至於死！老李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別吵架！

第十一

一

年節到了，很熱鬧。人人對於新舊歲換班的時節，有些神祕的刺激與感應。只是老李覺不出熱鬧來。太太作年菜，還張大嫂等的禮物，給小孩子打扮。他雖然也有時候幫着動動手，可是手只管動，或是嘴只管吃，心並沒在這些上面。在院中遇上馬少奶奶兩回，他故意的低了頭；等她過去，狠命的看她的背影。她是個謎，甚至于是個妖怪；他是個平凡到家東西；越愛她的高傲獨立的精神，越恨他自己的懦弱沒出息。吃着太太作的年菜，臉上竟自瘦了些。在無可如何之中，自己硬找出安慰的藥品：這就是愛的滋味吧？臉上瘦，手上燙，心中渺茫，希望作好夢而夢中常是哭泣與亂七八糟？

除夕。太太與小孩們都睡了，他獨自點起一雙紅燭，聽着街上的人聲與爆竹響。街上越亂他越覺得寂寞。似乎聽見東屋有些低悲的哭聲，可是她正在西屋與老太太作伴呢。

爐火的爆炸，燭光的跳動，使他由寂寞而暴躁。他聽着西屋裏婆媳們說話，想聽到一兩個字，

借此壓下他的暴躁去；聽不清，心中更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由西屋裏出來。老太太咳嗽了一陣，息了燈。

他隔着窗子看看東屋，今晚也點的是蠟燭，因為窗上的影子時時跳動。他輕輕開了門，立在階上。天極黑，星比平日似乎密得加倍。想起幼時的迷信——三十晚上，諸神下界。雖然不再相信這個，可是除夕的黑暗確有一種和平之感，天儘管黑冷，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聲更使人感到一點界乎迷信與清醒之間的似悲似歡的心情。他對着星們嘆了口氣，淚在眼中。又加了一歲，白活！他覺着有點冷，可是捨不得進去。她的影子在窗上移動了兩次，她嗑瓜子呢。街上放了極大的幾個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幹什麼呢，這個世界幹什麼呢。他又看了看星們，越看越遠越多，恨不能飛入黑空，像爆竹那樣響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爲千萬小星！她出來了，向後院走去，大概沒有看見他。他的心要跳出來，隨着一陣爆竹聲，她回來了。門外來了個賣酪的，長而曲轉的吆喝了兩聲。她到了屋門，楞了楞，要拉門，沒有拉，走出去。他的心裏喊了聲，去，機會到了！可是他像釘在階上，腿顫起來，沒動。嗓子像燒乾了似的，眼看着她走了出去。街門開了，靜寂。關街門。微微有點脚步聲。她一手端着一碗，在屋前又楞了會兒。屋內透出的燭光照清她手內的兩個小白碗。往西走了兩步，她似乎要給婆母送去，又似乎不願驚動了老太太，用脚尖開開了門，進去。

老李始終沒動。她進了屋中，他的心極難堪的極後悔的落下去；未洩出的勇氣自己銷散，只剩下腿哆嗦。他進到屋中，爐火的熱氣猛的抱住他，紅燭的光在滿屋裏旋轉。他奔了椅子去，一栽似的坐下，似乎還聽見些爆竹聲，可是很遠很遠，像來自另一世界。

二

老李因爲不自貴，向來不肯鬧病。頭疼腦熱任其自來自去。較重的病纔報告張大哥，張大哥自有家藏的丸散膏丹——連治猩紅熱與白喉，都有現成的藥。老李總不肯照顧醫生。

這次，他覺得是要病。他不怕病，而怕病中洩露了心裏的祕密。他本能的理會到，假若要病，一定便厲害——熱度假如到四十八，或一百零五，他難免要說胡話。只要一說胡話，夫妻之間就要糟心。

他勉強支持着，自己施行心理治療。假裝不和病打招呼，早晨起來到街上走一遭。街上是元旦樣的靜寂，沒有什麼人，鋪戶還全關着；偶爾有個行人，必是穿着新衣服，臉上帶着春聯樣的笑意。老李剛走出不遠便折回來了，頭上像壓着塊千斤石；上邊越重，下邊越輕，一步一陷，像踩着棉花。他咬着嘴唇，用力的放腳，不敢再往遠處去。回到家中，他照了照鏡子，眼珠上像剛抹了紅漆，一絲一絲的沒有抹勻。他不肯聲張，穿着大衣坐下了。

忽然的立起來，把帽子像練習球隊似的一托一接。

『爸，你幹什麼玩呢？』英問。

他打了個冷戰，趕緊放下帽子。他說了話，可是不曉得說什麼呢。又把帽子拿起來，趕緊又放下。一直奔了臥室去，一頭栽倒床上。

新年的頭幾天，生命是塊空白。

到了初五，他還閉着眼，可是覺出有人摸他的腦門，他知道那是太太的手。微微睜開眼：她已變了樣，像個久病的婦人；頭髮像向來沒有梳過，眼皮乾紅，臉上又老了二年。她的眼神，可是，帶着不易測量的一股深情，注視着他的頭上。他又閉了眼，無力思索，也不敢思索。他在生死之際被她戰敗！他只能自居病人，在她的看護下靜臥着，他和嬰兒一樣的沒能力。他欠着她一條性命的人情。

他願永遠病下去，假如一時死不了的話。可是他慢慢的好起來。她還是至少有多半夜不睡。直到他已能起來了，她仍然不許他出去方便。她好似不懂什麼是乾淨，哪是污濁，只知道有他。她不會安慰他，每逢要表示親愛的時候只會說：『年菜還都給你留着呢，快好，好吃一口啊！』這個，不給老李什麼感動。可是有一天夜間，他恰好是醒着，她由夢中驚醒：『英的爸！英的爸！』老李推了她一下，她問：『沒叫我呀？好像聽見你喊了我一聲。』

『我沒有。』

『我是作夢呢！』她不言語了。

老李不能再睡，思想與眼淚都沒閒着。

太太去抓藥，老李把英叫來：『菱呢？』

『菱叫乾媽給抱走了。』

『乾媽來了？』

『來了，張大哥也來了。』

『哪個張大哥？』老李想起英的張大哥是誰，剛要這麼問，不由的笑了，『英，他不是你的大哥，叫張伯伯。』

『媽老叫他張大哥，嘻嘻，』黑小子找到根據。

老李沒精神往下辯論。待了半天：『英，我說胡話來着沒有？』

『那天爸還唱來着呢，媽哭，我也哭了。』英嘻嘻了兩聲，追想爸唱媽哭自己也哭的情景，頗可笑。『菱哭着叫乾媽給抱走了。我也要去，媽把我攔住了，嘻嘻。』英想了會兒；『東屋大孀也哭來着，在東屋裏。媽不理我，我就上東屋去玩，看見大孀的大眼睛——不是我說像倆星星嗎？——有眼淚，好看極了，嘻嘻。』

『馬奶奶呢？』老李故意的岔開。

『老奶奶天天過來看爸，給爸抓過好幾次藥了。媽媽老要自己去，老奶奶搶過藥方就走，連錢也不要媽媽的。那個老梆子，嘻嘻。』

『說什麼呢，英？』

『乾媽淨管張大——啊，伯伯，叫老梆子；我當是老人都叫老梆子呢。』

『不准說。』

黑小子換了題目，『爸，你怎麼生了病？嘻嘻。』

爸半天沒言語。英以爲又說錯了話，又嘻嘻了兩聲。

『英，趕明兒你長大了，你要什麼樣的小媳婦？』老李知道自己有點傻氣。

『要個頂好看的，像東屋大孀那麼好看。我戴上大紅花，自己打着鼓，咚，咚咚，美不美？』
老李點點頭，沒覺出英的話可笑。

三

病中是想見朋友的。連小趙似乎也不討厭了。張大哥是每兩天總來望看一次，一來是探病，二來是報告乾女兒的起居，好像凌是位公主。丁二爺正自大有用處：與李太太說得相投，減少她許多

的痛苦，並且還能幫忙買東西——丁二爺好像只有兩條腿還有些作用，而且他的腿永遠是聽着別人的命令而動作。老李至少是歡迎丁二爺的腿。丁二爺怎樣丟了妻子與職業，怎樣爬小店，連英都能背誦了。相距最近的是最難相見的，而是老李最想見的——她。她不肯來，他無法去請；他覺得病好了與否似乎都沒大關係。繼而一想，他必須得好了，爲太太，他得活着，爲責任，他得活着，即使是不快樂的活着，他欠着她的情。他始終想不到太太的情分是可以不需要報酬的；也許是因爲不自私，也許是因爲缺少那麼一股熱力，叫他不能不這麼想。他只能理智的稱量夫妻間互相酬報的輕重。東屋的——沒有服侍過他，但是，他能想到他能安心的接收她的服務，而不想任何義務與條件。這也許是個夢想，但是他相信。因此，一會兒他願馬上好了，去爲太太掙錢，爲太太工作。一會兒他又怕病好了，病好了去爲太太工作，爲太太掙錢——一種責任，一種酬勞。只足證明是不自私，只能給布爾喬亞的社會掙得一些榮譽；對自己的心靈上，全不相干！

他想菱，又怕菱回來更給太太添事，他不肯再給太太添工作。似乎應當找個女僕來。『說，得找個老媽子。』

李太太想了會兒，心中一向沒有過這個觀念。四口人的事，找老媽子？工錢之外，吃，喝，還得偷點？再說，有了僕人，我該作什麼，僕人該作什麼？況且，我的東西就不許別人動；我的衣裳叫老媽子粗枝大葉的洗，洗兩回就搓幾個窟窿？我的廚房由她佔據着……她的回答很簡單：『我不

累！」

『我想菱，』他說。

『接回來呀，我也怪想的呢！』

『菱回來，不又多一份事？』

『人家有五六個孩子的呢，沒老媽子也沒吃不上喝不上！』

『怕你太累！』

『不累！』

老李再沒有話說。

『要是我老媽子，』李太太思索了半天，『還不如把二利我來呢。』

二利是李太太娘家的人，在鄉下作短工活，會拉呂宋烟粗細的麵條，烙餅，和洗衣裳，跑腿自不用提。

老李還沒對這個建議下批評，小趙來了，我老媽一案暫行緩辦。

小趙很和氣，並且給買來許多水果。

所長太太已經知道老李和他的病勢，因為小趙的報告。不僅是報告，小趙還和所長太太討論過——而且是不止一次——對待老李的辦法。老李沒有得罪過小趙，因此小趙要得罪老李。小趙對所

長太太這麼說：『老李這小子，在所長接任的時候，沒被撤差；他硬說和所長沒關係，誰信！咱們手裏三百多人全擠不上去，他和所長沒關係；沒一點關係！前者所長單單挑他給辦了件要緊的公事，連我和祕書長全不知道！不乘早兒收拾他，他不成精作怪纔怪。收拾他！他現在病了。跟所長說，撤他！』

所長太太手心直癢癢，被手裏那三百多人給抓弄的。她和所長開了談判。所長不承認他和老李認識。及至談到那天早晨老李替他辦了件公事，他纔想起有這麼個姓李的。趕到提及老李生病，所長給了不能撤換老李的理由——晨星不明。撤換誰都可以，晨星是換不得的。可是衙門中人物，除了老李，似乎都直接間接與所長太太和小趙有關係：要撤只能撤老李，而所長決定不肯撤換晨星。所長向來怕太太，現在他要決定還是服從太太呢？還是服從呂祖。他覺得服從太太的次數比服從呂祖的次數太不調勻了，這次他應當服從呂祖一回。他竟自和太太叫上了勁。太太告訴了小趙，小趙恨不能揍呂祖一頓。

所長是崇信呂祖的。對於呂祖的教訓，他除了財色兩項未便遵照辦理，其餘的是虔守神諭。在上天津的前夕，呂祖下壇，在沙盤上龍飛鳳舞的寫了四個大字——晨星不明。第二天早晨，所長到了衙門。遇上了老李。李科員必是晨星了！老李請病假，應驗了晨星不明。恰巧所長又貪了點贓，雖然只是五六萬塊錢，究竟在給呂祖磕頭的時候覺得有不大一點難過，正好用遵行晨星不明來將功

贖罪。保護晨星是種聖職。不惜與太太小有衝突，雖然太太有時候比呂祖還厲害。神與太太都當敷衍，暫時決不撤換晨星。萬一太太長期抵抗，決不讓步，到時候再說。比如說過兩個月再撤換李科員，豈不是呂祖，太太，大家的臉面上都過得去？

小趙要把這顆晨星摘下來，扔在井裏。一時既摘不下，不免買些水果祭一祭病星，借機會套套老李的實話。假如老李說了實話，晨星自然不能再有作用，便馬上收拾他。假如他自認爲晨星，那就得另想主意，設法運動呂祖，叫呂祖說，比如晨星『過』明一類的話，所長自會收拾他手下過明的晨星。小趙非常的和氣，親弟兄似的和老李談了四十多分鐘。不得要領。小趙一出屋門把牙咬上了，一出街門罵上了：『不收拾了你不姓趙！』

老李覺得自從一病，人類進步了許多，連小趙都不那麼討厭了。

四

從正月到二月初，勝利完全是李太太的。

張大嫂把菱送回來，好一頓誇獎乾女兒。『有什麼媽媽，有什麼女兒，這個得人心勁兒的，小嘴多麼甜甜哪！』

老李向來沒覺出太太的嘴甜甜。

吳方墩太太來了，撲過老李去：『李先生，多虧大妹妹呀，你這場病！一個失神呀，好——』她閉上了眼，大概是想像老李死去該當什麼樣式。

邱太太來了，撲過老李去：『李先生，還是舊式的夫人！昨天聽說，一位大學教授死在傳染病醫院，他的夫人始終就沒去看他一次，怕傳染！什麼話！』文雅的邱太太有意把李太太加入『列女傳』裏去。

張大哥又來了，連皺眉帶咳嗽都顯然的表示出：『我叫你接家眷，有好處沒有？這場病不幸虧有她？一來鬧離婚，兩來鬧離婚，到底是結髮夫妻！』口中雖沒這麼明說，可是更使人難過，老李只好設法躲着張大哥的眼睛與眉毛。

張大哥近來特別的高興，因為春天將到，男婚女嫁自應及時舉辦，而媒人的榮耀也不減於催花的春雨。張大哥說了許多婚姻介紹的趣事，老李似乎全沒注意去聽，最後張大哥的烟斗指着窗外，說，『老李，衙門裏這兩天出人命！』老李正欣賞着張大哥的衣裳；淨藍面緞子的灰鼠皮袍，寬袖窄領。淺藍的薄綢棉褲，散褲角，露着些草黃色的毛襪。黑皮鞋。『人命？』他重了這兩個字，因為只聽到這麼一點話尾。

張大哥的左眼閉死，聲音放低，腔調改慢，似乎要低唱一部史詩：『吳太極和小趙！』

『吳太太前兩天還來了呢，』老李說。

『她當然不便告訴你。吳太極惹了禍，小趙又不是輕易饒人的人，事情非鬧大了不可！』
老李靜候着張大哥往下說。

『你知道吳太極沒事就嚷嚷納妾？』

老頭點了點頭。

『練太極練的，精力沒地方發洩！方墩太太大概也管束得太嚴。事情可就鬧糟了。你知道小趙常提到太太，可是沒人見過趙太太？』張大哥笑了，大概是覺出自己過于熱心述說，而說得有點亂了。

正在這個當兒，丁二爺瘋了似的跑進來。

『您快回家，天真叫巡警拿去了！』

第十二

一

無論怎麼說，老李是非出去不可。病沒全好而冒險出去，是缺乏常識。但是爲別人犧牲至少是有意義的。自從生下來到現在，他老是按部就班的活着，他自己是頭一個覺到這麼活着是空虛的。張大哥雖然是瞎忙，到底並不完全爲自己忙。人與人的互助是人生的真實，不管是出於個人意願，還是社會組織使人能相助相成。誰也再不攔住他到張大哥家中去。他的腿還軟着，可是心意非常堅定：雇了輛車去趕張大哥。

張大嫂已哭得像個淚人——天真是五花大綁捆了走的。

沒看見過張大哥這麼難受，也想不到他可以這麼難看。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了，左眼閉着，下眼皮和嘴角上的肉一齊抽動，一聲不發，嗓子裏咯咯的嚙氣。手顫着，握着煙斗。

老李進了屋中便坐下了，只覺得自己沒有能力，自己是廢物，連一句話也說不出。

張大哥沒見老李進來，並沒立起來，楞了好大半天，他忽然睜開左眼，眨巴了幾下，用力嚙了

口氣。猛的立起來，叫了聲，『老李！』沒有再說別的，往外走：到了屋門，看了張大嫂一眼：『我兒子去！』

張大嫂除了說天真是被綁走的，其餘一概不知。

丁二爺在院中提着一籠破黃鳥，來回的走，一邊走一邊落淚，『小鳥，小鳥！你叫一聲，叫一聲，你要是叫一聲，天真就沒危險！叫！叫！』小鳥們始終不叫。

二

第二天，老李決定上衙門，雖然還病病歪歪。

吳太極已經撤了差，邱先生，張大哥，都請假。熟人中只見了孫先生。孫先生是初次到北平，專為學習國語，所以公事不會辦，學問沒什麼，腦子不靈敏，而能作科員，因為學習國語是個人的事，作科員是為國家効勞，個人的事自然比國事要緊的多。孫先生打着自創的國語向老李報告：

『吳太極兒，』他以為無論什麼字後加上個『兒』便是官話，『和小趙兒，哎呀，打得凶！壓根兒』沒完，到如兒今沒完，哎喲，凶得很！』

『爲什麼呢？』連慢性的老李也着了急。

『小趙兒呀，有個未婚妻兒，壓根兒頂呱呱，呱呱叫！』

『他還沒娶過，那麼？』

『壓根兒沒娶過，壓根兒也娶過，癩子的屁股兒，斜門！』孫先生非常得意用上一句。『怎麼講呢？他娶過，娶過之後，哎呀，小趙兒凶得咧，送給別人，那麼，壓根兒他是娶過，可又壓根兒沒娶過，凶！你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作勿來，作勿來。小趙兒到處會騙，百八十塊，買一個兒來，然後，擦胭脂抹粉兒，送了出去，油滑鬼兒，壓根兒的！』孫先生見神見鬼的把聲音放低：『你曉得，他在所長家裏？所長的——是他的人兒，哎喲，漂亮得很！小趙兒和她把所長兒給？，怎麼說？對，抬起來；將來，小趙兒自己有市長兒的希望，凶！這回又弄了一個兒，剛剛十九歲兒。他想調教好，送出去，送給團長旅長兒，說不定。嘔，對，是個旅長兒，姓王的，練得好拳腳兒，獅子拳，梅花掌，交關好。小趙兒，官話有的說，狗熊的舅舅，猩猩兒，精得咧。把她交給了吳太極兒，叫老吳兒教給她點拳術兒，十三妹，凶：旅長兒愛十三妹，凶！』孫先生的吐沫濺了老李一臉。喘了口氣，繼續的說『哎呀，吳太極兒吃了蜜哉！肥豬拱門，講北平的話，三下兩下，撲，十九歲的大姑娘兒！小趙兒正上了天津，壓根兒作夢。前幾天兒回來了，一看，哎呀，煮熟的——什麼，北平的講話，鵝，還是鴨兒？』

『鴨子！』

『對，煮熟的鴨子兒又飛了！壓根兒氣得脖子有大腿粗，凶！小趙兒，吳太極兒，是親戚喲！』

吳太極兒是吳太急兒。小趙兒哪裏放得過，拍，拍，兩個嘴巴子，哎呀，打得吳太極兒好不傷心兒！吳，工夫是好的，拳頭這麼大，可是，莫得還手，羞得咧，沒面目！小趙兒打出——什麼？嗜好，有了，打出癮來了。對吳太極講，姓吳的，你來等茲我，我去約一百一千一萬人來揍你！可是，方墩兒太太動了手，樊梨花上陣兒，一下子，哎呀，把小趙兒壓在底下，壓根兒幾幾乎壓死，大方墩兒，三百多斤，好傢伙的很！要不是吳太極兒拉開，小趙兒早成介大扁杏仁兒。哎呀，小趙兒爬起來，不敢再講打，壓根兒的！不講武的，講文的，登報紙，打官司，凶，吳太極兒撒了差！』

『小趙呢？』老李問。

『小趙兒？大家都說他呱呱叫。老吳兒，他們講，不是東西。』孫先生看了看表，『哎呀，先去一會兒，得閒再講。』擺好科員的架式，孫先生走了出去。

老李急於打聽張大哥的事，可是孫先生走了。科裏只剩下他自己，不好意思也出去。他思索開孫先生的一片官話。男人是要不得的，他想：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罪，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給女人的鎖鑰，女人的醜陋是女人的活地獄，女人怎麼着也不好，都因為男子壞！

⊗ 不對，這還不僅是男女個人的事：而是有個更大的東西，根本要不得。老李不便往遠處想，衙門裏這群人就是個好例子。所長是誰？官僚是誰？小趙？騙子兼科員。張大哥？男性的媒婆。吳太極？飯桶兼把式匠。孫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語搜集者。邱先生？苦悶的象徵兼科員。這一堆東西也

可以組成一個機關？

再看那些太太們，張大嫂，方墩，孫太太，邱太太，加上自己的那一位，有一個得樣的沒有？這些男女就是社會的中堅人物，也要生兒養女，爲民族謀發展？笑話！一定有個總毛病，不然，這群人便根本不應當存在。既然允許他們存在，除了瞎鬧，叫他們幹什麼？

老李聞到一股臭味。他囑咐自己：不必再爲自己那一點點事傷心了。在臭地方不會有什麼美滿生活，臭地方不會出完好的女子，即使能戀愛自由，又能美到哪兒去？他心中有了些力量。往大處看，往大處看，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從新的整部的建設起來：不是多接幾個吻，叫幾聲『達兒靈』就能成的。

他決定不再關心吳太極的事，最自然的事，最值不得大驚小怪的事。吳太極和小趙誰勝誰敗有什麼關係呢。得殺了小趙們的文化，人生纔能開香的花，結真的果。小趙，吳太極，不值一提。

自己那位太太，何必再想，她與千千萬萬的婦女一樣的可憐。東屋的——也不再想，她也不值得一顧，一片燒焦草原上的一棵草。

那麼，幹什麼呢？幫助張大哥把天真救出來？爲什麼？只爲張大哥好娶個兒媳婦，請上一千號人來賀喜？

但是，人情，人情。張大哥到底不是壞人。

假如決定不去管張大哥的事，又該作什麼呢？

又到了死葫蘆頭！這個社會是和老李開玩笑呢，他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他沒法安排自己。他要在一個臭水溝兒裏跑圓圈，怎能跑得圓？他的頭疼起來，回家！科裏只有他一個人：誰管，空三年也沒關係。

三

『苦悶的象徵』出頭給吳趙調解，以便減少苦悶。吳太極依然很正直，怎麼說都行。小趙搖頭。趕到邱先生和後補十三妹過了話，他知道小趙輸了。十三妹願意跟吳太極！她原來絕對不是孫先生所形容的那個『十九歲的大姑娘』。十九歲，或者還不假；大姑娘，她自己說在十四歲上已變成婦人。從十四到十九，她已經過好幾道手：只要一聽見洋錢響，她便知道又要改姓。吳太極教她白鶴亮翅的時候，因為教得細膩，連『我永遠愛你』也附帶着說了，而且起下血誓。她以為跟誰也好，只要不再過手，所以決不再跟小趙去。小趙的頭搖得不那麼有把握了。他要求賠償。吳太極沒錢。方墩太太手裏有點積蓄，她叫小趙親自去取：小趙沒有作大扁杏仁的志願，不敢去。邱先生非常得意：『小趙丟了個人，老吳丟了官，兩不饒。大家的面子，何必太認真。』小趙雖不甘心，可是方墩太太確是厲害：況且萬一把吳太極逼急了，那一對拳頭！邱先生也指破此點：『小趙，等老吳真還敬你

兩個嘴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得了，你打了他，他沒還手，他的理短。知道什麼時候大家又在——處混事，得留情處且留情，是不是，小趙？」小趙追想自己的手在吳太極臉上拍拍，也總得算過癮：可是方墩那一壓，深幸自己有些骨力，不然……

不過，即不能直接由吳家得到賠償，設法由別處得些是當然的。吳太極的缺還沒補上。想到這裏，小趙讓步了，不再和老吳搗亂：『讓他享受去，我慢慢的懲治他。老邱，看你的面子，我暫時不再和他鬧氣。』邱先生十分高興，小趙開始計劃怎樣謀吳太極的缺。

邱先生打着得勝鼓向老李報告。老李看邱先生肯代吳趙調停，靈機一動：『邱先生，我們不是應當聯名具保，保天真一下呢？』

『哪個天真？』

『張大哥的少爺，他就是這麼一個兒子！』老李想打動邱先生的同情心。

邱先生沒言語。

老李應當改換題目。可是他把邱先生看得太高了，他又追了一句：『你看怎樣？』

『什麼？』邱先生翻了翻白眼。

老李只聽見『什麼』，沒看見白眼，『保天真哪。』

『那，對不起，沒我。』

老李的心涼了。等邱先生出去之後，老李的心又熱起來：哼，臭事有人管，好事沒人作！咱老李作定了！

老李原來並不以為保釋天真是好事，或是有什麼意義。經邱先生一拒絕，他叫上了勁。平日張大哥是大家的好朋友，一旦有事，大家袖手旁觀！吳趙的事比起張家的是臭事，張大哥是丟了兒子！老李馬上草了一個呈文，每個字都斟酌了三四遍，然後膽清，拿着去找孫先生。心裏說，不能人都像邱先生吧？！

『哎呀，老李兒，好文章，呱呱叫，』孫先生接過保狀，一邊看一邊誇讚。凡是有孫先生不識的文章都是好文章，所以他連呼『好文章，呱呱叫！』看完，他遞給老李，『好，壓根兒好！』

『簽個字吧？』老李極和氣的說。

『我呀？叫我簽字呀？哎呀，等下看，等下看。文章是好的，呱呱叫！』

老李拿起筆來，自己簽上了名：『我先把自已寫在前面，等正式謄錄的時候，再商量一下誰領銜好。』

『好，好的很。我還等一下，等一下。』

老李在各科轉了一遭，這就是邱先生痛快，其餘的人全是先誇獎他的文筆，而後極謙恭和靄的，繞着圈的，不『說』不簽字，而不簽字。保狀被大家已揉得不像樣子，上邊只有老李一個人的名

字。

老李倒不生氣了，他恨不能替張大哥哭一場。張大哥的整個生命銷磨在維持人；現在，他自己有事了……設若張天真死了，張大哥爲他開弔請客，管保還進一千號人情。這羣人們的送禮出份資是人情的最高點，送禮請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說，安慰安慰張大哥的心？出了他們的人道範圍！老李對着那張保狀發楞。忽然抓起來，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四

老李回到家中，方墩太太和李太太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談。見他進來，她的淚更有了富裕：

『李先生，這些朋友裏還只有你這麼一個好人，給我出個主意！那個小妖精，我受不了，受不了！』

老李一時想不到小妖精是誰：或者吳宅這兩天鬧妖精？及至吳太太又說了幾句，他纔明白過來：十三妹又變成小妖精。也許她還是候補十三妹，不過在方墩的眼中她變了形。老李心中慢慢找到了一條清楚的路綫：小趙與方墩太太有親屬的關係，因此吳太極纔能在財政所找着個差事。在小趙與老吳吵鬧的時節，方墩太太一定是左右爲難，幫助娘家人欺侮丈夫，不好；幫助丈夫和小趙幹，也不好。趕到小趙動了手，而且聲言去頒兵征討，她決定了幫助丈夫，于是把小趙壓在地上。打退了小趙，再把那個賤了頭攆出去，吳太太豈不是大獲全勝？核計着鬧來鬧去，只是老吳丟了差事，

而她自己毫無損失：差事擱下再去謀，衙門裏不出鐵桿莊稼。誰知道那個賤人跟定了老吳，又被邱先生這一調停給關了釘，盤大拳頭的丈夫，硬被個小妖精纏住！方墩太太臉上減了半斤多肉。

李太太完全同情於方墩，可是她沒好主意，而且沒把事情的內容聽清楚。她很恨小趙，並不因為這件事。她也恨吳太極：放着好好的方墩不要，單要小妖精，不要臉！

老李把事裏的鈎套圈全看清楚，但是從心中不愛管這種事，況且剛在衙門生了一肚子氣，更沒有心腸安慰吳太太，他三言兩語給搪出去了：『吳太太，去和老邱要主意：他也許有高明辦法。』心裏說：『什麼人會辦什麼事，老李管不着尊府上的臭事！』然後對她說，『要不然，爽性離婚！』老李要不是心中有氣，決不肯為別人出這種極端的辦法。現在，他是被那口氣逼着，他覺得破壞是必需的。老邱會敷衍：要敷衍，我老邱去；咱老李的辦法是離婚，要不然，您自己去另找位男人，假如有人願要塊大方墩的話。這個，叫他心中痛快了些，破壞！我老李還不定跟誰跑了呢！

『離婚？』吳太太似乎沒想到過，『你是什麼話呀，李先生？這還不够丟人的，再鬧離婚？』老李沒說什麼。

吳太太的眼睛我了李太太去。

李太太一時聰明，想起個主意來：『你偷偷的把那個小東西給小趙送回去，不就完了嗎？』

『這倒是個主意，大妹妹，是個主意，』方墩因為脖子太粗不能點頭，一勁兒眨巴眼。『我回去

想想，啊——想起來了，我我邱太太去，看她有主意沒有。」吳太太似乎決定不再向男人們要主意。

五

邱太太贊成離婚。『我們沒兒沒女，丈夫不講情理，何必一定跟他呢！』

方墩連頭帶脖子一致的搖了搖。『說着容易呀，離婚！吃誰去？』

『難道咱們就不會我個事作？我沒結婚的時候就不想出嫁；及至結了婚，事事得由我作主。丈夫向我搖頭，好，咱馬上還去作事；閒氣，受不着！』

『可是你有那個本事，我沒有呀！』方墩含着淚說。

邱太太忘了，婦女不都是太學畢業。可是既然這麼說了，不便再改口——她是以『個性強』自命的。『那也沒關係，叫他給你生活費呀。真憑實據，他是對你不忠，叫他拿錢！』

『他也得有哇！』方墩心裏更難過了；『當初他作軍官的時候，錢來得容易去得快。軍隊解散了，他一閒就是二年，大吃大喝的慣了，叫他省儉，不會。入了財政所之後，我是一把死拿，能把過一塊是一塊，一毛是一毛。可是薪水是有一定的，任憑怎麼省吃儉用，還能都剩下；就說都能剩下，一共能有幾個錢？哎！都是我命苦，誰叫沒個兒子呢！設若有個兒子。他管保不敢鬧娶小；我並

不是不跟他鬧死鬧活的吵哇，可是咱們婦人任憑怎麼精明，沒兒子到底堵不住丈夫的嘴！其實沒兒子能都怨我嗎？他年青的時候，胡逛八扯：『什麼也不用說，命苦就結了！』吳太太嘆了口長氣。

談到沒兒子，邱太太心中也不好受了。可是爲顯出個性強，不便和方墩一同嘆氣。『我也沒兒子，我也極願意得個小孩，可是結婚這麼幾年也沒有過喜，沒有就沒有吧，我纔不在乎！我知道邱先生也盼着有個小孩，可是他，他連對我皺下眉也不敢，哼！』

方墩和紙板對坐不語。方墩沒得着一點安慰，紙板心中也不十分舒服。

第十三

一

老李去看張大哥。張大哥已經不像樣子了，頭髮好像忽然白了許多，眼陷在坑兒裏。關於媒人的一切職務，全交給了丁二爺。丁二爺的辦法很簡單：有人來找媒人——『沒在家』。老李不敢告訴張大哥，同事們怎麼拒絕在保狀上簽字；他只覺得來安慰朋友是一種使心裏舒坦的事，因為並沒有多少用處。張大哥還始終沒見着天真，雖然已跑細了腿。

『老李！』張大老拉住友人的手，『老李！』嘴唇顫起來，別的話沒有說出，只剩了落淚。

老李理會到張大哥是怎樣的難過。使張大哥在五十來歲丟了兒子，生命已到了盡處。但是他不會安慰人。除了能代張大哥作有效的奔走，再說，安慰的話，即使說得好聽，又有什麼用。他決定去設法營救天真，只來看看張大哥是沒意義的。

以張大哥的人緣與能力，他只打聽到：天真是被一個全能的機關捕了去，這個機關可以不對任何人負責而去辦任何事。沒人知道牠在哪裏，可是人人知道有這麼個機關。被牠捕去的人，或狗，

很少有活着出來的。張大哥在什麼機關都有熟人，除了在這個神祕得像地方的地方。人情話遍了，從衆人的口氣中他看出來，天真至少是有不正當行爲的嫌疑，說不定已經作了鬼。張大哥已經筋疲力盡，只剩了把自己哭死，微微有點光明，他是不會落淚的；他現在已完全走進霧陣中。設若天真死在他眼前，他只要痛哭一陣就夠了。現在他是把自己終身的一切全要哭出來，平生一句得罪人的話沒說過，一個場面沒落後過，自己是一切朋友的指導師：臨完，天真設若真這麼死了，張大哥沒法再往下活了。

老李看出來，張大哥只有兩條路，除了哭死便是瘋了。拿些硬話激動他？沒用。張大哥的硬氣只限于狠命的請客，罵一句人都覺得有負于社會的規法。老李沒有說。

衙門的人，他只剩下沒見所長與小趙。見所長？或者還不如見小趙。央求小趙是難堪的事，可是爲朋友，無法。

我到了小趙。

『啊，老李，』小趙先開了口，『正找你呢！有事沒有？洗澡去？』

老李心裏說，這小子一定有什麼典故。跟他走！

一進澡堂的大門，小趙就解衣裳，好像洗澡與否無關緊要，上澡堂專爲脫光眼子。得了客座單間，小趙已經全光，覺得纔與澡室內的一切調和，點上香煙，拍着屁股，非常寫意。

『老李，抖哇……』小趙的眼珠又在滿臉上跳舞了一回：『拿着保狀各科走走，真有你的！知道要升頭等科員了，叫全衙門的得瞻丰采？有你的，行！』

『什麼頭等科員？』

『還裝傻不是?!老李你也太厲害了，誰不知道吳太極的缺是由你補！還跟我裝傻，真有心打你倆脖子拐！吳是頭等科員，我給他運動上的。那小子吃裏爬外，咱把他請出了。你和他同科，又是所長的人，又恰好是二等科員，不由你補由誰補？還用裝傻！老李，吃點東西好不好？』小趙在澡堂什麼也想着，除了洗澡。

『我不吃什麼。我告訴你，小趙——』

『對了，這就對了，叫我小趙。什麼李先生，趙先生，官話；小趙，老李，多麼痛快，多麼自己。還非是小趙老李不行，不信換換個，老趙小李就不大好聽。』

老李確是頭一次當着小趙管他叫『小趙』因為討厭他。『我告訴你，小趙，不用給我造謠言。我與所長沒關係，更無意作頭等科員。據我看，倒是維持維持老吳有點意思。老吳與我也沒關係，他可是你的親戚，何必——』

『咱們可不准再提吳太極！』小趙的眼珠跳回原位，『親戚？親戚霸佔人家的未婚妻！我跟他沒完！咱小趙是有恩的報恩，有仇的報仇，男子漢大丈夫！就拿你說，老李，自從我一和你見面，心裏

就說，這是個朋友；猩猩惜猩猩，好漢愛好漢！『眼珠又跳出去。』告訴我，老李，吳太極的缺怎樣了？要是落在你手裏，我沒話可講，你是個朋友。萬一落在別人手裏，比如說那個老孫，咱小趙就不能好好嘍這口氣。所長太太手裏人還多着呢，不過真落在個好朋友手中，我自向所長太太給美言幾句的，決不給破壞；雖然我「能」從中給破壞！看這像句話不像，老李？』

『我還是那句話，不知道。我今天我你是爲求你點事。』

『求，把這個字收起來！你不會說，小趙，給我辦點事去！求？什麼話！說你的，老李。』

『我說完，只要你痛快的「行」，或是「不行」，不准來繞灣的！』老李心裏舒服了許多，今天可敢和小趙旗鼓相當的幹了。『還是那回事，救張天真。衙門裏沒一個人肯伸伸手，我是有心無力；你怎樣？』

『我？行！不爲天真，還不爲張大哥？行！你說怎辦吧？』小趙拍着屁股說。

『我沒辦法。張大哥連天真拘在哪裏也還不知道。你要能給打聽出來，就是天大的善事，大哥眼看着快瘋了。打聽出來，咱們再想辦法，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我去打聽，容易的很；小趙沒有別的好處，就是眼皮子雜點兒。』小趙的眼珠改爲連跳帶轉，轉了幾遭，他的臉板起來，『可有一樣，老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說吧！』

『好！你真沒有謀老吳的缺？』

『對天起誓，我沒有！』

『好！假如我給你運動，你幹不幹？』

『沒意思？』

『好！你沒意思，咱對張家的事也沒意思，吹！』

『我幹呢？』

『我去營救天真。』

『行了：』

『我的辦法與步驟是——』

『不必告訴我！』

『好！我怎辦怎好？』

『只要你能幫助張大哥。』

『好！事情都交給我了？』

『都交給你。對於我，犧牲也好，耍弄也好。對於張大哥，只准幫忙，不准掏一點壞。』

『好！』

老李非常的痛快。幫助張大哥，沒有什麼了不得。跟小趙說得強硬，也算不得什麼，小趙原是不不要臉的貨。可喜的是居然敢把自己押給小趙，任憑他擺佈，浮士德！心裏說，『看小趙的，看他把我怎樣了！』生命開始有些味道。回到家中，不由的想和太太談一談。她不懂；衙門裏那羣人當然也不懂；不懂又有什麼關係呢。且自己享受着：大俠，神祕，浪漫。黑暗的社會是悲劇的母親：在悲劇中敢放膽犧牲的是個人物。老李不知不覺的多吃了一盤飯。

李太太心中，這兩天，只有兩件事：給孩子們拆洗春衣，和惦記着方墩太太。不放心方墩正是不贊成丈夫——給人家出主意離婚！誰說老李老實？老實人叫方墩離婚？她對離婚是怎回事不大清楚，在她的心目中離婚就是散伙；夫妻倆可以散伙？老李厲害！看他不言不語的，心裏有數！李太太這兩天加工梳腦後的小辮，一邊梳着一邊想：吳太太要是和丈夫散了伙，第二個就該輪到我了：老李心裏要沒驚着跟我散伙的意思，怎會給吳太太出那個主意？加工的梳小辮，臉上多拍了半盒兒粉。也不敢再和他要錢，他病那麼一場，多花了許多錢，別叫他翻了狗臉說我花張了！本應當上張家去看看，他病着，人家張大哥夫婦跑前跑後，趕到人家出了事，怎好不去看看。她心中的天真被捕和家中有個三天滿月是一樣，去看看——至多不過給買點東西——也就够了。可是一出門又得要

錢，算了吧，等張家兒子出來再說。

對於馬少奶奶似乎應當恢復邦交。馬老奶奶可真不錯，老李病着，人家給跑東跑西。馬少奶奶當然是沒和婆婆講究過我；那麼，馬少奶奶心眼也不錯。也許都是老李的壞，男人哪有老實的，看那位吳先生，四五十歲的人了，霸佔小趙的；可是小趙也該，該！得和她套近乎，我越在中間含糊着，他們越是倆打一個兒。倒得和馬少奶奶拉近，把她拉到我這邊來，丈夫也得說我好，她也就不好意思再……李太太把鄉下的邏輯咂摸一個透。然後，當着丈夫拿起給小菱裁好的一條小褲子；『我求馬孀給做做去，她會作活，手巧着呢。』

老李點了點頭，沒說什麼。等太太出了屋門，他笑了笑，這也是位女俠。把人生當個笑話看也很有意思。

三

衙門裏這幾天大家的耳朵都立起來，特別是二三等科員。對於吳趙戰爭的趣味，已經低降得快到零度，大家不提吳太極便罷，提起來便是與他那個『缺』有關係。有希望高升一等的人很多，而且全努力的盡所能，爲想把這個希望實現，甚至於因爲希望相同而引起些暗潮。老李是個最不熱衷的，可是自從那天到各科請求爲張大哥幫忙以後，人們都用另一種眼神看他。每逢他從外面進來，或

是散班後出去，隨着他的後影，總引起幾陣嘀咕。可是對於張大哥，大家這幾天連說『幾張紙』好似都有改成『幾篇紙』的必要。『張』字犯禁！『他的兒子，嫌疑犯！』大家都後悔曾經認識這麼一個人。因此對於老李越發的覺得神祕不測，甚至於是有点可怕：『就是準有升頭等科員的把握，也無須這麼狂呀！』大家偷偷的用手指向老李的脊背說。有的人，極不甘心的看出自己沒有高升的希望，爲寬心起見，造出一種新消息：『嫌疑犯的父親也要攔下！所長還能留着他？』張大哥雖然不是頭等科員，可是差事肥，庶務上，回扣……這兩種消息與希冀使科員級的空氣十二分緊張，好似天下興亡與這個有極密切的關係。科長與祕書的耳旁，也一天到晚是嗡嗡着這個——大家還有個不各顯神通的運動？請客的通知單，總繼續在科長室與祕書處巡行。科長們也對老李懷疑，他有多大人情呢，竟自看不見他的帖？！

老李反倒接着兩三個請帖，而且有人過來預先遞個口話：李先生榮升的時候，請分神維持個好友，補您的缺；明天晚上千萬請賞光！老李雖然有時候也能欣賞幽默，但是對這種過度的滑稽，還不會逢場作戲。他把請帖輕輕的放在紙簍裏。

命令下來了，果然是老李。補他的缺的是位王先生。沒有人認識王先生。大家一邊向老李道喜，一邊打聽王先生是誰；老李也不認識，大家以爲老李太厲害：何必呢，你的人情大，也不必這麼狂啊；不告訴我們拉倒！大家一面這樣不滿意老李，一面希望着張大哥的免職令下來。

『哎呀，老李，恭喜恭喜！』孫先生又得着練習官話的機會。『幾時請客？吾來作陪呀，壓根兒的。豬八戒掉在泔水桶裏，得吃得喝！』

老李決定不請客。大家對他完全失望。『苦悶的象徵』特別的覺得老李不懂交情。邱先生本是頭等科員，對老李的升級原來不必忌妬，可是心中苦悶，總想抓個鱗兒向誰耍耍刺纔痛快。他敲着擦着說開了閒話，把公事完全推給老李。原先本來也是老李一個人受累，可是邱先生交過公事來的時候很客氣；現在他老嫂子使喚新媳婦似的直接命令老李，鼻子尖上似乎是說，我是老資格！老李的氣不打一處來。呆坐了半天，他想出來了：『跟這羣東西一塊兒，要不隨着他們的道走，頂好乾脆離開他們。』他決定不妥協，跟他們來硬的，反正我已經把自己押給了小趙，知道他的肚子裏是鬧什麼狗油呢？幹！他原封的把公事全給邱先生送回：『出去看個人，你先辦着！』可是他知道他的嘴唇有點顫：不行，到底是沒玩慣這種使人難堪的把戲。他去看張大哥。

張大哥免職的謠傳是否應當報告呢？謠傳，可是在政界裏謠言比真實還重要。怎好告訴張大哥呢？他心中正那麼難受。不告訴吧，萬一成了事實，豈不叫他更苦痛？張大哥不那麼難看了，可是非常的倦怠。老李似乎看出些危險來。張大哥是蚯蚓式的運用生命，軟磨，可是始終不懈；沒看見他放任或懶過。現在他非常的安靜，像個跑乏了的馬，連尾巴也懶得動。危險！老李非常的難過。不管張大哥是怎樣的人，老李看他是一個朋友。

『大哥，怎樣了？』

『坐下，老李，』張大哥又顧到客套與規矩了，可是話中沒有半點平日那種火力，似乎極懶得說話而不得不說。還表示出天真的事是沒什麼希望，因關切而改成不願再提。『坐下。沒什麼消息。小趙來了一次，他正給我跑着，據他說，沒危險。』

張大哥只爲說這麼幾句，老李看出來，一點信任小趙的話的意思也沒有。

『我託咐他來着，』老李決不是爲表功，只爲有句話說。

『對了，他眼皮子寬，可不是。』

二人全沒了話。

無論說點什麼也比這麼楞着好，老李實在受不住了：『大哥，衙門裏有人說——啊——你上衙門看看去。這個社會不是什麼可靠的。』

『啊，沒什麼，』張大哥聽出話中的意思，臉上可是沒有任何表情，『沒什麼，老李，』他彷彿反倒安慰老李呢。『什麼都沒關係了，兒子已經沒啦，還奔什麼！』他的語聲提高了些，可是仍似乎沒精神多說，忽然的止住。

『我看不能有危險，』老李善意的敷衍了一句。

『也許。』

張大哥是整個的結束了自己。科員都可以扔棄了！

丁二爺提着一籠破鳥進來：『大哥，二妹妹來了。我告訴她，您不見人，她非要進來不可。大概又是爲二兄弟的事。』

『叫她快滾，』張大哥猛的立起來，『我的兒子還不知道生死呢，沒工夫管別人的臭事，滾！』瞪了丁二爺一眼，坐下了。丁二爺出去，他好像跟自己說：『全不管了，全不管了！我姓張的完了，前世造下了什麼孽！』

老李也立起來，他的臉白了，在大衣上擦了擦手心的汗，不敢再看張大哥，扭着頭說，『大哥，明天再來看你。』

張大哥抬起頭來，『走啊，老李，明天見。』沒往外送。

走到門口，丁二爺拉住了他，『李先生，明天還來吧，大哥還就是跟你發脾氣，很好。明天來吧，一定來！』

四

老李什麼也沒想，一直走回衙門。思想有什麼用呢。他看見張大哥，便是看見小人物的盡端：要快樂的活着得另想辦法，張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會的意思長的，而今？張大哥，社會，空

白，什麼也沒有；還幹嗎再思索。

進了衙門，他想起邱先生。管他呢，硬來，還是硬來；張大哥倒軟和呢，有什麼用？

邱先生低着頭辦公呢，眉毛皺得要往下落毛。及至看見老李，他的眉頭反倒舒展開了，放下筆，笑着：『老李，請不要計較我啊。告訴你實話，我是精神不好，無心中可以得罪了人。不是有意！你看，』他把聲音放低了些，『邱太太，這就是對你說，不便和別——生人提。她個性太強，太強。一天到晚和我驚扭着。我一說，夫婦得互相容讓呀。她來了：當初不是我追求你，是你磕頭請安追求我吧？好了，我就得由性兒，愛怎着怎着。老李，你看這像什麼話。前幾天，我好心好意爲吳趙們調解，回家又挨了他一頓：好哇，不幫助吳太太把那個野了頭趕出去，反助紂爲虐？！你們男人都沒好心眼。再不許你到吳家去！老李，你看，這是何苦！我也看明白了，逼急了我，跟她離婚！娶誰也別娶大學畢業生，來派大多了。其實，大學畢業生淨是些二十八九的醜八怪，可是自居女聖人。你看着，早晚我跟她離婚。』

老李點頭說『是』之外不便參加意見。邱先生繞了個大圈，又往回說：『因爲這個，心中老不痛快，未免有得罪人的地方。老李你不用計較我。朋友就得互助，焉知你不升了科長，或是我作了祕書——要不是家裏成天瞎嘈嘈，我也不能到如今還是個科員——到那時節，我們不是還得互相照應嗎？』

老李沒好意思笑出來。

『老李，我已約好老孫老吳，一同吃個便飯，不是請客。一來爲你賀喜，二來爲約出老吳談一談。準去啊！』邱先生把請帖遞過來。

老李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把請帖接過來，爽性和邱先生談一談。在張大哥眼中，邱先生是極新的人物。老李要細看看這個新人物。

『老邱，你看咱們這麼活着有意思沒有？』

邱先生楞了半天，笑了笑：『沒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鳥入了籠，一樣的沒意思。我少年的時候是個野驢：中年，結了婚，作了事，變成個賊鬼溜滑的皮驢：將來，拉到德勝門外，大鍋煮，賣驢肉。我不會再跳出圈外，誰也不能。我現在是冷一會熱一會，熱的時候只能發點小性，冷的時候請客陪情；發癩子的生活。沒辦法。我不甘心作個小官僚，我不甘心作個好丈夫，可是不作這個作什麼去呢？我早看出，你比我硬，可也沒硬着多少，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其實是一鍋裏的菜。完了，談點無聊的吧；只有無聊的話開心。』

老李又摔破了一個人蛋，原來老邱也認識自己。二人成了好朋友，老李沒把請帖又放在字紙簍裏。

回到家中，李太太正按着黑小子打屁股呢。老李抹回頭來又上了街，找個小飯館，要了三十豬肉韭菜餃子，一碗三仙湯。『我也發回癩子試試！』

第十四

一

北平春天的生命是短的。蜂蝶剛一出世，春似乎已要過去。春光對於老李們似乎不大有作用；他們只隨時的換衣服，由皮袍而棉衣，由棉袍而夾衫，只顯出他們的由擁腫而削瘦。他們依舊上衙門，上衙門，上衙門；偶爾上一次公園都覺得空氣使他們的肺勞累得慌，還不如湊上手打個小牌。

張大哥每年清明前後必出城掃墓，年中唯一的長途旅行，必定折些野草回來，壓在舊書裏。今年他沒去。天真還在獄裏。丁二爺雖然把石榴樹，夾竹桃，仙人掌等都搬到院中，張大哥可是沒有惠顧牠們一點點水，他已與春斷絕關係。張大嫂也瘦得不像樣了。丁二爺的小黃鳥們似乎受了什麼咒詛，在春雨初晴的時節，沿着金藍的陽光，也不肯叫一聲。後院的柳樹上來了隻老鴉，狂噓了一陣，那天張大哥接到了免職的公文。他連看也沒看。他似乎是等着更大的惡耗。

吳太極為表示同情來看張大哥，張大哥沒有見他。

他只接待老李。

老李家中也沒有春光；春光彷彿始終就沒有到西四牌樓去的意思。除了一冬積蓄下的腥臊味被春風從地下掀起，一切還是那麼枯醜。馬老太太將幾盆在房底下藏了一冬的小木木花搬在院中，雖然不斷的澆水，可是能否今年再出幾個綠葉便很可懷疑。李太太到了春天照例的脫頭髮，腦後的一雙小辮十分棘手，用什麼樣的梳子也梳不到一處。黑小子臉上的癬，經春風一吹，直往下落鱗片。合院之中，只有馬少奶奶不知由哪裏得到一些春的消息。臉上雖瘦了些，可是腮上的顏色近於海棠。她已經和李太太又成了好友；老李在家的時候，她也肯到屋中來。小菱的春衣都是馬孀給做成的，做得非常的合適好看。菱好像是個大布娃娃，由着馬孀翻過來掉過去的擺弄，馬孀是將領子袖子都在菱的身上綑好，畫了白綫，而後拆下來再縫成的。袖口上都繡了花。馬孀的大眼睛向菱的身上眨巴着，菱的眼睛向馬孀的海棠臉蛋眨巴着。

老李看着她們，心中編了一句詩——一點兒詩意孕着春的宇宙。他不敢再看太太那對缺乏資本的小辮，唯恐把這點詩意給擠跑了。

李太太心中暗喜，能把馬少奶奶征服。可是還不满意老李，因為方墩太太一趟八趟的來，而口口聲聲是已快離婚——老李的主意。還有呢，方墩太太雖然與李太太成爲莫逆，可是口氣中有點不滿意老李——他頂了吳先生的缺，不够面子！李太太一點也不曉得丈夫升了官，因為老李沒告訴她。升了官多掙錢，而一聲不發，一定是把錢私自掖着，誰知道作什麼用？邱太太也常來，說的話

雖文雅，可是顯然的是說邱先生近來對太太頗不敬。四位太太遇在一塊，幾乎要把男人們全拴起來當狗養着。大家都把張大嫂忘了。菱幾次要看乾娘去，李太太也倒還無所不可，可是方墩太太攔住她們：還上張家去呢？嫌疑犯，結果，老李帶着菱去看乾娘。直到父女平安回到家中，李太太纔放下心去。她以為嫌疑犯必是見了小孩就嚼嚼吃了的。

衙門裏，吳太極與張大哥的缺都有人補上，大家心裏開始安頓下去。可是對於補缺的人，多少心中有點忌恨，特別是對老李。『看着平日那麼老實，敢情心裏更辣；補吳太極的缺，焉知不是他給頂下去的呢？』起初，大家拿吳太極當個笑話說，現在改成以他為殉難者，全是老李一個人的壞。老李一聲不出，在衙門，在家裏，任憑那羣男女嘈嘈，只在大街上多吸幾口氣。

三

丁二爺來了：『李先生，張大哥請你呢。』

到了張家，大哥正在院中背着手走溜，他的背彎着些。見了老李，他極快的走進屋中，好像又恢復了些素日的精神。老李還沒坐下，張大哥就開了口：

『小趙來了，說天真可以出來。可是我得答應他一件事。』他楞住，想了會兒：『他說；他是聽你的話這麼辦，一切有你負責。』他看着老李。

『我把自己押給了他？』老李心裏說，然後對張大哥：『得答應他什麼呢？』

張大哥立起來，幾乎是喊着：『他要秀真！要我的命！』

老李一句話沒有。

張大哥在屋中走來走去，嗓子裏咯咯的嚥氣：『救出兒子，丟了女兒，要我的命！這是你出的主意？老李！這是你給張大哥出的主意？我的女兒給小趙？強買強賣？你是幫朋友呢，還是要朋友的命呢？』

老李只剩了哆嗦了。他忽然立起來，往外就走：『我找小趙去！』剛走到門口，被大嫂給截住了。

『老李，你先別走，』張大嫂命令着他，她眼中含着淚，可是神氣非常的堅決，『咱們得把事說明白了。你叫小趙這麼辦來着？』

『我託他幫助營救天真來着，沒叫他幹別的。』老李又坐下了。

『我想你也不是那樣的人。大哥是急瘋了，所以信了小趙的話。咱們商量商量怎辦吧。』她向張大哥說，『你坐下，和老李商量個辦法。』

『我沒辦法！』張大哥還是嚷着，可是坐下了：『我沒辦法！我幫了人家一輩子的忙，到我有事了，大家看哈哈笑！要我的兒女，爲什麼不乾脆要我的老命呢！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我的女兒

給小趙，也配？」他發洩了一頓，嘴唇倒不顫了，低着頭，手扶着膝，喘氣。

老李等了半天，張大哥沒再發作，他低聲的說：『大哥，咱們有辦法。你事事有辦法，我就不信辦不動這回事。』

張大哥點了點頭。

『咱們大家想主意，好不好，大哥？』

張大哥抬起頭來，看了看老李，嘆了一口氣。『老李，張大哥完了！一輩子，一輩子安分守己，一輩子沒跟人惹過氣，老來老來叫我受這個，我完了。真動了心的沒工夫再想辦法。叫我去殺人放火，我不會：只好聽之而已。活着爲兒女奔忙：兒女完了，我隨着他們死。我不能孤孤單單的活到七老八十，沒味兒！』

老李知道張大哥是失了平衡，因爲他的生命理想根本的被別人毀壞，而自己無從另起爐灶，他只能自己鑽入黑暗裏，想不起別的方法。但是老李不便和他討論這個，更不能給他出激烈的主意——張大哥是永遠順着車轍走的人，得設法再把他引到轍跡上去。『大哥，不必傷心了，還是辦事要緊。告訴我，小趙說什麼來着？』

張大哥的臉上安靜了。『他說：天真並不是主要犯，是錯拿了。他可以設法把他放出來。』

『咱們自己不能設法，既是拿錯了？』老李問。

張大哥搖頭：『小趙就不告訴我，天真在哪裏圈着。我是老了；對於這些新機關的事，簡直不懂。假如他是囚在公安局，我早把他保出來了。我平日總以為事事有辦法，敢情我已經是老狗熊了，耍不了新玩藝！』

『非小趙不行，所以他提出條件？』

『就是。他說，你給他出的主意。』

『我求他來着。』老李很安靜的說。『求他的時候，我是這麼和他說好的——要犧牲，犧牲我老李，不准和張大哥掏壞。他這麼答應了我。』

『爲什麼單求他？』

老李不能不說了：『衙門裏可有誰願意幫助你？再說，誰有他那樣眼雜？我早知道他不可靠，所以纔把自己押給他。』

『押給他？』

『押給他了。我不知道爲什麼他恨我，時時想收拾我。也許只因爲他看我不順眼；誰去管。我給他個收拾我的機會，他自要能救出天真來，對我是怎辦怎好。』

張大哥的淚在眼圈裏，張大嫂叫了聲：『老李！』

『我不是上這兒來表功，事實擠成了這麼一步棋；我所沒想到的是他又背了約，我還是在太誠

實。不過，管牠呢，先談要緊的。事情是一步一步的辦，先叫小趙把天真放出來。」

『不答應給他秀真，他肯那麼辦嗎？』張大嫂問。

『答應他！』

『什麼？』夫婦一齊喊。

『答應他，我自有辦法，決不叫秀真姑娘吃虧。就是咱們現在有別人來幫忙，也不行。小趙不是好惹的。假如甩了他，另想方法，他會從中破壞，天真不用想再出來了。不如就利用他，先把天真放出來再講。』

老夫婦楞了半天，張大哥先開口：『老李，你說怎辦就怎辦吧。我不行了。先把天真放出來。我一共有三處小房，叫小趙挑吧，他愛要哪一處，我雙手奉送，只求他饒了秀真！』張大嫂接了下去：『老李，我只有那麼一個姑娘，不能給個騙子手！不能！能保住我的一對眼珠，他說要什麼都行。都給了他，我們娘兒幾個要飯吃去，甘心！』

『要飯吃去也甘心！』張大哥重了一句。

張大哥確是下了決心，老李看出來。犧牲房產就是犧牲張大哥一生的心血，可是兒女比什麼也更貴重。他還是看不起張大哥，可是十二分的可憐他。『事情也許不至那麼壞，放心吧，大哥，我老李拿這條命去換回秀真來。』

『老李，你可別爲我們的事動——凶啊！給小趙錢！』張大哥看着老李的臉。

張大哥至死也是軟的！老李不便再吓嚇他：『我瞧事辦事，要是錢有用的話，就給他錢。』

『給他錢，老李，給他錢，』張大嫂好像以爲事情已經辦妥了似的。『你還有一家老小呢，別爲我們——』她沒說出，用手彈去一個淚珠。

三

在無聊中尋些趣味：老李很得意，能和小趙幹一幹。

『喂，小趙，』叫狗似的叫，『張家的事怎樣了？』

『有希望，天真不日就可以出來。』

『張大哥問我，怎樣酬報你。我來問你，原諒我不會客氣一些。』老李覺得自己也能俏皮的諷罵，心裏說：『誰要是不怕人了，誰就能像耶穌似的行奇蹟。』

『要不我怎麼愛和你交往呢，』小趙的眉毛轉到眼睛底下來，『客氣有什麼用？給我報酬？怎好意思要老丈人的禮物？半子之勞，應當應分！』

『誰是老丈人？』

『張大哥難道沒告訴你？現在的張大哥，過兩天就升爲老丈人。』

『你答應了我，不和他掏壞！』

『掏壞是掏壞，婚姻是婚姻，張大哥一生好作媒，難道有人要他的女兒，他不喜歡？』小趙指着鼻樑：『看看小趙，現在是科員，不久便是科長，將來局長所長市長部長也還不敢一定說準沒我的份兒！將來，女婿作所長，老丈人少不是祕書，不僅是郎才女貌，連老丈人也委屈不了！』

老李的悶火又要冒煙，可是壓制住自己。『小趙，說脆快的，假如張大哥送給你錢，你能饒了他的女兒不能？』

『老李，你這怎說話呢？什麼饒了饒了的，該打！可是，你說說，他能給多少錢？』

『一所房子。』

小趙把頭搖得像風扇：『一所小房，一所？把個嫌疑犯釋放出來，就值一所小房？』

『可是天真並不真是主要犯！』

『有錯拿沒錯放的，小趙一句話可以叫他出來，一句話也可以叫他死。隨張大哥的便；他的話是怎麼說都可以。』

『你要多少呢？』

『我要多少，他也得給得起呀！他有多少？』

老李的臉紫了。嚥了一口毒氣，『他一共有三所小房，一生的心血！』

『好吧，我不能都要了他的，人心總是肉長的，我下不去狠手，給我兩所好了。』小趙很同情的嘆了口氣。

『假如我老李再求你個情，看我的面上，只要他一所，我老李再自己另送給你點錢，怎樣？』

『那看你能送多少了！』

我真能拿二百。二百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

『我再說一句，二百五，行不行？』

『好了，張大哥給你一處房，我給你二百五十塊錢：你把天真設法救出來，不再提秀真一個字，是這樣不是？』

『好吧，苦買賣！小趙不能不講交情！』

『好了，小趙，拿筆寫下來！』

『還用寫下來，這點屁事？難道我的話不像話是怎着？』

『你的話是不算話，寫下來，簽上字！』

『有你的，老李，越學越精，行，怎寫？』

『今天收我二百五十；天真活着到了家那天，張大哥交你一張房契：以後永不許你提秀真這兩個字。按這個意思寫吧！』

小趙笑着，提起筆來：『沒想到老李會這麼厲害，早就知道你厲害，沒想到這麼厲害：這點事還值得簽字畫押，真，不用按斗跡呀？』

字據寫好。各存一張。簽字的時候，老李的手哆嗦得連自己的名字全寫不上來了。他恨不能一口吃了小趙，可是爲張大哥的事，沒法不敷衍小趙。小趙是當代的聖人，老李，鬧了歸齊，還是張大哥的一流人物！老李把二百五十元的支票摔在棹上。

小趙拿起支票，前後看了看，笑着放在小皮夾裏：『銀行裏放着錢，老李？資本家，早知道，多花你幾個！積蓄下多少了，老李？』

老李沒理他。

他拿着字據去給張大哥看，張大哥十分感激他。越發使他心中難堪。本想在灰色的生活裏找些刺激，作個悲劇裏的人物，誰知作來作去，只是上了張大哥所走的轍跡，而使小趙名利兼收的戲弄他！『爲什麼小趙這樣恨我呢？』只有這一句話在心中有點顏色。『莫非老李你還沒完全變成張大哥？所以小趙看你不順眼？即使是這樣。還不是無聊？』老李低着頭回家，到家裏沒敢說給了小趙二百五十塊錢，對太太也得欺哄敷衍！

四

夏天已經把杏子的臉晒紅，天真還是沒有放出來。端陽是多麼熱鬧的節令，神祕的蒲艾在家家

門外陪伴着神符與判官：張大哥的家中終日連一聲笑語也聽不見，夫婦的心中與牆上掛鐘，日夜響着天真，天真！丁二爺的破鳥們全脫了毛，越發的不大好看。院中的石榴，因為缺水，只有些半乾的黃葉，靜靜的等着下雨。

老李找了小趙幾次，小趙的話很有道理：『就是人情託到了，也不能頓時出來不是？這麼重的案子！我不比你着急？他一天不出來，房子一天到不了我手裏！我專等着有了房子好結婚呢！』

老李沒有精神再過五月節：李太太心中又嘀咕起來：『又怎麼了？連節也不過？莫非又——』又釘上了馬少奶奶，一眼也不放鬆。菱和英又成了自用的偵探。

節後，方墩太太帶着一太平水桶的淚來給李家灑地，『完了，完了，離婚了！我沒地方去，就在這塊吧！大妹妹，咱倆無仇無怨，我是跟老李！他不叫我好好過日子，我也不能叫他平安了！』

李太太的臉白了：『他怎麼了？』

『怎麼了？我打聽明白了，是他把我的丈夫給頂了，要不是他，我的丈夫丟不了官；我打聽明白了，有憑有據！這還不算，他還把自己的缺留着，自己拿雙份薪水，找了個姓王的給遮掩耳目，姓王的一月只到衙門兩天，乾拿十五塊錢，其餘全是老李的。不信，他前者給了小趙二百五，哪兒來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李太太直噓氣。

『你怎能知道，我的傻妹妹！這還不足為奇，前兩天他託小趙給吳先生送了五十塊錢來。我本想把小趙打出去，可是即是老李託他去的，我就不便于發作了。小趙一五一十都對我說了。怎麼老李要買張大哥的房子，怎麼鼓動吳先生和我離婚，怎麼老吳要是離了婚，老李好借此吓嚇你，李太太，把你吓嚇住，老李好買個妾。老吳沒心沒肺沒骨頭，接了那五十塊錢，口口聲聲把我趕出去！他娶了小老婆！我不跟他吵，他反倒跟我翻了臉！都是老李，都是老李！我跟他不能善罷甘休！我上衙門給他嚷去；科員？他是科長也不行！我不給他的事鬧掉了底，我算白活！』

一片話引出李太太一太平水桶的眼淚。『吳大嫂，你先別跟他鬧，不看別的，還不看這倆孩子？把他的事弄掉，我們吃誰去？你先別跟他鬧，看我的，我審問他：我必給你出氣！』又說了無數的話，算是把方墩太太勸了走。

吳太太走後，李太太像上了熱鍋台的馬蟻。想了好大半天，不知怎辦好。最後，把孩子託咐給馬少奶奶，去找邱太太要主意

邱太太為是表示個性強，始終不給客人開口的機會，專講自己的事：『老邱是打定了主意跟我過不去，我看出來了！回到家來東也不是，西也不是，臉上就沒個笑容。什麼又抱一個兒子吧，什麼又辭職不幹了吧，生命沒有意思。這都是故意的指槐說柳。他是討厭我了，我看的明明白白。早晚我是和他離婚，拿着我的資格，我纔不怕！』

李太太乘機會插入一句：『老李也不老實呢！』

邱太太趕緊接過來：『他們沒有老實的！可是有一層，你有兒有女，有家可歸：我更困難，我雖然可以獨立，自謀生活，可是到底沒個小孩；自己過得天好，究竟是空虛，一個人恐怕太寂寞了，是不是？這麼一想，我又不肯——不是不敢——和老邱大吵特吵了。困難！可是，我要不和他鬧，又怕他學吳先生，硬往家裏接姨太太！以我這個身分，叫人說我不能拴繫住男人的心，受不了！真離婚吧，他纔正樂意。困難！』

『我怎麼辦呢？』李太太問。

『跟老李吵！你和我就不同了；我被文學士拘束住，不肯動野蠻的。你和他吵，我作你的後盾！』

李太太運足了氣回家預備衝鋒。

五

不在太太處備案而把錢給了別人，是個太太就不能忍受這一手兒。李太太越想越生氣。自己真是一心一意的過日子，而丈夫一給小趙就是二百五十，够買兩三畝地的！還幫着吳先生欺侮吳太太！跟他幹！邱太太的話雖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說了，管我的後頓；有人管後頓，前頓還不好說

？跟他吵。後盾改成後頓，李太太精神上物質上都有了倚靠。從鄉下到大城裏來，原想和和氣氣的過日子，誰想到他會這麼壞；他的錯，跟他幹。一進屋門便把腦後的小辮披散開了，換上了舊衣裳，恐怕真打起來的時候把新衣撕了。飯也不去作，不過了！

老李剛走到院中，屋裏已放了聲哭起來。哭的雖然是『我的娘呀！』可是罵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兒來得邪。聽着她哭，不便生氣。可是越聽越不是味兒，不由的動了氣。揍她！怎好意思？扯着頭髮，連踢帶打？作不出。在屋裏轉了個圈，想把孩子們帶出去吃飯，留下她一個人由着性兒哭。這是個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過來了：『你別走，咱們得說開了！』有意打架。太太把吳邱兩位太太所說的，從頭至尾質問了一番。老李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階，人家不理。兩張嘴都動作纔能拌嘴，老李陰透了，只叫街坊聽我一個人鬧，他不言語！陰毒損壞！太太無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吧，拍，拍，拍，自己抽了兩個好的：『你個不知好歹的，沒皮沒臉，沒人答理，你個臭娘們！』拍，拍，自己又找補上兩個。

馬家婆媳都跟過來，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我說，李太太，這是怎麼了？別吓着孩子們呀！』

李太太看有人來解勸，更要露一手兒，拍，拍，又自己扯了兩個。『不過了！不過了！沒活呀了！』

馬少奶奶抱住菱，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她一慘笑，嘴唇顫着：『馬孀你給菱點吃的，我帶英出去。』向來沒和她這麼說過話，他心中非常的痛快。『英，走！』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淚，又要笑，吸了兩口氣。

第十五

早蓮初開，桃子剛染紅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個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麗。小趙穿上新西服，領帶花得像條熱帶的彩蛇。新黃皮鞋，底兒上加着白牙子。不得人心的響着。綢手絹上洒了香水，頭髮加了香蠟。一邊走一邊笑，看見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風箏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後影都看得發毛咕。他心中比石榴花還紅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樂的人。

到了北海。早蓮在微風裏張開三兩個瓣兒，葉子還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潔挺拔，倚風而立，花朵常向晴天綠水微微的點頭。小趙立在玉石橋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領帶，覺得花還沒有他那麼俊美。晴天綠水白蓮，沒有一樣值得他欣賞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別是那條花領帶，是整個人類美與幸福的象徵。他永不能靜立看花，花是些死東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她，她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她不看你也得低低頭；她一低頭，你的心就癢癢一下！設若

只有花沒姑娘，小趙的心由哪裏蹙蹙起？

他將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極度，有力而緩緩的走，使新鞋的聲響都不折不扣的響到了家，每一聲成了一個不得人心的單位，這樣走有點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稜角灣縫都十足的展示出去，自覺的脊背已挺得和龜板一樣硬；只有這樣纔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爲自己舒服，而是爲美化社會。走得穩，可是頭並不死板：走一步，頭要像風扇似的轉一圈，把四圍值得看的東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見個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過去細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罵一句，心中特別的暢快——不虛此行。

不過，今天小趙的運動頭部，確是有一定的目的。雖然也看隨時遇見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帶的。小趙在把一個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帶的看別的婦女。『愛要專，』他告訴自己，不過，遇到『可以』同時並一舉弄兩個或三個姑娘的時候，他也不一定固執，通權達變。今天小趙的愛特別的專，因爲這次弄的是個純潔的女學生。往日，他對婦女是像買果子似的，檢着熟的挑；自要熟，有點玷兒也沒關係，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沒有爛在手裏的危險。今天他的確覺得應當興奮一些，即使一向不會興奮。這回是弄個剛紅了個嘴的桃。小趙雖然不會興奮，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樹下，思索起來：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還是送給人？剛紅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見得合適。特別是送給軍人們，他們愛本事好的，小桃不見得有本事。自己留着？萬一留個一年

半載，被人看見而向我索要，我肯給不肯呢？我會忌妬不會呢？兩搭着，自是個好辦法，可是萬一她硬呢？不能，女人還硬到哪裏去！這倒完全看咱小趙的了，『小趙，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買來預備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

來了，她從遠處走來！連小趙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買賣婦女是純粹的錢貨換手，除非買得特別便宜，是用不着動感情的。現在，是另一回事，沒有介紹人從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寶貝，她笑着來找他，小趙覺出一點婦女的神祕與脆弱——不花錢買，她也會找上門來！容易！後悔以前不這樣辦，更微微有些怕這樣得來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裏可又有點向來沒經驗過的欣喜。

她像一朵半開的蓮花，看着四圍的風景，心裏笑着，覺得一陣陣的小風都是爲自己吹動的。風兒吹過去，帶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發出香味。左手夾着小藍皮包，藍得像一小塊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綠傘，袖只到肘際，一雙藕似的胳膊。頭髮掩着右眼，驕慢的從髮下瞭着一切。走得輕俏有力，脚大得使自己心裏舒展，扁黑皮鞋，繫着一道絆兒。傲慢，天真，欣喜，活潑，胖胖的，心裏笑着，腮上的紅色潤透了不大點的一雙笑渦。想着電影世界裏的浪漫故事，又有點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頭一仰，把掩着右眼的黑髮——捲得像葡萄蔓上的嫩鬚——擦上去，就手兒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點反抗的決心。端起雙肩，又愛又怕又慮又要反抗

的嘆了一口氣，無聊，可是痛快了些。熱氣從紅唇中逃出，似乎空虛，能臉對臉的，另有些熱氣吻到自己的唇上，和電影世界裏的男女一個樣，多麼有趣！是，有趣！沒有別的？一個熱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個小水花，不過如此，沒別的。放出自己一點香味，接收一點男性的熱力，至多是摟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沒別的。別的女友不就是這樣麼？小說裏不是爲接吻而設下綠草地與小樹林麼？電影裏不是赤髮女郎被吻過而給男人一個嘴巴麼？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腳，舒展，可愛，有力氣，有什麼可怕？

每次由學校回家的時候，總有些破學生在身後追着，破學生，襪子擰着花，一脖子泥！他和破學生不同了，多麼有趣，什麼也知道，也乾淨，告訴我多少事！況且，他還和善呢，救出哥哥來，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憐的天真哥哥，在獄裏，洋服都破了，沒有香烟吸，可憐！他的女朋友到獄裏看過他沒有？又想起一篇電影，天真在屋裏，女的在外邊，握着手狠命的吻手背！有趣！

『秀真妹，笛耳！』小趙的腦門與下巴擠到一塊，只剩下兩隻耳朵沒有完全扁了，用力縱着鼻子，所以眼珠沒有掉出去。『我可以叫你笛耳吧？』

『隨便，』秀真笑渦上那塊紅擴大了一些，撩了一下頭髮，看了松樹上的山喜鵲一眼，向小趙一笑。

『那麼，我就再叫一聲，』小趙的唇在她耳前腮上那溜兒動，熱氣吹着了她的笑渦，『笛耳！』

她眼珠橫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

小趙知道不少英國字，在火車飯廳裏時常和擺台的討教，黃油，蘇打水，冰激凌等都能不用中國語而要了來。『不用留洋去喝洋墨水，咱也會外國話！』他常向同事們這樣說。他的穿西服，吃洋飯，也下過一番工夫，『你必得下工夫，』他勸告四十以上的人們，『連跳舞也得學着，這是學問！現在連軍官裏都有留學歐美的，不會還行？』他所以勝過張大哥就在這一點上。張大哥並不比小趙笨，只是差着這麼點新場面。張大哥會的小趙也會，小趙會的張大哥不會。張大哥沒有前途，而小趙正自前程遠大。秀真雖然不懂什麼，也能看到這個：在家裏，一切都守舊，拘束，雖然父親給預備下新留聲機片，可是不准跳舞；連買雙皮鞋都得鬧一場氣。小趙呢，新舊都懂，什麼事也知道。小趙接過她的小傘，兩人並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真的夢實現了一半。還想不到結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趙結婚，大概也不錯，什麼都懂，多麼會說話，笑得多麼到家！有點貧氣；可是看慣了，或者也就覺不出來了。

秀真和小趙的身量差不多，或者還許比他高一點。從身體上看，他是年青的老頭兒，她是個身體比年歲大的孩子。秀真還沒有長成一定的模像，可是自己願意顯出成年的樣子。圓臉，大眼睛，唇和笑渦，顯出無意的肉感的誘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駝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說個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胡蝶扮演闊小姐時那種風格作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學生的樣子。腿很粗，長于打籃球。頭髮

燙成捲毛鷄，留下一大縷長的擋着右眼。設若天真是女的，秀真是男的，張大哥或者更滿意一些。『天真幾時能出來？』她問。

『快，我已經給說妥了；公事不能十分快了，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爲人總得謹慎一點！』小趙鄭重的說：『你看我，笛耳，自幼沒人管，可是我始終沒有墮落，也沒給過人機會陷害我，雖然受苦與困難是免不了的。』他眼中含着淚。『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們的家庭都是舊式的，咱們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們就得設法調和這個，該浪漫的浪漫，該謹慎的謹慎，這纔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樂。笛耳，以你說吧，還在求學時期，何必穿高跟鞋？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見識。我自己，何必說我自己呢，以後你自會知道。』

秀真找不到話講了，心裏只剩了佩服小趙。想起接到男學生們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們！不講別的，只誇我幾句，然後沒結沒完的述說他們自己。老說反抗家庭，其實沒見過世面！看這個人，新的懂，舊的懂，受過苦，而沒墮落！不，她不僅想和他遊戲遊戲了，她本能的覺到姑娘必有朝一日變成婦人，必定結婚。設若自己想結婚，必是要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專寫情書的學生們。她越發覺得自己的大腳可愛了，他說這扁鞋好嗎！他多麼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說這個，說不過他；自己連世界上最簡單的事也不知道！學校裏學過的功課，怎好說，一點意思也沒有。家中的事，又不大知道。沒的可說；他大概什麼也會說！自己是個會打籃球的學生，

他是個人物！嘔，還說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呀？』

『上次咱們去已經招他們不願意，再去，不大合適，反正他快出來了。』

『我想給他送點口香糖去！』

『我設法給他送進去就是了，口香糖，』小趙向天想了想，『再添上點水果？都交給我，我想法子找人送進去，咱們自己不便於再去。』

五

坐在五龍亭的西頭那一間裏。小趙要了汽水，鮮藕，鮮核桃。秀真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時吃女同學們的水果，還沒吃過男朋友的東西。寫情書的小泥鬼們只能送給一個書簽，或是把一朵乾花夾在信裏；沒這麼大大方方坐在一處過，所以又覺得不好意思不吃。雖然和父母逛過北海，喝過茶，可是那是什麼味，這是什麼味？這一次的吃東西，似乎是有無窮無盡的意味，由這一次也許引起一百次，一千次，一輩子，在一塊吃喝說笑！平日逛北海，就不願意到五龍亭來，西邊的破大殿裏的破神像多麼可怕！今天坐在這裏不覺得那麼可怕了；趙先生多麼慇懃可喜，和他在一塊什麼也不可怕。捏起塊雪白的嫩藕，放在唇邊，向他笑了笑，沒的可說。

小趙給她個機會：『學校快考試了吧？我現在要是在學校裏，要命也考不上；功課全忘了！』

她心裏舒服了，他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他的功課都忘了，我在這一點上比他強。她說起學校的事來，一邊說一邊吃東西，順手的往口中放，也不覺得不好意思了。他又要點心；不，不能再吃點心；應當請一請他；請他什麼呢？不知道，也不好開口。不吃點心，不餓！況且，也該回學校了，快考試了！被熟人看見，再說，也不好意思。可是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來是和他商議天真的事，就是被父母看見，也有的說。又捨不得走了。呆呆的坐着，臉上不由的發熱。看着水邊上的小蜻蜓，飛了飛，落在蓮花瓣上；落了會兒，又飛起來。南邊的大橋上，來來往往不斷的人馬，像張活動的圖畫。橋下有幾隻小船，男的穿白，一躬一躬的搖槳，女的藏在小花傘下面，安靜，浪漫；一陣風帶着荷香，從面上吹過。她收回神來，看他一眼，他的眼正釘着她的笑渦，兩人的眼遇到一塊，定了一定，輕輕的移開，茶房來收拾汽水瓶子。

「我們划船去？」

「我該回去了！」

「咱們不賃這小破船，上董事會去借好的！」

她未置可否，可是由他拿着小傘。

船停在柳陰下，她還打着小傘，看水中的倒影，正在自己的面部上浮着幾個小魚。

船上玩了半天，決定回學校去，可是小趙攔住她，非去一同吃飯不可。不好意思。可是趙先生

決不拿自己當個小學生看，而是用成人對成人的那種客氣勸留，所用的話正是父親留客吃飯時用的那些。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拿成人待我，怎好和人家耍孩子脾氣。去吧。

要菜要飯，給飯錢與小賬，小趙的神氣與態度都那麼老到，自然：決不像中學生那樣羞羞愧愧的從小口袋裏掏錢。秀真覺得處處比不上他，他懂得一切。吃完飯，無論怎樣該回學校了，趙先生也不再攔阻，並且依着她的主張，二人在園內就分了手，她往南，他往北；他沒堅決的要求陪她一同出去。大方，體諒。

一離開他，秀真覺得身上輕了好些，走得很快，似乎由成人又回到歡蹦亂跳打籃球的女學生。可是心裏並沒忘了他，有點怕他，又說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塊。一塊兒喝汽水，划船，吃飯，一個夢境的實現，心裏確是受了刺動。他不可怕，爲什麼怕他呢！他沒說一句錯話，他沒偷偷的拉我的手，他不是壞人。他多麼溫柔！一邊走一邊思索，走着走着忽然立住，恍惚似乎丟了什麼東西。摸了摸身上，想了想，什麼也沒丟，水裏的影兒現出自己的傘：蹲下照了照臉，還是那樣，胖胖的，笑渦旋着點紅色。跟他在一塊是沒危險的。媽媽老叮囑小心男人，那要看是哪個男人。跟好男人一塊玩玩，有什麼損害呢？立起來，向後撩頭髮。身後走着一對夫婦，男的比女的大着許多，男的抱着一個七八個月大的胖娃娃。秀真愛這個胖娃娃，願意過去把娃娃接過來，抱一會兒。結婚一定是很有趣的。看了看那個女的，不見得比自己歲數大，小細手腕，可是乳部鼓鼓着；小媽媽，胖娃娃，好

玩！胖娃娃轉過臉來向秀真笑了笑，跟着嘴裏『不，不，』了兩聲。她又不好意思了，向前搶球似的跑了兩步。跑到白塔的土基上，找了塊大石，坐下，心裏直跳，也有點亂。口中發渴，跑下來，喝了兩碗酸梅湯。

三

小趙心中也沒閒着，眼珠在心上炒豆兒似的直跳，覺得自己的那顆心確是有用，眼力也不差！『老眼，趕明兒真該給你配付眼鏡，真有你的！』可是，『太嫩，恐怕中看不中吃！』管牠呢，先玩一玩！買熟貨起碼就得二百出頭，還得費工夫調教。這個貨太嫩點，可是只費兩瓶汽水與一頓飯呢！不用訓練，自來美。時代是他媽的變了，女學生是比陳貨鮮明：無論妓女怎打扮也賽不過女學生們去。白布小衫也好，旗袍也好，總比窰姐兒們好看。小趙你得嘗口鮮的，不要落伍，不要辜負了時代！衙門中那群玩藝，哪懂得這個？！小趙你是聰明，凡事無師自通，買陳貨，吊姨太太，你會；玩女學生，你也會了！誰教給你的！媽的，趕明兒不上交民巷釣個洋妞纔怪！用心，沒有不成的事！

叫老吳玩那個破貨去，小子，至多再叫你玩上一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閣王那兒去，我是頭蒜！我叫你先和方墩離了婚，然後再把那個破貨弄回來，賣出去，哪怕賠幾塊錢賣呢，賭得是口

氣！你等着，小子，不叫你家破人亡連根兒爛，算小趙白活！

至於老李那小子，比吳太極更厲害點：可是你還能比小趙霸道，我的笛耳？我叫你不和趙先生，趙老爺，趙太人，合作！敢和我碰碰？真，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趙科員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財政所作事？真？臨完還成心找尋我，不許我弄張秀真？我看看你的！秀真笛耳，已經到了手；你的二百五十元，咱正花着；張大哥的房子，不久也過來！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叫方墩上衙門跟你鬧個底兒掉，然後叫她上你那兒住個一年半載。你有所長的門子，哼，咱看看到底誰行。等你免了職，咱纔和秀真結婚，給你個請帖！跟小趙叫勁？不知好歹！你知道小趙，趙老爺，將來有什麼發展哪？就憑秀真一個人，我就能作所長，你大概不信？那麼，你也許不知道，市長憑着什麼作市長？你哪能知道，我的寶貝！你等着看小趙一手吧！謝謝你的二百五十塊錢，專等再謝謝你來送婚禮，別只寫付喜聯呀，伙計！

小趙去吃了兩杯冰激凌，心裏和冰一樣舒服。

第十六

一

老李帶着英在外面足足玩了半日，心中很痛快。也沒向衙門裏請假，也不惦記着家裏，只顧和英各處玩耍。他看明白了：在這個社會裏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沒出息的敷衍，連張大哥那種鄭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他決定不管一切，只想和英痛快的玩半天。吃過了晚飯，英已累得睜不開眼。老李不想回家，可是又沒法安置英；回去，她愛怎鬧怎鬧；把小孩子放在家裏再說；鬧得太不像樣，我還可以出來，住旅館去；沒關係。

馬少奶奶拉着菱在門口立着呢。太陽落後的餘光把她的臉照得分外的亮，她穿着件長白布衫，拉着菱，菱穿着個小紅短袖褂子。像一朵白蓮帶着個小紅蓮苞，老李心裏說。菱跑過來拉爸，英撲過馬嬭去。『你們上哪兒啦，一去不回頭？』她問英，自然也是問老李。他抱起菱來，『我們玩去了；家裏不平安，就上外面玩去。』他的語氣中所要表示的『我纔不在乎』都被眼睛給破壞了。她正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決不與語氣一致。他也承認了這個，不行，不會對生命嬉皮笑臉；想敷衍，

不在乎，不會！他知道她也明白這個。『菱，媽媽還鬧不鬧了？』他問，勉强的笑着，極難堪。

『媽嘴腫，不吃飯飯！』菱用小手打了爸臉兩下：『打爸！菱不氣媽，爸氣媽！臭爸！臭爸——』菱用小手搗上鼻子。

老李又笑了，可是不好意思進街門。

『您進去吧，沒事啦。』馬少奶奶淘氣的一笑，好像逗着老李玩呢。

老李出了汗，恨不能把孩子放下，自己跑三天三夜去，跑到座荒山去當野人。可是抱着菱進了門。英也跟進來，剩下馬繡自己在門外立着。老李回頭看了一眼，她腦後的小辮不見了，頭髮剪得很齊，更好看了些。

李太太在屋裏躺着呢。英進去報告一切，媽也不答理。

『爸，你給我買好吃沒有？』菱審問着爸。

爸忘了。忽然想起來：『菱你等着，爸給買好吃去。』放下菱，跑出來。跑到門洞，馬少奶奶把門對好，正往裏走。

『您又上哪兒？』她往旁邊一躲。

『我出去住兩天，等她不犯病了我再回來。受不了這個！』

『這纔賠鬧呢。』

『您麼！』他的聲音很低，可是帶着怒氣，好像要和她打架似的。

她楞了一會，『爲我，怎也別走。』

『怎麼？』這個比他的前人柔和着多少倍。

『馬有信來，說，快回來了。一定得吵。』

『怎麼？』

『他一定帶回那個女的來。』

『信上說着？』

『不是。』

『你——您怎麼知道？』

『我心裏覺出來，他必把她帶回來；還不得吵？』門洞雖然黑，可是看見她笑了——也不十分自

然。

『我不走好了，我專等和誰打一通呢！你不用怕。』

『我有什麼可怕的？不過院裏有個男的，或者不至於由着馬的性兒反。』

『他很能鬧事？』

她點了點頭。『好吧，您還出去不？』

『出去給菱買點吃的，就回來。』他開開門，進了些日落後的軟光。門外變了樣，世界變了樣，空氣中含着浪漫的顏色與味道。

二

財政所來了位堂客，身子是方塊，項上頂着個白球，像剛由石灰水裏撈出來。要見所長。傳達處的工友問什麼事，白球不出聲。工友拒絕代為通報，臉上挨了個嘴巴。工友搗着臉去我所長，所長轉開了眼珠：『叫巡警把她攆開！』繼而一想，男女平權的時代，不宜得罪女人，況且知道她是誰？『請趙科員代見。』小趙很高興的來到會客廳，接見女客，美差？及至女客進來，他瞪了眼，吳太太！

『好了，你叫我來鬧，我來了，怎麼鬧吧？你說！』方墩太太坐下了。工友爲是保護科員，在一旁侍立，全聽了去。

『李順，走！』趙科員發了命令。

『瞧！』李順很不願意出去，可是不敢違抗命令。

『大姐，你算糟到家了！』小趙把李順送了出去，關上門，對方墩說：『不是叫你見所長嗎？』
『他不見我，我有什麼法兒呢？』

『不見你，你就在門口嚷啊。姓李的，你出來！你把吳科員頂下去，一人吃兩份薪水！還叫我們離婚！我跟你見個高低！就這麼嚷呀。嚷完，往門框上就拴繩子，上吊！就是所長不見你，你這麼一嚷還傳不到他耳裏去？他知道了，全所的人都知道；就是所長不免他的職，他自己還不滾蛋？你算糟透了；見我幹嗎呀！』

『我沒要見你呀！你幹嗎出來？』

『嘿！糟心！你趕緊走，我另想辦法。反正有咱們，沒老李；有他，沒咱們！走吧。家中等我去。』

小趙笑着，規規矩矩把方墩太太送到大門，極官派的鞠躬：『再會，吳太太；回來我和所長詳說，就是。』轉過臉來：『李順，這兒來！你敢走漏一個字，我要你的命！』

小趙非常的悲觀。成敗倒不算什麼，可氣的是人們怎麼飯桶。拿方墩說，就連衙門外嚷嚷一陣都不會，怎麼長那身方肉來着呢！頭一炮就沒響。要不怎麼這羣人不會成功呢？把着手兒教，到時候還弄砸了鍋。小趙很願意想出一種新教育來，給這羣糟蛋一些新的訓練。『你等着，』他告訴自己，『等小趙作了教育總長再說！』

老李和太太沒正式宣戰而斷絕了國交。三天，誰也沒理誰。他心中，可是，並沒和太太叫勁。他一心一意的希望着馬先生快回來，看看人家這會浪漫的到底是長着幾個鼻子；心中有所盼望，所以不說話也不覺得特別的寂寞。除了這件事，他還惦記着張大哥。到底小趙是賣什麼藥呢？天真還沒有放出來！張大哥太可憐了，整天際把生命放在手裏捧着，臨完會像水似的從指縫間漏下去！單單的捉去他的兒子；哪怕一把火燒了他的房呢，連硬木椅子都燒成焦炭呢，張大哥還能立起來，哪怕是穿着舊布衫在街上去算命合婚呢，他還能那麼乾淨和氣，還能再買上一座小房；兒子，另一回事。奇怪，那麼個兒子會使張大哥跌倒不想往起爬！假如英丟失了，我怎樣？老李問自己。難過是當然的，想不出什麼超于難過的事。時代的關係？夫妻間的愛不夠？張大哥比我更布爾喬亞？算了，看看張大哥去。

自遷都後，西單牌樓漸漸成了繁鬧的所在，雖然在實力上還遠不及東安市場一帶。東安市場一帶是暗中被布爾喬亞洋氣充滿，幾乎可以够上貴族的風味。西單，在另一方面，是國產布爾喬亞，有些地方——像烙餅攤子與大碗汁麻醬麵等——還是普羅的。因此，在普通人們看，牠更足以使人舒服，因為多着些本地風光。他還沒夢想到有個北京飯店，或是烏利文洋行。咖啡館的女招待，百貨店的各樣貨，戴一頂新草帽或穿一雙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風頭的男女學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燒鴨，羊肉餡包子，插瓶的美人焦與晚香玉，都奇妙的調和在一處，亂而舒服，熱鬧而不

太奢華，浪漫而又平凡。特別是夕陽擦山的前後，姑娘們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賣梅湯的冰盃敲得輕脆而緊張，西瓜的吆喝長而多顫；偶爾有一陣涼風；天上的餘光未退，鋪中的電燈已亮；人氣車聲汗味中裹着點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惘而高興，袋中沒有一文錢也可以享受一些什麼。真正有錢的人們只能坐着車由馬路中心，擦着滿是汗味的電車，向長安街的瀝青大路馳去，響着車鈴或喇叭。

老李永不會欣賞這個。他最討厭中等階級的無聊與熱鬧，可是在他的靈魂的深處，他有點貴族氣。他沿着馬路邊兒走，不肯和兩旁的人羣去擠。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爺。『啊，李先生！』丁二爺的舌頭似乎不大利落，臉上通紅，抓着老李的右臂還幌了兩幌，『李先生，我又在這兒溜酒味呢！又喝了點，又喝了點。李先生，上次你請我喝酒，我謝謝你！這是第二次，記得清楚，很清楚。還能再喝呢，有事，心中有事。』他指了指胸口。

老李直覺的嗅出一點奇異的味道，他半拉半扯的把丁二爺架到一個小飯鋪。又喝了兩盞，丁二爺的神色與往日決不相同了，他居然會立起眉毛來。

『李先生，秀真！』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邊，可是聲音並沒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秀真！』

『她怎麼了？』老李就勢往後撤身子，躲開丁二爺的嘴。

『我懂得婦女，很懂得。我和你說過我自己的事？』

老李點了點頭。

『我會看她們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氣，很會看。』他急忙吞了一口酒。『秀真回來了，今天。眼睛，神氣，我看明白了。姑娘們等着出閣是一樣，要私自鬧事又是一個樣，我看得出。秀真，小了頭，我把她抱大了的，現在——』丁二爺點着頭，不言語了，似乎是追想昔年的事。

『現在怎樣？』老李急于往下聽。

『哎！』丁二爺的嘆氣與酒盅一齊由唇上落下。『哎！她一進門，我就看出來，有點不對，不對。她不走，往前擺，看着自己大脚微笑！不對！我的小鳥們也看出來了，忽然一齊叫了一陣，忽然的！我把秀真叫到我的屋裏；多少日子她沒到過我屋裏了！小的時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了頭！我盤問她，用着好話：她說了，她和小趙！』

『和小趙怎着？』老李的大眼似乎永遠不會瞪圓，居然瞪圓了。

『一塊出去過，不止一次了，不止。』

『沒別的事？』

『還沒有；也快！秀真還鬪得過他？』

『嘿！』

『哎！婦女，』丁二爺搖着頭，『婦女太容易，也太難。容易，容易得像個熟瓜，一摸就破；難

，比上天還難！我就常想，左不沒事吧，沒事我就常想，我的小鳥們也幫着我，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隨便，男女的事兒不能消停了。一個守一個，非搗亂不可。我就常這麼想。」

老李很佩服丁二爺，可是顧不及去討論這個。「怎麼辦呢？」

「『怎辦？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還想不起喝酒。咱們現在男女還不能做開兒隨便；兒女一隨便，父母就受不了。咱們得幫幫張大哥。我準知道，秀真要是跟小趙跑了，張大哥必得瘋了，必得！我有主意，接小趙！他要是個好小子，那就另一回事了，秀真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個男的，勸不來，勸不來，我經驗過！不過，秀真還太小，她對我說，她覺得小趙好玩。好玩？小趙？我接他！廿年前我自己那一回事，是我的錯，不敢接！我吃了張大哥快廿年了，得報答報答他，很得！我接小趙！』」

「『接完了呢？』老李問。」

「『接就把他接死呀！他帶着口氣還行，你越接他，秀真越愛他，婦女嗎！一接把他接回老家去，秀真姑娘過十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頂好的法兒，頂好！勸，勸不來！』」

「『你自己呢？』老李很關切的問。」

「『他死，我還想活着？活着有什麼味！沒味，很沒味！這廿年已經是多活，沒意思。喝一盅，李先生，這是我最後的一盅，和知己的服友一塊兒喝，請！』」

老李陪了他一盞。

『好了，李先生，我該走了。』丁二爺可是沒動，手按着酒盞想了會兒：『啊，我那幾個小黃鳥。等我——的時候，李先生，把牠們給英養着玩吧。沒別的事了。』

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楞在那裏，沒動。

丁二爺幌出兩步去，又退回來：『李先生，李先生，』臉更紅了，『李先生，借給我倆錢，萬一得買把傢伙呢。』

四

老李不想去看張大哥了；丁二爺的言語像膠在他的腦中，他不知道是欽佩丁二爺好，還是可憐他好。可是他始終沒想起去攔阻丁二爺，好像有人能去懲治小趙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他覺得有點慚愧，爲什麼自己不去和小趙幹？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吃累，不能捨命，不是不敢。但是，就憑那樣一位夫人，也值得犧牲了自己，一生作個沒起色，沒豪氣的平常人？自己遠不如丁二爺，自己纔是帶着口氣的活廢物。什麼也不敢得罪，連小趙都不敢得罪，只爲那個破家，三天沒和太太說話！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覺得不認識自己，『到底會幹些什麼？』他問自己。什麼也不會。學問，和生活似乎沒多大關係。在衙門裏作事用不着學問。思想，沒有行爲，思想只足以使人迷惘。

。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麼標準？有什麼用處？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隨俗，敷衍，還不如壞心。他低着頭在暮色中慢慢的走，街上的一切聲音動作只是嘈雜紊亂；沒有半點意義。一直走到北城根，看見了黑糊糊的城牆，纔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立住，抬頭看着城牆上的星們。四外沒有什麼人聲了，連燈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星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人沒有，沒有無聊的爭執，連無聊的詩歌也沒有的世界：只有綠柳伴着明星，輕風吹着小萍，到靜到連蓮花都懶得放香味的時候，纔從遠處來一兩聲鷄鳴，或一兩點由星光降下的雨點，叫世界都入了個朦朧的狀態。呆立了許久，他似乎醒過來。嘆了口氣，坐在地上。

地上還有些未散盡的熱氣，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懶得動。南邊的天上一團紅霧，亮而陰慘。遠處，似乎是由那團紅霧裏，來的一些聲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麼，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點兒什麼東西，使人煩惱而又有些希冀，一些在生死之間的響聲。他低下頭不再看。想起幼年在鄉間的光景。麥秋後的夏晚，他抱着本書在屋中念，小燈四圍多少小虫，綠的，黃的，土色的，還有一兩個帶花斑的蛾子，向燈罩進攻。別人都在門外樹下乘涼。『學生』，人們不提他的名字，對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歲進城去讀書，自覺的是『學生』了，家族，甚至全國全世界的光榮，都在他的書本上；多識一個字，便離家庭的人們更遠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點。讀了些劍俠小說也沒把他的『學生』的希冀忘掉了，雖然在必不得已的時候，也摩仿着劍俠和同學們打一架，甚至于被校長

給記過一次『學生』的恥辱

到北平去！頭一次見着北平就遠遠看見那麼一團紅霧，好像這個大城是在雲間，自己是往天上飛。大學生，還是學生，可是在雲裏，是將來社會國家的天使，從雲中飛降下來，把人們都提起，離開那污濁的塵土。結了婚：本想反抗父母，不回家結婚，可又不肯，大學生的力量是偉大的，可以改革一切：一個鄉下女子到自己手裏至少也會變成仙女，一同到雲中去。畢了業，戴上方帽子照了像，嘴角上有點笑意，只是眼睛有點發呆。我事作了，什麼也可以作，憑着良心作，總會有益於人的。只是不能回鄉間去種地，高粱與玉米至高不過幾尺高，而自己是要登雲路的。有機會去改造，但是近于破壞；犧牲也顯着太不人情，雖然極看不起社會上的一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於是入了地獄，至今也沒得出來，鬼是越來越多，自己的臉皮也燒得烏黑，非打破地獄不可！可是想打破地獄的大有人在，而且全是帶走一批黑鬼，過了些日子又依舊回來，比原前還黑了三倍，再也想出去。管自己吧，和張大哥學。張大哥是地獄中最安分的笑臉鬼。接來家眷，神差鬼使的把她接來，有了女鬼，地獄更透着黑暗，三天誰也不理誰！就着鬼世界的一切去浪漫吧，膽子不知爲什麼那樣小，或者是傲慢不屑？誰知道！又看見了那團紅霧，北平沒在天上，原來；是地獄的陰火，沙沙的，燒着活鬼，有皮有肉的活鬼，有的還很胖，方墩，舉個例說。

不敢再想！沒有將來，想牠作甚？將來至好不過像張大哥——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地獄

的生活本是懲罰。小趙應當得意；丁一爺是多事，以鬼殺鬼，鋼刀怎會見血？自己抓不到任何東西，眼前是那團紅霧，背後是城牆；幸而天上有星——最沒用的大螢火虫們！好像聽見父親叱牛的聲音。父親抓住了一塊地，把一生的汗都滴在那裏。可是父親那塊地也保不住，假如世界是地獄的話。收莊稼的時候，地獄的火會燒得更痛快，忽，一陣風，十里百里一會兒燎盡！連根麥桿也剩不下。

極慢的立起來，四圍沒有一個人，低着頭走。向東沿着河沿走，地上很濕軟，垂柳像搖籃似的輕擺，似乎要把全城搖入夢境。柳樹後出來一個黑影，極輕快的貼住他的肩，一股賤而難過的香味。『家去坐坐，不遠；茶錢隨意。』一個女的聲音，可是乾裂，難聽，像是傷風剛好的樣子。老李本能的躲了躲，她緊往前跟。他摸了摸袋中，只剩了幾角錢的票子，抓了出來，塞在她的手中。『不家去呀？』她說着把手放下去。他的喉中堵塊石子，深一脚淺一脚的快走。又找到大街，他放慢了脚步。『地獄裏的規矩人！』他叫着自己。回去，她一定還沒走呢，把手錶也給了她。沒敢回去。一個手錶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燈看了看，已經十二點半。

五

他兩天沒到衙門去，一來是爲在家中等着那個浪漫的馬先生，二來是打不起精神去作事。連丁

二爺都能成個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員』給拿住，好像在籠裏住慣的小鳥，打開籠門也不敢往外飛；硬不去兩天試試，散了就散了，沒關係！在他心的深處，他似乎很怕變成張大哥第二——『科員』了一輩子，以至於對自己的事都不敢豪橫，正像住慣了籠子的鳥，遇到危險便閉目受死，連叫一聲也不敢；平日的歌叫，只爲討人們的歡心。他怕這個。他知道他已經被北平給網起來，應當設法把翅膀抽出來，到空中飛一會兒。絕對的否認北平是文化的中心，雖然北平確是有許多可愛的地方。設若一種文化能使人沈醉，還不如使人覺到危險。老李不喜歡喝咖啡，一小盃咖啡便叫他一夜不能睡好。現在他決定要些生命的咖啡，苦澀，深黑，會踢動神經。北平太像牛乳，而且已經有點發酸。

跟太太還不過話，沒關係。『科員化』的家庭，吵嘴都應低聲的；不出一聲豈不更好？心中越難過，越覺得太太討厭。她不出聲，正好，省得時時刻刻覺到她的存在。將來死了埋在一處，也不過是如此，一直到倆人的棺材爛了，骨頭挨着骨頭，還是相對無言，至於永久；好吧，先在活着的時候練習練習這個。就怕有朋友來，被人家看破，不好意思，『科員』！管牠呢，誰愛來誰來，說不定連朋友也罵一頓；有什麼可敷衍的？

邱太太來了。紙板似的，好像專會往別人家的苦惱裏擠。老李想把她攆出去，可是不敢；得陪着說話，無論如何無聊！

『李先生，我來問你，你看邱先生真有意學學吳先生嗎？』兩槽牙全露出來。

『不知道。』

『哼！你們男人都互相的打忙，有對體！我纔不怕，離婚，正好！』

『幹嗎再說，那麼？』老李心中說。

邱太太到屋裏去找李太太。老李看出自己應該出去溜溜；科員不便和另一科員的太太起什麼衝突。拉着英出去了。

上哪兒去？想起北城根那個女人。哪能那麼巧又遇上她。遇上，也不認識呀；在半夜裏遇見的。可憐的姑娘，也許是個媳婦。她爲什麼不跳在河溝裏？誰肯！老李你自己肯把生命賣給那個怪物衙門，她爲什麼不可以賣？焉知她不是爲奉養一個老母親，或是供給一個讀書的弟弟？善心與黑暗遇上便是悲劇。

我張大哥去？不願意去，也不好意思去，天真還沒出來。到底小趙是怎回事？爲什麼不去提着小趙的耳朵，把實話揆出來？飯桶，糟蛋，老李！

買了個極大的三白香瓜，堵上英的嘴，沒目的而又非走不可的瞎走。

第十七

一

半夜裏，張大哥把大嫂推醒，『我作了個夢，我作了個夢，』他說了兩遍，爲是等她醒明白了再往下說。

『什麼夢？』她打了個哈欠。

『夢見天真回來了。』

『夢是心頭想。』

張大哥楞了一會兒。『夢見他回來了，頂喜歡的。待了一會兒，秀真也來了。秀真該來了，不是應當放暑假了嗎？』

『七月一號纔完事呢，還有兩三天了。』

『啊！我夢見她回來了，也挺喜歡的。待了一會兒，彷彿咱們是辦喜事，院子裏搭起席棚，上着喜字的玻璃，廚子王二來了，親友也來了，還送來不少汽水。秀真出門子，給的是誰？你猜！』

『我怎會猜着你的夢？』

張大哥又楞了一會兒。『小趙！給的是小趙！他穿着西服，胸前掛着大紅花，來親迎。我恍惚似乎看見吳太極，邱先生，孫先生們都在西屋外邊立着，吸着烟捲。他們的眼睛，我記得清楚極了，都釘着我，好像在萬牲園裏看猴子那樣，臉上都帶着點輕視我的笑意。我看見小趙進來，又看見他們大家那樣笑我，我的心要裂了。我回頭看了看，秀真在堂屋立着呢，沒有打扮起來，還穿着學校的制服。她不哭也不笑，就是在那兒立着，像傀儡戲裏的那個配角，立在一旁，一點動作沒有。我找你，也找不到。我轉了好幾個圈。你記得咱們那條老黃狗？不是到夏天自己咬不着身上的狗繩就轉圈，又急又沒辦法？我就是那個樣。我想揍小趙；一生沒打過架，胳膊抬也抬不起，淨剩了哆嗦了。小趙向我笑了。我就往後退，擋住了秀真。我想拉起她往外跑，小趙正堵住門。吳太極們都在他身後指着我笑。我拉着她往後退。正在這個當兒，門外咚——響了一聲，震天震地的，像一個霹靂。我就醒了。什麼意思呢？什麼意思呢？』

『沒事！橫是天真快出來了。我明個早晨給他的屋子收拾出來。』張大嫂安慰着丈夫，同時也安慰着自己。

『夢來得奇怪，我不放心秀真！』

『她，沒事！在學校裏正攷書，還能有什麼事？』大嫂很堅決的說，可是自己也不相信這些話。

張大哥不言語了。帳子外邊有個蚊子飛來飛去的響着。待了好大半天，他問：『你還醒着哪？』

『睡不着了，蚊子也不是在帳子裏邊不是？』

他顧不到蚊子的問題。『我說，萬一小趙非要秀真不可呢？』

『何必信夢話呢！不是老李和他說好了嗎？』

『夢不夢的，萬一呢！老李這兩天也沒來！』

『衙門也許事兒忙，這兩天。』

『也許。我問你，萬一小趙非那麼辦不可，你怎着？』

『我？我不能把秀兒給他！』

『不給他，天真就出不來呢？』張大哥緊了一句。

『那——』

『哎！』張大哥又不言語了。

夫妻倆全思索着，蚊子在帳子外飛來飛去的響。

大嫂先說了話：『我的女兒不能給他！』

『兒子可以不要了？』

『我也不是不愛兒子，可是——』

『他要是明媒正娶的辦；自然這口氣不好受，可是——』

『命中沒兒子就是沒兒子；女兒是可以不——』

『不用說了，』張大哥有點帶怒了，『不用說了！命該如此就結了！我姓張的算完了；拿刀刺小趙個兔崽子！』

多少多少年了，張大哥沒用過『兔崽子』。『拿刀刺？』只能說說。他不能再睡。往事一片一片的落在眼前。自己少年時的努力，家庭的建設，朋友的交往，生兒女的欣喜，作媒的成功，對社會規法的履行，財產購置……無緣無故的禍從天降！自從幼年，經過多少次變亂，自己總沒跌倒，財產也沒損失，連北京改成北平那麼大的變動，都沒影響到自己，現在？北京改名北平的時節，他以爲世界到了末日，可是個人的生活並沒有搖動。現在！不明白，什麼也不明白；小趙比他小着二十多歲。小趙是飛機，張大哥是騾車；騾車本不想去追飛機，可是飛機擲下的炸彈是沒眼睛的。騾車被炸得粉碎。他想起前二年在順治門裏，一輛汽車碰死一匹老驢。汽車來到跟前，老驢雙腿跪下了，癱了，兩隻大眼睛看着車輪輾在自己的頭上，一汪血，動也沒動，眼還睜着！那匹老驢也許是在妙峯山的香會上，白雲觀神路上，戴着串鈴，新鞍鞅，毛像緞子似的，鼻孔張着，飛走，踢起輕鬆的塵沙，博得游人的彩聲。汽車來了，瞪着眼，癱在那裏！張大哥聽見遠處的鷄鳴，窗紙微微發青，不能睡，不能！自己是那個老驢，跪到小趙的身前，求他抬手，饒了他；必不得已，連秀真饒上也

可以；兒子的價值比女兒高。大嫂也沒睡。

二

大嫂來找老李，到底小趙是怎回事？她拿出有小趙簽字的紙條，告訴老李，張大哥作了個惡夢。

李太太看見親家來了，不得和丈夫一同接見。丈夫的眼神非常的可怕，像看見老鼠的貓，全身的力量都運到眼上。老李還不到話來。大嫂的臉，雖然勉強笑着，分明帶着隔夜的淚痕。她不但關心天真，而且問老李：『秀兒是不是準沒危險？』老李回答不出。他的唇白了，腦門上出了熱汗，眼睛極可怕。生平不愛管閒事，雖然心中願意打個抱不平；一旦自動的給人幫忙，原來連半點本領也沒有，叫小趙由着性戲弄；自己是天生來的糟蛋！什麼事都由着別人，自己就沒個主張？穿衣服，結婚，接家眷，生，死，都聽別人的。連和太太大聲嚷幾句都不敢。地道糟蛋。只顧了想自己的事，張大嫂又說了什麼，沒聽見，自己要說點什麼，說不出，嘴唇只管自張自閉，像淺木盆裏的掙扎性命的魚！

大嫂還勉強笑着逗一逗乾女兒，摸着菱的胖葫蘆臉。摸着摸着哭起來，想起秀真幼時的光景。李太太也陪着落淚，自己一肚子的冤屈還沒和大嫂訴說。丈夫的眼神非常的可怕，不敢多哭，而且

得勸住張大嫂。

正在這個時節，吳太太來了，進了屋門就哭。方墩的臉上青了好幾塊，右眼上一個大黑圈。『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看見張大嫂也在這裏，更覺得勢力雄厚些：『老李，你不叫我活着，我也叫你平安不了。吳小子雖然厲害，向來沒打過我；現在，你看看，看看！』她指着臉上的傷。『都是你，你把他頂下來，你叫他和我離婚；今天就是今天了，咱們倆上當街說去！』

李太太爲這個自己打過一頓嘴巴，可是始終沒和丈夫鬧破。自然哪，丈夫心裏有病；不說，他自己還不明白？他心裏明白，假裝糊塗，好幾天不理我？吳太太來得好，跟他鬧，看他怎樣！白給小趙二百五十塊錢，够買兩三畝地的！

老李莫明其妙。一句話沒有。嘴一張一閉。汗衫貼在背上，像剛被雨淋過的。

張大嫂問了方墩幾句。把自己的委屈暫放在下層，打住了淚，爲老李辯護。『這是小趙寫的，我不都認識，我明白其中的意思。老李爲我們給了他二百五十塊錢。爲我們把他自己押給小趙。老李會頂了吳先生？老李會叫吳先生跟你離婚？我家裏鬧了事，你們連問也不問，就是老李是個好人，我告訴你吳太太！買房子？老李買我們的房子？小趙要的報酬！小趙是你們家的人，不是個東西！』大嫂把幾個月的怨氣恨不能都照顧了方墩，心中痛快了些。

方墩不言語了。可是淚更多了：『反正我挨了打！』心裏頭說：『不能這麼白挨！』

李太太瞪了眼，幸而沒向大嫂說這回事。丈夫的眼神非常的可怕，吳先生可以揍吳太太，焉知老李不拿我殺氣？

老李一聲也不響，雖然大嫂把方墩說得閉口無言，可是心中越發覺得無聊。這群婦人們，小趙！自己是好人，沒用！

張大嫂又給方墩出了主意，『我小趙去！跟他拼命，你要是治服了他，吳先生再也不敢打你。我的當家子的也把差事攔下了，難道也是老李的壞？』

『小趙還叫我上衙門鬧去呢，』方墩心裏說。待了會兒對兩位太太說：『我誰也不怨，只怨我不該留下那個小妖精！我沒挨過打，沒挨過！』她覺得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沒完，我家去，我死給他們看看，我誰也不怨，』她設法張開帶黑圈的眼看了老李一下，似乎是道歉，『我走了。我死後，只求你姐們給我燒張紙去！』

方墩走後，李太太乘着張大嫂沒走，設法和丈夫說話，打開僵局。有客人在座，比較容易些，可是老李還是沒理她。

三

小趙第一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第二沒有道德觀念，第三不信什麼主義，第四不承認人應有良心

，第五不向任何人負任何責任，按說他可以完全無憂慮，而一人有錢，天下太平了。不過，人心總是肉長的，小趙的心不幸也是肉長的，這真叫他無可如何的自憐自嘆自恨。對於秀真，他居然有一點爲難！本來早就可以把她誘到個地方，使她變成個婦人；可是不知爲了什麼，他還沒下手。人的心不能使人成爲超人；小趙恨自己。她比別的婦人都容易弄到手，別的婦女得花錢，定計，寫契證；她完全白來，一瓶汽水幾聲笛耳，帶她看了趟天真，行了。可是他不敢下手，他不認識了自己。

他向來不爲難，定計策是純粹理智的，用不着感情：成功與失敗是憑用計的詳密活動與否，也不受良心的責備與監視。成功便得點便宜，失敗就損失點：失敗了再幹，用不着爲難。秀真有點與衆不同，簡單得像個大布娃娃，不用小趙費半點思想。也許是理智清閒起來，感情就來作怪，小趙像拿慣了老鼠的貓，這回捉住了個小的，不肯一口吞下，而想逗弄着玩，明知道這是不妥，甚至於是不對，可是不肯下手。假如這麼軟弱下去，將來也許有失去捕鼠能力的可能！小趙沒了主意。她的眼睛鼻子笑渦，連那雙大腳，都叫他想到是個『女子』，不是『貨物』。他常想他的母親和他的父親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但是他不肯隨便罵自己的親娘。對於秀真也有這點。他覺得秀真應當和他有點人與人的關係，不是人與貨物的關係。一向拿女的當作機器，或是與對不很貴的磁瓶有同等的作用與價值。秀真會使他的心動了動。他非常奇怪的發現了自己身上有種比貓捕鼠玄虛一些的東西。他要留着秀真，永達滿足他的肉慾，而不隨手的扔了她。這便奇怪的很。這是要由小趙而變成

張大哥——張大哥有什麼出息？這是要由享受而去負責任，由充分的自由而改成有家有室，將來還要生兒養女。因此得留着秀真的身子，因為小趙是要爲自己娶太太。他覺着非常的可笑，同時又覺着其中或者另有滋味，她確是與衆不同。但是，爲了這點玄虛的東西而犧牲了個人的事業，上算不上算？把秀真送出去，至少來幾千，先不用說升官。小趙爲了難。思想還是清楚的，不過這一回每當一思索就有點別的東西來裏亂。性慾的問題，在小趙本不成問題。現在生要爲這個問題而永遠管一個女子叫笛耳，太不上算；吃着，喝着，養了孩子他餵着，還得天天陪上幾聲笛耳，糊塗！可是秀真有股子奇怪的勁，叫他想到，老管她叫笛耳是件舒服事，有一個半個小小趙，她養的，也許有趣味，他是上了當。不該鈎搭這麼個小妖精。後悔也不行，他極願意去和她一塊走走逛逛，看看她的一雙大脚。那雙大脚踩住了他的命，彷彿是。婦女本來都是抽象的，現在有一個成爲具體的，有一定的笑渦，大脚，香氣，貼在他的心上，好像那年他害肚子疼貼的那張回春膏。雖然貼着有些麻煩，可是還不能不承認那是自己身上的一部份，他叫肚皮發癢，給內部一些熱氣；一貼膏藥叫人相信自己的肚子有了依靠。一塊錢一貼；在肚子上值一萬金子，特別在肚子正疼的時候。秀真是張貼心房的膏藥。可是小趙不承認心中有什麼病。爲難！

丁二爺找到小趙。

『趙先生，』丁二爺叫，彷彿稱呼別人『先生』是件極體面的事，『趙先生！』

『丁二嗎？有什麼事？』小趙是有分寸的，丁二爺只是『丁二』，無須加以客氣的稱呼。

『秀姑娘叫我來的。』

『什麼？』

『秀姑娘叫我來的。』

『哪個秀姑娘？』小趙的眼珠沒練習着跳高，而是死魚似的瞪着丁二爺。他最討厭別人知道了自己的事。

『秀真，秀真，我的姪女秀真。』丁二爺好像故意的討厭。

『你的姪女？』小趙真似乎把秀真忘了，丁二的姪女，哼！

『我把她抱大了的，真的，一點不假。我的事她知道，她的事我知道。您和她的事我也知道。她叫我找您來了。』

小趙非常的不得勁，很有意把丁二槍斃了，以絕後患。『我我幹嗎？啊，別人知道不知道？』

『別人怎能知道，她就是和我說知心話，我的嘴嚴，很嚴，像個石頭子。』

『不要你的命，你敢和別人說！』

『決不說，決不說，丁二都仗着你們老維爺持。那回您不是賞了我一塊錢？忘不了，老記着。』
『快說，到底有什麼事？』小趙減了些猜疑，可是增加了些不耐煩；丁二是到椰到底的討厭鬼。

『是這麼回事！』

『快着，三言兩語，別拉鋸，趙先生沒工夫！』

『秀真一半天就搬回家來，出入可就不大方便了，叫您快想主義。她說，頂好您設法先把天真放出來，然後您向張大哥要求這回婚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秀姑娘說了，她自己也和父親母親要求；父母不答應，她就上吊。可是天真得先出來，不然她沒話向父母說。』

『好啦，去你的，我快着辦。給你這塊錢，』小趙把張錢票扔在地上。『留神你的命，自要你跟別人提這個，欸，一刀兩斷，聽見沒有？』

丁二爺把票子拾了起來。『謝謝，趙先生，謝謝！決不對別人說！您可快着點！秀姑娘真不壞，真不壞。郎才女貌！趙先生，丁二等吃喜酒！以後您有什麼信傳給秀姑娘，我我丁二，妥當，準保妥當！』

小趙心裏怎麼也不是味。不肯承認自己是落在情網中；趙先生被個蜘蛛拿住？趙先生像小綠蠅似的在蛛網上掙扎？沒有的事！可是丁二的末幾句話使他心中癢了癢——吃喜酒，郎才女貌。人還不易逃出人類的通病，小趙恨自己太軟弱。可是洞房花燭夜，吻着那雙大脚，準保沒被別人吻過的；她臉上紅着，兩個笑渦像兩朵小海棠花！以前經歷過的女人都像木板似的，壓在她們身上都覺不出一點彈性！小趙沒辦法，沒法把心掏出來，換上塊又硬又光的大石卵。

四

丁二爺一輩子沒撒過謊，這是頭一次。他非常的興奮。說了謊，而且是對大家所不敢惹的小趙說的！還白撿了一塊錢，生命確是有趣的。大概把小趙揍死，也許什麼事沒有？誰知道！天下的事只怕沒人作；作出來不一定準好或是準壞，就怕不作。丁二爺想起過去的事；假如少年的時候，遇上事敢作，也許不至成爲廢物？他有點後悔。好吧，現在拿小趙試試手。小趙一點也沒看起咱，給他個冷不防！丁二爺沒想到自己是要作個英雄，他自己知道自己，英雄與丁二聯不到一處。只是要試試手。試好了便算附帶的酬報了張大哥，試不好——誰知道怎樣呢！過去是一片霧，將來是一片霧，現在，只有現在，似乎在哪兒有點陽光。秀真，小了頭，也確是可愛！要是自己的兒子還跟着自己，大概還許和她定婚呢！兒子哪兒子去了？那個老婆哪兒去了？他看着街上的郵差；終年的送信，只是沒有丁二的！去喝兩盅，誰叫白來一塊錢呢！

第十八

老李的苦痛是在有苦而沒地方去說。李太太不是個特別潑辣的婦人，比方墩與邱太太，她還許是好一些的。可是她不能明白老李。而老李確又不是容易明白的人。他不是個詩人，沒有對美的狂喜；在他的心中，可是，常有些輪廓不大清楚的景物；一塊麥田，一片小山，山後掛着五月的初月。或是一條小溪，岸上有些花草，偶然聽見蛙跳入水中的響聲……這些畫境都不大清楚，顏色不大濃厚，只是時時浮在他眼前。他沒有相當的言語把牠們表現出來。大概他管這些零碎的風景叫作美。對於婦女，他也是這樣，他有個不甚清楚的理想女子，形容不出她的模樣，可是確有些基本的條件。『詩意』，他告訴過張大哥。大概他要是有一天能找到一个婦女，合了這『詩意』的基本條件，他就能像個女神似的供養着她，到那時候他或者能明明白白的告訴人——這就是我所謂的詩意，李太太離這個還太遠。

那些基本條件，正如他心中那些美景，是樸素，安靜，獨立，能像明月或浮雲那樣的來去沒有

痕跡，換句話說，就是不討厭，不礙事，而能不言不語的明白他。不笑話他的遲笨，而了解他沒說出的那些話。他的理想女子不一定美，而能使入舒適的一朵微有香味的花，不必是牡丹芍藥；梨花或是秋葵就正好。多麼他遇上這個花，他覺得他就會充分的浪漫——「他」心中那點浪漫——就會通身都發笑，或是心中蓄滿了淚而輕輕的流出，一滴一滴的滴在那朵花的花瓣上。到了這種境界，他纔能覺到生命，纔能哭能笑，纔會反抗，纔會努力去作愛作的事。就是社會黑得像個老烟筒，他也能快活，奮鬥，努力，改造；只要有這麼個婦女在他的身旁。他不願只解決性慾，他要個無論什麼時候都合成一體的伴侶。不必一定同床，而倆人的呼吸能一致的在同一夢境——一條小溪上，比如說——裏呼吸着。不必說話，而兩顆心相對微笑。

現在，他和太太什麼也不能說。幾天沒說話，他並不發怒，只覺得寂寞，可不是因爲不和「她」說笑而寂寞。她不是個十分糊塗的婦人；反之，她確是要老大姐似的保護着他，監督着他，像孤兒院裏的老婆婆。他不能受。她的心中蓄滿了問題，都是實際的，實際得使人惡心要吐。她的美的理想是梳上倆小辮，多擦上點粉，給菱作花衣裳。她的丈夫會掙錢，不娶姨太太，到時候就回家。她得給這麼個男人洗衣服，作有肉的菜。有客人來她能鞠躬，會陪着說話，送到院中，過幾天買點禮物去回拜，她覺得在北平真學了些本事。跟丈夫吵不起來的時候自己打嘴巴，孩子太鬧或是自己心中不痛快，打英的屁股；不好意思多打菱，菱是姑娘，急了的時候，只能用手指攢腦門子。她的一

切都要是具體的。老李偏愛作夢。她可是能從原諒中求得安慰；丈夫不愛說話，太累了；丈夫的臉像黑雲似的垂着，不理他。老李得不到半點安慰。越要原諒太太越覺得苦惱，他恨自己太自私，可是心中告訴自己——老李你已經是太寬容，你是整個的犧牲了自己。

馬少奶奶有些合於他的條件，雖然不完全相合；她至少是安靜，獨立，不討厭。她的可憐的境遇補上她的缺欠。可是她也太實際，她真把老李看成李太太的丈夫。老李已經把心中的那點『詩意』要在她的身上具體化了，她像門外小販似的，賣什麼吆喝什麼，把他的夢打碎。無論怎麼說，可是老李不能完全忘了她，她至少是可以和他來得及的。

老李專等着看看她怎樣對付那位逃走的馬先生。衙門不想去，隨便，免職就免職，沒關係！張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勁，隨便，大家都在地獄裏，誰也救不了誰。

李太太有點吃不住了。丈夫三四天不上衙門，莫非是……自己不對，不該把事不問清楚了就和丈夫吵架。她又是怕，又是慚愧，決定要扯着羞臉安慰他，勸告他。

『今天還不上衙門呀？』好像前兩天不去的理由她曉得似的。『放假吧？』把事情放得寬寬的說，爲是不着痕跡。

他哼了一聲。

下了大雨。不知哪兒的一塊海被誰搬到空中，底兒朝上放着。老李的屋子漏得像漏杓，菱和英頭上蒙着機器麵口袋皮，四下裏和雨點玩捉迷藏，非常的有趣。剛找着塊乾鬆地方，頭上吧嗒一響，趕緊另找地方；最後，藏棹兒底下，雨點敲着棹上的銅茶盤，很好聽，可是打不到他們的頭上。『爸！這兒來吧！』爸的身量過大，棹下容不開。

一陣，院中已積滿了水。忽然一個大雷，由南而北的咕嚕嚕，雲也跟着往北跑。一會兒，南邊已露出藍天，北邊的黑雲堆成了多少座黑山，遠處打着閃。跑在後邊的黑雲，失望了似的不再跑，在空中猶疑不定的東探探頭，西伸伸脚，身子的四圍漸漸由黑而灰而白，甚至於有的變成一縷白氣無目的的在天上伸縮不定。

院中換了一種空氣，瓦上的陽光像鮮魚出水的鱗色，又亮又潤又有閃光。不知道哪兒來的這麼些蜻蜓，黃而小的在樹梢上結了陣，大藍綠的肆意的擦着水皮硬折硬拐的亂飛。馬奶奶的幾盆花草的葉子，都像剛琢過的翡翠。在窗上避雨的大白蛾也撲拉開雪翅，在藍而亮的空中緩緩的飛。牆根的蝸牛開始露出頭角向高處緩進，似乎要爬到牆頭去看看天色。來了一陣風，樹上又落了一陣雨，把積水打得直冒泡兒；搖了幾次，葉上的水已不多，枝子開始台起頭來，笑着似的在陽光中的擺動。

。英和菱從棹下爬出來，向院中的積水眨巴眼——嘔！

並沒有商議，二位的小手碰到一處，好像小蟻在路上相遇那麼一觸，心中都明白了。拉着手，二位一齊下了海。英唱開了『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後出頭。』菱看天上的白雲好像一群羊，也唱着『羊，羊，跳花牆……』把水踢起很高。英的大拇指和二指一捻，能叫水『花啦』輕響一聲，湊巧了還弄起個水泡。菱也得那麼弄，胖腳離了水皮，預備捻腳指頭；立着的那隻腳好像有人一推，出溜！脊背也擦了水皮；英拉不住她，爽性撒了手，菱的胖脊背找着了地，只剩了腦袋在外邊，『媽！』英拼命的喊。菱要張口，水就在唇邊，一大陣眼淚都流入海裏。『媽！媽——』

全院下了總動員令。爸先出來了，媽在後邊。東屋大嬸是東路司令，西路馬奶奶也開開了門。爸把小葫蘆撈出來，像個穿着衣服的小海狗。大紅兜肚直往下流水，脊背上貼了幾塊泥。臉也吓白，葫蘆嘴撇得很寬，可是看着媽媽，不敢馬上就哭出聲來。『不要緊的，菱，快擦擦去！』馬奶奶知道菱是不敢哭，不是不想哭。馬嬸也趕緊的說：『不要緊的，菱！』菱知道是不能挨打了，指着紅兜肚，『新都都，新都都！』哭起來，似乎新兜肚比什麼也重要。或者是因為這樣引咎自責可以減少媽媽的怒氣。媽媽沒生氣，可是也沒笑着，『看看，摔着了沒有吧！』菱有了主心骨，話立刻多了：『沒摔着！菱沒動，水推菱，吧唧！』她笑了，大家都笑了。媽把菱接過去。英早躲到南牆去，直到媽進了屋纔敢過來，拉住了馬嬸，一勁的嘻嘻，他的褲子已濕了半截。

馬奶奶誇獎雨是好雨，老李想起鄉下——是，好雨；可是暴雨澆熱地，瓜受不了。馬嬾不曉得瓜也是莊稼，她總以為菜園子幾種瓜呢；可是不便露怯，沒言語。老李想起些雨後農家的光景，有的地方很髒，有的地方很美，雨後到日落的時候，在田邊一伸手就可以捏着個蜻蜓。『英，咱們出西直門看看去！』很想聞聞城外雨後新洗過的空氣，可是沒說，因為英正和馬嬾在牆根找蝸牛。馬嬾沒穿着襪子，赤足穿着雙小膠皮靴，看不見腳，可是露着些腿腕。陽光正照着她的頭髮，水影在她頭上的窗紙上搖着點金光，很像西洋畫中的聖母像。英不怕晒，她也似乎不怕，跟着英在牆上循着牆根找蝸牛，蹲着身，白腿腕一動一動往前輕移。馬奶奶進了屋。老李放胆的看着她的背影，她的白腿腕，她的頭髮，她頭上的水光。他心中的雨後村景和她聯在一氣，晴美，新鮮，安靜，天真，他找到了那個『詩意』。

菱換好了乾衣服，出來拉住爸的手，『英，給我一水牛！』英沒答應。菱看了看爸的鞋，『爸，鞋濕！爸鞋濕！』爸始終也沒覺鞋濕，笑了笑，進屋去換鞋。

三

院中的水稍微下去不些，風一點也沒有了，到處蒸熱，蟬像錐子似的刺人耳鼓。屋中的潮味特別難聞，似乎不是屋子了，而像雨天的磨房，在哪兒有些潮馬糞似的。老李想出去走走，又怕街上

泥多。就在這個當兒，英和菱又全下了水，因為在階上看見丁二爺進來，倆孩子在水中把他截住，一邊一個位住他的手。丁二爺的腳上粘着不曉得有幾斤泥，舊夏布大衫用泥點堆起滿身的泥，破草帽也冒着蒸氣，好像剛從水裏撈出來。他拉着兩個孩子一直的淌進來，彷彿是在海岸避暑的貴人們在水邊上游戲呢。

『李先生，李先生』丁二爺顧不得摘帽子，也不管鞋上帶進來多少水。『天真回來了，天真回來了！張大哥找你呢！』他十分的興奮，每個字彷彿是由腳跟底下拔起來的，把鞋上的水擠出，在地上成了個小小的湖。

老李本想替張大哥喜歡喜歡，可是不知道爲什麼非常的冷淡，好像天真出來與否沒有半點意義。

『李先生，去吧，街上不很難走！』丁二爺誠懇的勸駕。

老李只好答應着，『就去。』

英看出了破綻：『二大，街上不難走？你看看！』指着地上的小湖。

『嘔，馬路當中很好走；我是喜歡得沒顧挑着路走，我一直的淌，花啦，花啦！』丁二爺非常的得意，似乎是作下一件極浪漫的事。

『二大，』英的冒險心被丁二爺激動起，『帶我上街淌水去！咱們都脫了光脚鴨？』

『今天可不行，丁二還有事呢，還得我小趙去呢！』他十二分抱歉，所以對英自稱『丁二』。英撇了嘴。老李接過來問：『找他幹嗎？』

『請他到張家吃飯，明天；明天張大哥大請客。』

『啊，』老李看出來，張大哥復活了。可是丁二爺有些神祕，他不是要揍小趙嗎？他的神氣一點不像去揍人的，難道……管他們呢，一群糠蛋；沒再往下問。

丁二爺往外走，孩子們都要哭，明知丁二大爺是淌水玩去，不帶他們去！

『英，我帶你們去！』爸說了話。

『脫了襪子？』英問。

『脫！』爸自己先解開了皮鞋。

『脫鴨鴨來脫鴨鴨，』英唱着，『菱，你不脫肥鴨？』

『媽——菱脫鴨鴨！』

老李一手拉着一個，六隻大小不等的光腳淌了出去，大家都覺得痛快，特別是老李。

四

第二天早晨，天晴得好像要過度了似的。個個樹葉綠到最綠的程度，朝陽似洗過澡在藍海邊上

晒着自己。藍海上什麼也沒有，只浮着幾縷極薄極白的白氣。有些小風，吹着空地的積水，蜻蜓們閃着絲織的薄翅在水上看自己的影兒。燕子飛得極高，在藍空中變成些小黑點。牆頭上的牽牛花打開各色的喇叭，承受着與小風同來的陽光。街上的道路雖有泥，可是牆壁與屋頂都刷得極乾淨，廟宇的紅牆都加深了些顏色。街上人人顯着利落，輕鬆，連洋車的膠皮帶都特別的鼓漲，發着深灰色。剛由園子裏割下的韭菜，小白菜，帶着些泥上了市，可是不顯着髒，葉上都掛着水珠。

老李上衙門去。在街上他又覺出點渺茫的詩意，和鄉下那些美景差不多，雖然不同類。時間還早，他進了西安門，看看西什庫的教堂，圖書館，中北海。他說不上是鄉間美呢，還是北平美。北平的雨後使人只想北平，不想那些人馬佳家與一切的無聊，北平變成個抽象的——人類美的建設與美的欣賞能力的表現。只想到過去人們的審美力與現在心中的舒適，不想別的。自己是對着一張，極大的一張，工筆畫，樓閣與蓮花全畫得一筆不苟，樓外有一抹青山，蓮花瓣上有個小蜻蜓。鄉間的美是寫意的，更多着一些力量，可是看不出多少人工，看不見多少歷史。御河橋是北平的象徵，兩旁都是荷花，中間來往着人馬；人工與自然合成一氣，人工的不顯着侷促，自然的不顯着荒野。一張古畫，顏色像剛染上的，就是北平，特別是在雨後。

老李又忘了鄉間，他願完全降服給北平。可是到了衙門，他的心意又變了。爲什麼北平必須有這樣怪物衙門呢？想想看，假如北京飯店裏淨是臭蟲與泔水桶！中山公園的大殿裏是廁所，老李討

厭這個衙門。他不能怨北平把他的生命染成灰色；是這個衙門與衙門中的無聊，把他弄成半死不活——連打小趙一個嘴巴，或少請一回客，都不敢，可憐！

同事們逐漸的來到，張大哥在他們的唇上復活了。張家已不是嫌疑犯的窩穴，已不是使人血凝結上的恐怖。大家接到了張大哥的請帖——天真原來不是嫌疑犯。大家開始討論怎樣給大哥買禮物壓驚，好像幾個月裏他沒驚過一回似的。買禮物總得討論，討論好大半天，一個人獨自行動是可怕的，一定要大家合作，買些最沒有用的東西，有實用的東西便顯着不官樣，不容氣，禮物莊上的裝着線似的半根掛麵的錦匣，和只有點杏仁粉味兒而無論如何也看不見一釘星杏仁粉的花盒子，都是理想的禮品。討論完禮物，大家開始猜測張大哥能否官復原職。意見極不一致。張大哥，有說的，到處有人，不必一定吃財政所。可是，另一位提出駁議，不回到財政所來，爲什麼請財政所的人們吃飯？那是因爲小趙是首座，不能不請舊同事作陪，第三位自覺的道出驚人的消息。假如，假如他回來，是回原缺呢，還是怎樣？討論的熱烈至此稍爲低減。人人心中有句：『可別硬把我頂了呀！』不能，不能還回財政所，也許到公安局去，張大哥的交往是寬的。這樣決定，大家都心中平靜了些。

老李聽着他們咕唧，好像聽着一個臭水坑冒泡，心中覺得惡心。

孫先生過來問：『老李兒呀，給張大哥送點什麼禮物兒呢？想不起，壓根兒的！』

『我不送！』老李回答。

『嘔！』孫先生似乎把官話完全忘了，一句話沒再說，走了出去。

老李心中痛快了些。

五

兒子到了家。張大哥死而復活，世界還是個最甜蜜的世界，人類還是萬物之靈，因為會請客。請客，一定要請客。小趙是最值得感激的人，雖然不能把秀真給他，可是只就天真的事說，他是天下最好的人。請小趙自然得請同事們作陪。他們都沒看過他一趟，可是不便記恨他們，人緣總要維持的：況且，也難怪他們，設若他們家中有嫌疑犯，張大哥自己也要躲得遠遠的，是不是？無論怎說吧，兒子是回來了，不許再和任何人為難作對了。

幾個月的愁苦使張大哥變了樣，頭髮白了許多，臉上灰黃，連背也躬了些。可是一見兒子，心力復原了，張大哥還是張大哥，身體上的小變動沒關係；人總是要老的，只怕老年沒兒子；很想就此機會留下鬍子。灰黃的臉上起了紅色，背躬着，可是走得更快，更有派兒，趕緊找出官紗大衫，福建漆的扇子，上街去定菜。還得把二妹妹找來幫忙：前者得罪了她，沒關係，給她點好飯吃，交情立刻能恢復的。天氣多麼晴，雲多麼藍！作買賣的多麼和氣！北平又是張大哥的寶貝了。定了菜，買了一挑子鮮花，給兒子加細的挑了幾個蜜桃，女兒也回來了，也得給她買些好吃的，鮮藕和鮮

核桃吧，女兒愛吃零碎兒。沒有兒子，女兒好像不存在：有了兒子，女兒是該平等待遇的。回到家中，官紗大衫已濕了一大塊，天氣熱得可以；老沒出去，腿也覺得累得慌，可是心中是有勁，像故宮裏的大楠木柱子，油漆就是剝落了些，到底內裏不會長蟲。叫理髮的，父子全修容理髮，女兒也得燙頭。花吧，有能力再掙去：掙錢爲誰，假如沒有兒子？剪下的頭髮有不少白的，沒關係；作大官的多半是白鬚子老頭。天真將來結了婚，有了子女，難道作祖父的不該是個慈眉善目的白髮翁？

二妹妹來了，歡迎。『大哥您這場——可够瞧的！』

『也沒什麼！』張大哥覺得受了幾個月的難，居然能沒死，自己必是超群出衆：『二兄弟呢？』

『我上次不是我您來嗎，您不是——正——沒見我嗎？』二妹妹試着步說，『他出來是出來了，可是不能再行醫，巡警倒沒大管哪，病人不來，乾脆不來。您說叫他改行吧，他又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擔擔，作個小買賣都不會，這不是眼看着挨餓嗎？他淨要來瞧您，求求您，又拉不下臉來。大哥，您好歹給他湊合個事兒，別這麼大睜白眼的挨餓呀！您看，他急得直張着大嘴的哭！』二妹妹的眼淚在眼眶裏轉。

『二妹您不用着急，咱們有辦法；有人就有事。我說，您的小孩呢？正鬧着天真的事，我也沒給您道喜去！』

『倆多月了，奶不够吃的，哎！』

張大哥看了看她，她瘦了許多：沒飯吃怎能有奶？沒奶吃怎能養得起兒子？決定給二兄弟找個事作；不看二兄弟，還不看那個吃奶的孩子？

『好吧，二妹妹，您先上廚房吧。』結束了二妹妹。

幾個月的工夫就誤了多少事？春際結婚的都沒去賀，甚致於由自己為媒的也沒大管，太對不起人了！逐家得道歉去。不過，這是後話，先收拾院子，石榴會死了兩棵！新買來的花草擺上，死了的搬開，院子又像個樣子了，可惜沒有蓮花，現種是來不及了，買現成的盆蓮又太貴；算了吧，明年再說，明年的夏天必是個極美的，至少要有三五盆佛座蓮！

六

西房的陰影鋪滿了半院。院中的夜來香和剛買來的晚香玉放着香味，招來幾個長鼻子的蜂，在花上顫着翅兒。天很高，蟬聲隨着小風忽遠忽近。斜陽在柳梢上擺動着綠色的金光。西房前設備好圓棹，鋪着雪白的桌布。方桌上放着美麗煙，黑頭火柴，汽水瓶；棹下兩三個大長西瓜，擦得像剛用綠油漆過的。秀真拿着綠紗的蠅拍，大手大脚的在四處瞎拍打，雖不一定打着蒼蠅，可確有打翻茶盃的危險。她的臉特別的紅，常把瓜子放在唇邊想着點什麼，鼻子上的汗珠繼續把香粉衝開，於是繼續撲撲的去拍，拍的時候特意用小圓鏡多照一會兒笑渦——向左偏偏臉，向右偏偏，自己笑

了。

張大哥躬着背，一連不短的切廚房，切明又切暗，把廚子都嚇得手發顫。外面叫來的菜，即使菜都新鮮，都好，也不能隨便的碰了廚子。自己打來的『竹葉青』，又便宜又地道，看着茶房往壺裏倒；不能大意，生活是要有板有眼，一步不可放鬆的：多省一個便多給兒子留下一個。沏上了『碧螺春』，放在水箱裏鎮着，又香又清又涼，省得客人由性開汽水：汽水兩毛一瓶，碧螺春，喝得過的，纔兩毛一兩：一兩茶葉能沏五六壺！汽水，開瓶時的響聲就聽着不自然！

張大嫂的夏布半大衫兒貼在了脊背上，眼圈還發紅，想起兒子所受的委屈，還一陣陣的傷心：可是看着丈夫由復活而加緊的工作，自己也不願落後，雖然很想坐在沒人的地方再痛哭一場。女兒大手大脚的只會東一拍西一拍的找尋蒼蠅，別的什麼也不能幫忙；誰叫女兒是女學生呢；女學生的父母就該永遠受累的，沒法子，而且也不肯抱怨；不為兒女奔，為誰？姑娘的頭燙了一點半鐘，右眼上還掩着一塊，大熱的天；時興，姑娘豈可打扮得像老太太。幸而有二妹妹來幫忙，可是二妹妹似乎只顧發牢騷，幹事有些心不在焉；沒法子，求人是不能完全如意的；二妹妹也的確是可憐，有上頓沒下頓的，還奶着個孩子！偷偷的給了二妹妹一塊錢，希望孩子趕快長大，能孝順父母，好像一塊錢能養起個孩子似的。

客人來了。都早想來看張大哥，可是……都覺得張大哥太客氣，又請客，可是……都覺得買來

的禮物太輕，可是……都看見張大哥改了樣，可是……結果：張大哥到底是張大哥，得吃他，得求他作點事，有用的人，值得一交往，況且天氣還是嫌疑犯。瓜子的皮打着磚地，汽水撲撲的響着，香煙燒起幾股藍煙，一直升到房檐那邊兒，把蚊帳衝散。講論着天氣，心中比較彼此的衣料價格，偷眼看秀真的胳膊。

孫先生許久沒和張大哥學習官話，一見面特別的親熱，報告孫太太大概又有了，沒辦法；生育節制壓根兒是『破表，沒準兒！』

邱先生報告吳太極近來窮得要命，很想把方墩太太攆出去，以便省些糧食。十三妹還好，一心一意的跟老吳，就是有一樣毛病，敢情吃白麵！關於邱先生自己，語氣之中帶出已經不怕牙科展覽的太太，而她反有點怕他。自然邱先生的話不免有些誇大，可是有旁人作證，他確是另有了個人，而邱太太以離婚恫嚇他，她自己又真怕離婚；恐怕要出事，大家表面上都誇讚邱科員的乾綱大振，可是暗中替他擔憂。大家搖頭，家庭是不好隨便拆散的，不好意思！

其他的朋友陸續來到，都偷眼看着天真，可是不便問他究竟爲什麼被捕，不好意思。

天真很瘦，對大家沒話可講，勉強板着臉笑，自以爲是個英雄，坐過獄。就憑這坐過一次獄，白吃父親一輩子總可以說得下去了。爲什麼被捕？不曉得。爲什麼被釋？不知道。恐怕是真的。五花大綁捆了走！真可怕；可是對這群人應當驕傲，他們要是五花大綁捆了走，說不定到不了獄裏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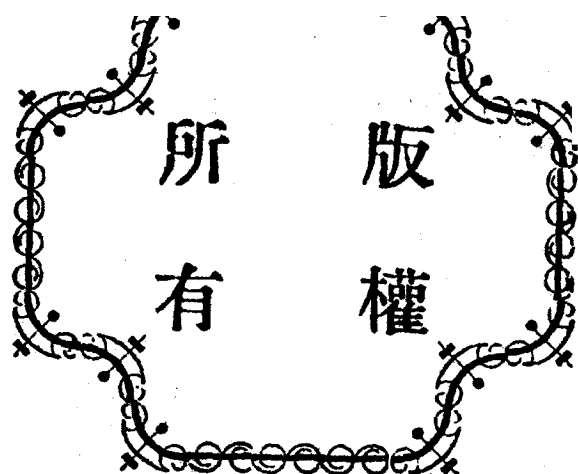
會吓死。不過，自己也真得小心點，暫時先不要出去；五花大綁可別次數多了。父母看着好似老了許多，算了吧，也不用擠錢留學去了，留着錢在北平花也不壞。父親一定是有不少財產，還把房子送給小趙一所呢！對父親得順從一些，這回誤被當作嫌疑犯拿去，大概是平日想要父親的錢的報應。摩登孝子也許和『妹妹我愛你』可以聯成一氣的。想法得討老頭的歡心，好死吃他一口。當着父親把掉上的空汽水瓶挪開了兩個，表示極願和父親合作。對妹妹也和氣了許多，哥哥坐過獄，妹妹懂得什麼，所以得格外的善待她。

大家都到齊，只短小趙和老李，大家心中覺得不安。小趙是首座，大家理當耐心的等着；老李怎麼也不來？憑什麼不來，近來大家對老李很不滿意，於是借着機會來討論他，嘴都有些撇着。

『老李兒是不想來的，』孫先生撇着嘴說。『昨天我對他講，送張大哥什麼禮物，哎呀，「我不送！」他說的。狂，狂得不成樣兒！莫名其妙！』

張大哥想叫丁二爺去請他們，丁二爺也不見了。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初版



點滴兩冊全

定價大洋 角

外埠酌

輯譯者

學教授人

印刷

財

內白紙坊印刷局

發行者

北京

漢花園學出版部

分售者

北京 天津 上海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羣益書社 新華書社 中華書局 亞東圖書館